

陳眉公全集

陳眉公全集



陳眉公全集 自序

大道冥寂，奚取矜訇？磔鑿元氣，點綴鴻濛，非至人所爲。然老氏滅跡銷聲，猶以五千言留世，其猶大塊噫氣，萬籟自鳴，叫者譟者，笑者咬者，調調者，刁刁者，此其不得不鳴，天鳥乎知？予自弱歲焚冠，築婉變草堂於二陸遺址，釣絲樵斧之外，借不律隄糜，拈弄送日。聞牧唱漁歌，舉而和之，響振水樾，自謂此樂與世之朝鷓絃，夕雁柱者，固自有異。若夫詩則漢魏六朝三唐，文則先秦兩漢，或離而合，或合而離，不敢與優孟比肖。壽陵較步，自有吾之詩，吾之文而已。顧平生不喜留草，隨作隨逸。一日，友人史辰伯氏自吳昌來，手捧一函，揖謂余曰：「此陳先生詩，若文也，將事梨棗，唯先生輯而授我。」予笑謂辰伯：「爲我殺青，不若爲子浮白。」身與名孰親？老氏能言之，予惟潛神塞兌之餘，與漁歌牧唱，答和娛老，願且畢矣。使以區區敝帚博身後名，甯取以覆酒甕。」辰伯俯不答，肱篋掉臂而去。

萬歷乙卯秋八月，華亭陳繼儒題於小崑山之香笛步。

陳眉公全集目錄

卷一

賦

快賦

四言古詩

夏日卽事

隱居

山居二首

遊西湖二首

題枯木竹石圖

題東坡笠屐圖

題畫

題杏花鴛鴦

雜咏七首

秋山行

小崑山聽經山僧索贈西首

贈見無上人

贈本空上人

題僧塵

聽經罷作

題桃杯二首

爲周仲渭題其尊人草庭圖

題百子杯

卷二

五言古詩

夢遊仙

入山招隱

山居謝妓

贈陳貞母

和王青浦盤花作

朱修能以梅花時復訪余白石高齋因次前

韻索和四首

湖石

七言古詩

賀袁振南得子

秋日有懷山中舊居

觀燈歌分韻得花字

壽東鰲項華亭歌

朱明初麗歌

送項東鰲奉召北行

山居漫興

贈人

題瓊君瑕畫

沈園與諸生讀書作

送何師南遊

彥平社兄以端午歸橋李戲作歌以贈之書

於文度畫扇之左

壽詹郡侯三月誕辰歌行

夜飲蘆花灘歌

楊孝子歌(有序)

梅顛道人歌

秋日過師古先生草堂漫賦

六句雙壽爲張孝廉尊人作

青谿王使君貽盤花詩其詞甚悲因廣其意

而反之作盤花歌

護松篇爲馬仲良關使君作實從趙凡夫之

請也

題十峯圖

贈孫雁洲先生

送孫世聲遊白門

卷三

五言律詩

題淵明蓮社圖

佘山卽事二首

園居四首

寄王辰玉

遊小崑山

薛伯起來自四明同郁太碧何士勝集林元

裕齋中

送陸君策計階

送郁太碧歸橋李

寶劍

秋日山遊夜宿僧房作

送友之京

山中作

答天台僧寄惠藤杖

送郁太碧歸橋李

雨夜召客

贈秋潭僧

初夏同唐之徵楊彥履范爾孚董玄宰看花

集酌顧中翰東園分韻得花字

送太府李思弦解郡

壽何五泉六十

贈張慎伯

宮人鬪草

感賦孫世聲

七言律詩

送項東鰲入覲

壽吳醫士父

答遠

汎柳登塔四首

三柳重陰贈賀項華亭課最北上

送方衆甫北上

詠白燕二首

偕佛占嘯民下山同汎嘯民善嘯

送王辰玉

賀詹郡侯考滿并壽

賦得宮人鬪草

山中作同沈孺休孫世聲

壽朱近溪

攜李丁烈婦伏劍殉夫士大夫卜壤葬之送

者萬餘人拜墓之後感而賦此總六首

新秋六首

雪中舞鶴十首

壽汪先生九十

壽周崇德

送蔡禮卿之嶺南

春暮作

壽丘伯畏六十時逢長至

壽闕使李叔玄母夫人

贈貫蘇台

壽韓封君七十二首

軒司馬首唱依韻奉和二首

卷四

贈梅顛道人三首

五言絕句

竹

遠興

新秋寓山寺作

贈山友

題扇頭芭蕉

登煙雨樓值雨

題畫

題季仲舉扇

山居

詠古十二絕

穆天子

韓重答紫玉歌

細腰宮

五大夫松

鴻門碎玉斗

江皋解佩

李夫人

青塚

纓下琴

白門柳

鄭櫻桃

習家池

玉鏡台

贈金陵汪妓

詠花竹十二絕

木筆

山茶

蘭

風竹

梅花

蓮花

芍藥

菊

茉莉

繡毬

桂

方竹

題淡雲山人碧桃園

贈三懷和尚

贈素雲上人

題竹石茅屋圖

春日山中人招飲

題淡雲上人綠筠圖

題雲山圖

耽隱

秋郊晚酌

題竹柳圖懷古

相如滌器

解語花

重登煙雨樓作

題紅梅

願周草窗草窗閒讀書扇

題孫侍洲東方朔圖

戲題范長白夫人畫扇

贈周草窗

贈五湖漁父五首

山居二首

過習靜山寮遇西域釋

讀書村遇雪二首

六言絕句

過虎丘

寄居山寺

自詠

贈道南上人

贈雲麓上人

九月一日作

春日山居睡起卽事

小崑山聽經畢作

贈龍塘上人

題野僧茅舍

題山中臨水僧舍

坐僧舍紫藤花下

七言絕句

題觀濠堂三首

池上作二首

題壽山福海圖二首

贈山中人

題士倩畫

送人還山

遊仙詩

限韻香字

長夏訪鄉居友人

題趙子尊畫

壽朱錦林母七十

題壽金少愚

春遊過貞女墓有感

春閒晚起

詠古二十絕

湘妃竹

秦王卷衣

吳王試劍石

高帝斬蛇劍

賈佩蘭出爲段儒妻

探丸

藏鈎

蹴鞠

鞦韆

春日獨當爐

七寶避風台

薛夜來

清夜遊西園

愛妾換馬

若耶溪

北風吹裙帶

宮蠶

燕姬墮馬

採蓮曲

春閨怨

小崑山贈雪浪禪師

贈山僧

同郁季雅過菴山慧川上人

題聞一上人壁同孫世聲朱孟博

初夏欲往小崑山爲包彥平題扇頭紀事

米子華金華居士也彥平來雲間諸社友皆

集鴛鴦湖頭送之渭城之句子華獨缺留

以待之余爲拈此米南宮癡絕東坡謂吾

從衆余亦類是耶

梵園

春日題野寺

得純陽焚香掃石之句偶作一絕

新秋雨中贈士倩女俠畫扇頭

同南華載菊侯士倩代題

題柳塔

山中寺

題畫

題瞻親圖似徐孝廉

春郊卽事二首

題壽安寺壁

題漁圖

秋隱

送友人遊南郡

過孫世聲園居

窟拂不拘韻

感世

送費孟威之金陵

送郁太碧歸樵李

初夏卽事

七夕晒書有感

同玄宰山中看梅

聽泉

送僧

春仲作

題鍊婆

鍊婆獨宿

題趙校書雲山

題無塵禪師立關九載

送吳君得南試

秋夜聽張女士鼓琴

贈項將軍徵父

泛舟

贈殷東臯隱士

贈殷志伊

山居

看梅作

澄鑒寺詠十二絕

九月過泖橋僧舍移竹裏梅花種之小閣

前

竹留梅花

梅花答竹

梅花別竹

竹送梅花

竹怨梅花

梅花答竹

竹嘲梅花

梅花嘲竹

僧爲梅解

眉公爲竹解

眉公又爲眉竹解

春日雨霽同修能泛舟作

試吟茶作

題蘭竹

送孫世聲再遊虞山

春天雨後

夜遊煙雨樓二首

遊煙雨樓

詞

漁家傲 (遊吳延陵別業作)

青玉案 (答純父司馬)

點絳脣 (春日同友人載妓遊泖)

點絳脣 (送包彥平歸鴛湖)

點絳脣 (題孫世聲金石齋)

□□□ (避暑作)

臨江仙 (讀書臺卽事)

清平樂 (村居卽事)

一痕沙 (舟中挾王六妓)

粉蝶兒 (咏清明北調九首)

醉春風

滿庭芳

普天樂

折桂令

錦上花

么

碧玉簫

鴛鴦煞

步步嬌

醉春風

點絳脣

寮題壁

松下樂 (和張伯雨)

卷五

敍

米襄陽志林敍

范忠宣公全集序(代)

三才圖會序

藏說小萃序

姚叔信先生詩集序

水上集序

屯雲居寤言序

鄒公履稿序

秦稅紀序

秦稅紀再序

聞雁齋筆談序

臥遊清福編序

詩經註疏大全集序

栖真志序

武則天刪偽經自序

建文朝野彙編序(代)

建文朝野彙編序
皇明世說新語序
唐道徵文序
王節婦完節編序
趙無聲全集序
王辰玉全集序

卷六

序

題禁巒序
紀遊稿序
題顧仲方詞序
題筆花樓詞序(代)
董玄宰制義序(代)
評註表選序
題楊彥履稿序
序董玄宰制義

代門生跋董太史文鈔
周志齋制義序
羅令君應召北行序
題素位編序
題李茂承詩草序
題李茂承詩草序(代)
雕蟲草序
紀遊稿引
王辰玉四書義序
題陳敬夫懷樁堂稿序
擊筑草序
國策膾序(代)
東坡先生禪喜集序
題南遊稿序
靜繡齋集序
居廬集序
詠物詩序

鳳凰山房稿後序

雙魚編序

玉鴛閣詩集序

文苑豹斑序

谷響錄序

卷七

序

泛泖吟序

善惡報應圖說序

元史隱逸補序

范忠宣公集序(代)

倪雲林集序

陟謁瞻松圖序

四書證義序

盛明小題選序

高長抑玄珠館小草序

朗閣草序

代徐澤夫自序吹篴稿

耦耕草序

尙書口珠序

論膾小序

菁陽集選序

茅孝若詩序

陸宮保適園序(代)

董玄宰來仲樓隨筆序

古今粹言序

棘隱園漫草序

甲秀園集序

北遊草序

酒顛小序

茶董小序

蕉葉抄序

快雪堂歲寒盟引

賀郡司寇毛公三載奏績序

送郡侯詹濬源入覲序

賀張裕齋榮轉常熟令序(代)

賀畢白陽公祖榮滿序

送畢司理考滿榮擢詩冊序(代)

賀徐寅陽大卿家孫嗣大金吾序

食物輯要序

卷八

壽文

壽宮保陸大宗伯平翁序(代)

太子太保王公七十壽序(代)

壽王相公七十序

陸宗伯壽言序

壽元輔少師申公七十序

壽涇陽顧先生六十序

壽封修撰見峯張老先生八十序

壽胡玄渚先生姚孺人偕老序

陸仲華先生六十敍

壽孫太公七十序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序

壽雪泉禪師七十序

壽碧漢金公六秩序

賀馬公一泉八十榮壽序(代)

壽包瑞溪老先生六十序

壽張光祿首峯翁八十序(代)

壽觀察使受翁張老先生八十序(代)

壽大藩憲淳菴盛公六十序(代)

壽希白李先生七十序

壽鄭母沈宜人七十序

壽徐太恭人八十序

賀張母洪太君榮壽序(代)

丘氏壽言小敍

壽南玄韓太公七十序

卷九

記

許公治青浦河功告成記

占星堂記(代)

貞靜庵碑記

梅花樓記

觀濠堂記

游桃花記

重修蘇州范文正公祠堂記(代)

求忠書院記

韓青浦遺愛碑記

韓青浦惠商碑記

劉河將軍張公去思碑記

郡司馬尤公遺愛碑記

松郡侯情符蔡公志思碑記

綠野池記

卷十

論

左傳

佛氏

四皓

卷十一

題詞

新柳詩社卷題詞

題小崑山賦詩卷後

題馬妓畫蘭

燈下畫扇有題

題董玄宰傲雲林筆意圖

題吳渾之印宗卷後

題李堯卿新柳圖

題玄宰桃林春色圖

畫季雅扇并題

題自畫季仲舉新柳扇

題君釋畫扇

爲朱孟博題研山

題張清臣扇頭

題董玄宰畫

書吳君得扇頭

題畫

題布袋和尚像

題畫羅漢

題眞率傳

題林下盟

題梅墟屋壁

題船牕駢語

書蘇長公硯銘後

書楊彥履藏莫廷韓書卷後

書袁石公瓶史後

題哀冊

跋

跋扇頭畫

跋蘇長公帖尾

又跋

跋公權眞搨

范牧之臨蘭亭帖跋

跋朱孟元踏雪草

跋申少師詞翰

跋茶錄

跋義田記

跋龍井記

疏

斂賑孟直夫疏

修梅花道人墓疏

建陸宗伯祠堂疏

代顧光祿立義田疏

卷十一

尺牘

答顧玄岳

與馮文所

與諸景陽

與項東鰲邑侯

李郡侯解郡復泊舟遊武林遙寄

上項華亭給事

與方衆甫

寄董玄宰

答顧涇陽

答項明府

答范長康

答應天沈學博

送燕二府

寄王問伯

送王相公

答南文選許公

與萬二愚

答陳穉登子

答朱虞封少卿

答劉志遠

與項都諫

答范光父

答吳子野

答錢懋谷

送蕭兵憲

答茅二岑

答溧陽令徐公

與沈淮槎

復俞瞻白

上郡司理毛公

復郡司理毛公

與馮文所

上朱侍御

上朱諭德文寧

與許郡侯

與顧山谷

答趙無聲

與陳戶部

與董玄宰

答項楚東

與申玄渚

上方二府

與包儀甫

與韓邑侯

寄李九巖

啓

送虞吏部啓

送饒學院啓

送范憲使啓

送石郡伯啓

送王太府啓

送陳相公啓

送李撫臺啓

上王相公啓

答耿邑侯啓

送沈蛟門啓

答周撫臺啓

辭越中古侗周先生

辭周先生乃郎聘幣

與唐抑所

上王相公

上王弇州先生

上王鳳州(代)

與王問伯

與郁季雅

又

上王相公書(代)

柬潘星海

柬包彥平

報友人

復包襲明

柬米子華

上王相公

與徐長孺

答恩公

卷十二

傳

范牧之小傳

李公子傳

陸文定公傳

玉峯道人傳

吳伯實傳

劉母錢淑人傳

貞懿吳母傳

卷十四

贊

四先生贊

越范少伯

周魯仲連

韓張子房

唐李長源

彌勒佛像贊

接引道師贊

釋迦牟尼佛贊

長耳定光佛贊

觀音贊

又

又

又

達摩贊

又

又

文昌贊

雲長贊

喬方伯像贊

觀察張受所像贊

十峯殷先生贊

范象先贊

陳少隱贊

無瑕僧像贊

周草窗像贊

又

幼科俞見垣像贊

東坡笠屐圖贊

周叔夜先生像贊

印空像贊

周梅顛贊

張雨懷像贊

銘

木香爐銘

筆筒銘

又

墨銘

龍尾硯銘

圖書匣銘

琴匣銘

飲食起居銘

斷妄想銘

贈吳伯玉銘

雜著

讀書十六觀

醫俗禪

附陸平泉先生問疾書

書畫金湯

一善趣

一惡魔

一莊嚴

一落劫

語錄

卷十五

誌銘

陳空青先生墓誌銘

光州判守柏山董公墓誌銘(代)

鄉進士張九夏暨配顧孺人墓誌銘(代)

馮母馬太安人墓誌銘(代)

江州吳公暨配夏孺人墓誌銘(代)

孝廉霽宇吳公暨配凌孺人墓誌銘(代)

太學心宇楊公墓誌銘

大學何俟菴配馬孺人墓誌銘

貴州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瑞溪包公暨配

誥封安人曹氏墓誌銘

鴻臚寺序班海亭包公暨配陸孺人合葬墓

誌銘(代)

墓表

包學憲墓表

贈戶部侍郎南野顧公暨配錢安人合葬墓

表

誥封一品王夫人墓表

吳孺人墓表

卷十六

誄

范牧之誄(有序)

陸百之誄

行狀

尙寶司丞龍海顧先生行狀

書陳穉登交情始末

祭文

祭徐澤夫

祭吳母文

祭張母文

祭王和石

祭高旭崖文(代)

祭徐相公文

祭王元美先生文

祭包心韋文

祭朱月溪(代)

祭王弘宇

卷十七

祭文

祭王亭伯文

祭何太老師文

祭震野楊公文(代)

祭徐孟孺(代)

祭徐孟孺(代)

祭王和石(代)

祭徐金吾

祭沈石樓(代)

祭唐抑所

祭楊石閻

祭袁微之

遙祭李知府

祭歸季思

祭王逸季

祭陸君羽

祭學憲包瑞溪

祭張完柏

祭相國王荆石

祭朱養淳太史太孺人文(代)

祭徐長孺母王孺人文

祭黃母太恭人文(代)

祭郁太夫人

祭王澹生母魏夫人

祭禱李丁烈婦文

祭陸宮保

祭馮烈婦文

祭餓死張烈婦文

再祭張烈婦文

祭王太夫人文

陳眉公全集卷一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賦

快賦并序

余夙世坎壈，離憂日薄；吟平子之四愁，諷思王之七哀；愴然悲心，益增牢落；乃作快賦，以自暢焉！

吾生有涯，日月寢馳；之子不淑，衷如結輜。百憂并集，鼠思莫揆；槁形樵心，鄰于鬼魑。曷不排愁獨恣，揜苦杜悲；遘芳辰以瑳咲，撫昔時而解頤。於是僕本快士，忻然愉怡；敘述往初，用摠厥辭。在昔帝遊西山，爰奏清角；六蛟驂車，畢方覲幄。風雨載駘，鸞鸞吟喔；宮商遏雲，邈矣大樂。楚武雲夢，實從安陵；結駟星繞，旌旗雲蒸；輜車彌谷，虎嘯犬騰；下壺狂咒，上弋搏鵬；野火燭天，射夫畢能；王乃大笑，其樂何勝！平王蒙讒，奢尙亡幸；伍君吹篳，盛蹙靡騁；慷慨投吳，猷臧氣猛；駢師如風，朝食破郢；奮烈士之肝腸，踐讎君之頭領。范叔遊說，橫羅煩冤；折脅摺齒，莫排天閹；亡命間關，一朝執尊；庭折須賈，蛇伏鷓躑；檄困魏齊，烏舉獸屯。漢高成王，戚姬被眷；翹袖折腰，翠鈿鞞面；吹出塞其旁皇，喝望歸而縈繚；習六宮之妙音，于九霄之璀璨。又如時當七夕，商飈徐披；膽朱斗之插漢，然龍膏之九枝；迎青雀以唐突，駕阿母以

來思；御承華兮窈窕，服晨纓兮葳蕤；攬袂賡歌，綢繆委遲；人間娛樂，何以方斯？季子拜相，歸自洛陽；高
 懸供帳，車塵沸張；位尊金多，足高志揚；又若腐皮魁奇，肆探禹穴；騶衍談天，雕龍辨舌；韓嫣挾彈，金丸
 如雪；長安小兒，蟻隨車轍；夜深斫吏，劍花濺血；月落霜寒，歸馬蹀躞；若夫簾捲明霞，樓夾蟬螻；春草旣
 碧，秋蘭鬱叢；左擁綠珠，右挾翹風；豔繞楹以歌舞，援玉佩之漉漉；步香塵兮婀娜，耀珍珠兮瞳矐；舒巧
 笑兮可悅，颺芳澤兮房櫳；又若光武雄心，旣定河北；饗士懸弧，張酒大竹；開闔闔，施冕服；臣皇皇，君穆
 穆；簫鼓漸闌，寶篆方馥；歌道風之昌明，侈日月之回囑；平原養士，珠履滿堂；纍蘭芷於玉案，鬱琥珀於
 金觴；鑿聲若雷，燭影挂床；進譽盛德，公子敢忘？孫登大隱，披髮徜徉；登北山以長嘯，發天籟之清商；置
 宇宙於寥廓，從林壑而猖狂；又如北海高賓，竹林羣義；傾座上之清尊，澆胸中之磊塊；聲咳吐珠，抽毫
 散暖；才截河源，氣壓海岱；赤壁之戰，吳蜀奮策；金鎧鏡明，銀濤屋立；風駛火揚，萬艘擊阨；偃旗什鼓，濡
 穎焦額；青天黯乎無光，鮫人失其故宅；自以爲虛噓而莫當，曾不知其狼籍而無獲；用能褫彼醜之強
 梁，章我師之有赫；它如五陵僂子，三河俊兒；鬪鷄逐犬，吹竹彈絲；六博踢鞠，磨錢滿達；白恰青衫，羅襪
 翠綬；飲馬春津，樹鳴黃鸝；脫貂貫酒，坐調胡姬；田家作苦，終歲憂劬；載獲載糶，彌園盈途；招攜伯族，炮
 羊烹鷄；垂袖楚楚，倚榼烏烏；轟飲若狂，罔知日狙；又如兩兩三三，娉婷少婦；駕松舟以出遊，相與期於
 河之口；採青蓮，搖碧柳；魂蕩漾而忘歸，忽已見明月之在時；漁父風波，醉狎蛟鼉；蘆花爲裳，沙草爲簑；
 白首自擲，珠顏自醅；文章憎命，聿逢賞音；吹匣中之死鐵，出爨下之名琴；睠彼蛾眉，薄處璇宮；掩金鏡
 而嘆息，把珊瑚以宵終；君王放赦，適我狡童；仰三星之在天，瀉憂心之忡忡；至於逐臣羈子，棲遲海濱；
 三尺空隨，千甲亡鄰；方岑寂兮孤憤，遇故交兮如新；把酒驩兮敘鄉曲，歌嫺轉兮蜚梁塵；或丁喪亂，肉

骨晉秦平楚，榛蕪舉目路人宿。露草兮含側，匿山曲兮逡巡。望行塵兮乍近，適對面兮所親。共破涕兮以爲笑，因攜手而長嘯。嗚呼！機有必宣，氣有必鬯。快事萬端，快心萬狀。吾乃信神仙之匪真，知謹樂之無量。

四言古詩

夏日卽事

吾乘小舟，避暑避客。高柳之下，密蘆之側。卷簾焚香，施簟布席。間拂壺觴，或遊翰墨。酒罷科頭，山前月白。

隱居

十畝之園，數椽之屋。旁列圖書，隨意花竹。召客有酒，耕田有犢。晚厭娥眉，餌藥獨宿。

山居 二首

高梧修竹，隱者之居。金瓢不鳴，夢亦清虛。客至有酒，客去有書。且醉且歌，且樵且漁。披裘種花，着屐采蔬。南山雪霽，北牖風初。如此不樂，歲亦云徂。

遊西湖 二首

孤艇一尺，躍於中流；酒在船尾，花在船頭。
旅旅酒亭，落落水亭；紅衣者客，白衣者僧。

□ 題枯木竹石圖

新篔含粉，古木生苔；一讀道書，清風徐來。

□ 題東坡笠屐圖

無雨無風，戴笠戴屐；此老童心，也消不得。

□ 題畫

車塵馬足，續續紛紛；吾獨寂幽，青山白雲。

□ 題杏花鴛鴦

春水瀾瀾，杏花初香；拍而來者，五色鴛鴦。

□ 雜詠 七首

春風娑娑，楊柳之陰；林有黃鳥，如歌如吟。

十畝之郊，菜葉薺花；抱甕灌之，樂哉農家！
春水漸寬，青青者芹；君且留此，彈余素琴。
橋板之上，宛宛藤蕪；誰將輕舟，弄此春波。
遠觀諸山，春陰欲雨；風雨之朝，惟予與汝。
場頭平平，鋤棘及草；留此好花，以待春鳥。
春日款款，春風洋洋；予寧匪人，而自翱翔。

□ 秋山行

落日澗壑，瑟瑟紫楓；野人獨往，淒其以風。

□ 小崑山聽經，山僧索贈四首

萬法既無，從何處見？若欲見之，石火間斷。（贈見無上人）
萬法本空，汝心自喧；喧者若寂，永斷無烟。（贈本空上人）
新剪松枝，縛作談塵；曾悟如來，客來無語。（題僧塵）
一雙秋雁，飛度空中；空不留雁，雁不留空。（聽經罷作）

□ 題桃杯二首

東方獻桃，玉女承漿；酌言嘗之，萬壽無疆！
瑤池桃實，千年一生；東方獻之，以作壽樽。

□ 爲周仲渭題其尊人草庭圖：

棘人纒纒兮，霜草萋萋；殘月印庭兮，有烏啼止。

□ 題百子杯：

天錫之祥，蘭桂承芳；飲此齎矣，以世其光。

陳眉公全集卷二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 五言古詩

□ 夢遊仙

我無休糧方，但餐北斗漿；修髮披兩肩，燁生紫光。稽首拜上帝，玉女笑其傍；授以三皇書，坐以七寶床。謹侍不敢譁，神氣元飛揚；拜謝出天門，鶴羽刷如霜。骨冷何可言，明星在衣裳。

□ 入山招隱

昔負五嶽圖，持饒入岩去；但聞狐兔鳴，陰風戰秋樹。不知英雄人，渺渺在何際？我來非採藥，要以訪國器。深山寂無聞，豈其避時忌？網羅彌空谷，慷慨兔豨句。且鑿石窟根，而以陰符祕；落落瀑泉寒，樂饑有真味。

□ 山居謝妓

春柳鵝兒黃，春水鴨頭綠；春衫燕子青，有美顏如玉。倚棹杏花梢，清歌入修竹；竹裏白茅茨，先生

巾一幅。反戶讀道書，見者欲退縮。至德不可言，君平初罷卜。

□ 贈陳貞母

鳳凰忽分飛，雛毛雲五色。辛勤哺其兒，孤影當四壁。朔霰與寒風，操扞不停織。挑鐙掩柴扉，嘆息繼以泣。雙鬢任飛蓬，容華豈施澤。苦節甘如飴，堅心固千石。願言百歲姿，清風挺松柏。

□ 和王青浦盤花作

盤花本何常，如人在所處。春枝故纖纖，春意自圉圉。綰結白露溥，天矯朱霞舉。錯列羣芳中，約束類郊宮。退就孤石畔，簡踞似巢許。非屈亦非伸，解笑不解語。彈指一拈花，咄哉誰縛汝。

□ 朱修能以梅花時復訪余白石高齋因次前韻索和四首

春山春尚寒，撥火煨黃獨。有客犯嚴霜，就我勸耕築。東嶺移短松，西窗補叢竹。豁達虛其中，前見平疇綠。柴柵與鹿眠，岩壁付僧宿。農社無愆期，僮約頗如欲。種秫兼種花，採藥先採菊。常守庚申神，不離子午谷。

去年君出山，樹與老夫獨。獨荷三尺鉏，草草自營築。種梅白如雲，高者透庭竹。纍纍紅銷旁，萬斛吐珠綠。月墜參星橫，徘徊未能宿。且落還且開，留汝花亦欲。對此不盡觴，空期就叢菊。相彼烏嚶嚶，聲在幽谷。

短策多因緣，相隨往來獨；得子成三人，起臥在新築。桃萼參差紅，灼灼亞深竹；竹迸石竅虛，疏剔破空綠。險勢如墜崩，猱獾不敢宿；而我好奇者，頗愜平生欲。坐上北海樽，籬下南山菊；何必窮仙源，况乃尋鬼谷。

逃名在深林，林僻良難獨；小結黃茅茨，半假赤壤築。有衲清如泉，詩骨瘦于竹；瞳目霄漢中，坐徒松蔭綠。招汝下關齋，我留一覺宿；伯夷去未遠，至人本無欲。銚鼎屑梅檀，蠶鹽薦苗菊；此味難具陳，永矢考槃谷。

□ 湖石

我遊太湖山，遂載太湖石；危檣張飽帆，輦致如重譯。七十二芙蓉，片片忽狼藉；何意水中雲，遠作堂下客。愧無雲與樹，委頓臥空澤；何當松竹友，錯列衆蒼壁。坎者窪我樽，坦者施我席；老夢洞庭秋，秋陰滿窗碧。

□ 七言古詩

□ 賀袁振南得子

昨夜長庚落如日，光芒射地馬驚懼；團團已作五花紋，翻身便踞獅王窟。奮宅張牙氣食虎，將種從來自能武；他年攀矢射天狼，桃花酒酬燕山左。

□ 秋日有懷山中舊居

秋衫蕭疎倚山屋，霜根半印麋與鹿。水寒溪潮凍不上，瀑泉雲中自連續。連續續衝石花，半帶殘冰下空谷。何時解落瓢共笠，抱月其間伴鷗宿。

□ 觀燈歌，分韻得花字

明河欲墮天沉冥，湘簾月冷竹枝青。入門疑坐琉璃界，滿堂亂插芙蓉屏。風流吾愛張大夫，夜深不問城上烏。鷓杓香浮紅琥珀，龍膏光映碧模糊。使君謫下飛天仙，手揮如意獨翩翩。五色卿雲走筆底，百斛驪珠瀉錦箋。奇文自足掩星辰，妙歌何用驚落塵。况有高堂座上客，擊筑吹簫盡酒人。人生得酒卽丹砂，不須石髓與胡麻。吾醉欲扶雙屐去，方知轉眼是空花。

□ 壽東鰲項華亭歌

括蒼之顛多醴泉，中有大令稱神仙。胸中盤礴千里之雲夢，舌端紛吐十丈之青蓮。靈龜玉鳥飛翩翩，昨飛巴蜀今雲間。雲間竹馬羅郊原，拜祝明府前致言。自言昔日水旱若，朱雀縱橫射玄武。福星一夜臨東吳，鴻雁嗷嗷翔樂土。潢池水清劍不腥，百里旗亭靜鳴鼓。千村萬巷社酒香，醉來擊壤追羲皇。麥雲初秋柘竹暖，家家誦讀兼農桑。太平如海問誰賜，有脚陽春項侯是。四月欣逢壽域開，琉璃杯泛霞光紫。考鼙鼓，炙鳳笙，赤松黃石董雙成。白雲之曲歌長生，河陽滿縣花正明。清和棠樹啼新鶯，君

侯樂矣康且寧！手招黃鶴下華亭，銀驄鉄豸聲冷冷；星幡寶幢兮，負瓊書而朝帝京；黃金如斗肘後橫，御展歲歲題榮名。

朱明初麗歌

括蒼之山南明水，峯巒削出芙蓉紫；聞有真人棲其中，上騎黃鶴下朱鯉。清風吹送到華亭，忽見東方懸歲星；案前柱笏九峯近，隔簾峯泖當門青。兩年水旱太無賴，賴有明明項侯在；絃頌聲傳里井中，農桑綠遍郊墟外。君侯端冕坐琴堂，一片冰心秋月光；桃李紛紛滿潘縣，人言疑是錦河陽。河陽正屬朱明麗，竹粉生衣蕙吐穗；此日壺中景最長，鶯雛燕子啼芳樹。紫芝之曲白雲謠，翠管銀瓊碧玉簫；笑進南山十石酒，丹頤赤輔仙王喬。王喬雙鳥生羽翰，還看鳧舉飛天半；金貂鉄豸五色驄，千秋長侍明光殿。

送項東鰲奉召北行

潘岳宰河陽，但栽一縣花；葛洪乞勾漏，但煉千年沙；何如侯下車，教我以桑麻。桑麻雨綠田無臘，犢兒晝眠雉媒舞，簾卷香清淨撫琴；鶴鳴吏散松陰午，里巷疊絃歌，江亭偃旗鼓；璽書不可留，揚帆渡前浦。楓葉點桑林，芙蓉映秋塢；父老拜雙旌，陳辭亦良苦。君不見西北徵兵似蝟毛，東南催賦如猛虎；安得三年杜母與召父，項明府。

山居漫興

余以秋季比冬末避喧山中漫賦此歌以卽事并寄懷云

西風捲出山雲寒，雲端瀑飛如急湍。此時殘楓碎于錦，但坐溪閣靜且看。閣中凍硯墨花冷，捲簾密雪盤朱闌。擁裘撥火酌新酒，不堪着爾竹葉冠。細焚柸檀篆烟白，宿灰露火紅若丹。長安塵沙撲馬足，笑他奔走空辛酸。不如高枕聽山鳥，只愁蠹燥詩腸乾。

贈人：

人間十九倚塵堵，五濁紛紛不堪數。隙中駒影鬪是非，誰向青霄夢千古？羨君策足踏烟雲，嶺頭笙鶴遙相聞。醉鄉遨遊日復日，醒來落花滿雙膝。世事齷齪不足言，且須一夜傾千石。碧天秋月君爲心，洞庭夢澤吐且吞。浣盡斗餘俗子腸，松前箕踞彈瑤琴。墨雨晴池蕉葉綠，咫尺市頭如空谷。簷阿棋韻響丁丁，散入東窗一林竹。有樂如此亦足矣，此心莫向江頭洗。吾心亦自空無塵，同摘芙蓉看秋水。

題璩君瑕畫：

與可寫竹枝，日觀寫葡萄。半與無法通，落落風蕭蕭。仲玉之書多晉骨，雨窗幻出青山色。仔細看來不是山，却是南宮米顛筆。

沈園與諸生讀書作：

沈郎池邊有荒土，九分池塘一分土。年來催盡百花枝，唯有垂楊秀楚楚。吾從春風掃屋坐，茗椀薰爐與茶磨。但將池水作藩籬，橋斷那容俗兒過。十二時中何所爲？洗竹澆花是功課。諸生莫向階前

行，白鳥驚飛碧苔破。

送何師南遊

秋來冉冉雲滿谷，叢桂繽紛飛萬斛；丈夫趁此宜壯遊，人生相聚豈麋鹿？道傍半熟棗與梨，餉篋雜沓村墟堤；農歌聲入棹歌裏，夕陽房屋拖殘霓。山市下車初及燭，鷄鳴馬槽霜樹綠；行行望見城上宮，紫草飛來何陸續？吊古還登李白臺，吾師不減青蓮才；題詩潑墨鳳凰石，風風雨雨生蒼苔。人家丘園籠柚橘，杯底泉流吟蟋蟀；六朝金粉不見人，蕪草萋萋沒雙膝。幸有綵筆吐詞源，相逢騷客能卮言；白門紅板鳥啼夕，他日歸來知夢騫。

彥平社兄以端節歸樵李戲作歌以贈之書於文度畫扇之左

彥平峭帆欲歸去，文度爲寫米家樹；秀水從來無片山，此山還是九峯處。峯頭月出尙可呼，君乃笑踏鴛鴦湖；揭甕新開麥芽酒，翦刀細刷灘邊蒲。蒲花初白葵花紫，掠簷點點雙燕子；懸門絡索半桃枝，入夏風光從此始。老親醉倚籐下棚，君試過訪秋潭僧；眉公歸後衡門閉，棹入湖中樓未曾。樓當楊柳秀楚楚，堪作清風銷夏塢；莫老是鄉須早來，休畏內家如艾虎。

壽詹群侯三月誕辰歌行

春風吹動海門潮，鮫宮珠媚珊瑚嬌；安期手拍綠玉板，雙來奏出金雲璈；翩翩前爲君侯壽，擘麟

矣鳳東方桃。君侯軒然進三酌，鷓鴣之杯鸚鵡爵；堂上垂簾草庭青，冰絃再訪松筠薄。君侯爲政卓無前，誰爲渤海誰穎川？雙魚珮響隼旗翻，始知陸地多神仙。仙期况當春季月，海棠垂絲柳垂葉；燕子倉庚貼地飛，滿地桃花擁車轍。行車隨處問農桑，前騎竹馬後壺漿；願祝君侯百千壽，春風歲歲紫霞觴。

□ 夜飲蘆花灘歌

蘆花作主我作客，蘆花點頭我拍膝；白鷗啣在綠簑衣，使其欲行行不得。我醉欲倩蘆花扶，蘆花太懶可奈何？不如呼出青天月，大家躍入金葫蘆。

□ 楊孝子歌有序

肅廟時，以諫死者，有兩楊先生，忠愍公與抑齋公是也。忠愍之子，以遺詔恤錄，有聞於時；而懋延君先抑齋公斷食死，故獨里人至今痛悼之。而天下士大夫，猶罕傳其事。君子孝忠裕上書於朝，將以次表其忠孝大節，以示天下之爲人臣子者。儒野史也，于是爲短歌志之。

男兒何必封公侯？但願名節傳千秋。鬚眉不挂人間羞，况肯消歇沉蒿丘。立朝暗啞關其口，無乃纓冠化爲婦；黃門簪貂獨鳳鳴，白日羣羊怖獅吼。叩關竟無聞，含沙暗相射；天子好長生，求芝向山澤。崖巉胃葛不可梯，毒霧霾煙猿夜啼；腰鎌負鍤心棲棲，有藥莫獻空傷悲。悲絕粒死，忠孝名照青史。彼讒者誰乃如此七尺之類，豈無此嗟哉紛紛狐與豕？君不見楊孝子。

梅顛道人歌

白苧鄉，桃花里，鴛湖如鏡霞如綺；道人散髮望梅墟，手挾飛仙弄煙水。鸚鵡千言擅藝壇，魚腸三尺驚都市；鷓鴣冠鳩枝任逍遙，笑指西山白雲起。饑來羞貸監河糧，生平懶着平原履；墨池筆塚琅玕箋，摹得黃庭實堪擬。羽衣衲子扣松扉，春色年年只如此；吹笙炙管亂飛觴，天酒霞漿石中髓。鳥啼客散茶灶寒，月上窗紗半成紫；有時一夢破羅浮，疏影清香飛帳底。巧綴宮妝覺大妍，烹煮丹砂盡今死；何必安期棗，韓終李。

秋日過師古先生草堂漫賦

湖水綠，蘆荻黃，有客來，初斜陽。斜陽半漏欲織雨，船頭載花接船尾；竹簾布幔橫短鉤，菱葉蓴絲滿筐筥。秋烟斷，秋空晴，隔灘漁父呼先生，蟹肥稻熟村醪清。三三兩兩隨風行，羊裘何必逃其名。黃沙撲面長安去，馬蹄波浪人難住；吾曹坐此夢亦安，捲棹前門繫紅樹。

六旬雙壽爲張孝廉尊人作

吾聞親在不稱老，君家阿翁髮皓皓。短筇挂瓢兼挂錢，年少場中去偏早；歸家呼婦復呼兒，倚壁吹燈理詩草。轉眼俄爾六十人，短褐風霜共綦縞；孝廉已成天下士，門徑蓬蒿尙堪掃。今朝生日昨花朝，繁李穠花坐黃鳥；九月清霜秋一籬，黃花更比花朝好。有花有酒春與秋，不惜尊前醉傾倒；鹿門夫

婦老萊妻，人生何必中書考？

青谿王使君貽盤花詩，其詞甚悲，因廣其意而反之，作盤花歌：

使君寄我盤花詩，夜靜惟聞花嘆息！強項難教易擾馴，折腰轉從疑遷謫。年年舊蕾發新枝，每恨生花晚生核；拘束東皇不自由，却使花神困資格。解粘釋縛是何時？且與先生伴花癖。招以小山之叢桂，嗽以仇池之綺石。鈴索何須特護持，剪刀休遣輕攀滴。紙窗茆屋有名姝，細雨清風非暴客。君不見長安街頭春可惜，兩肩桃李如薪積。偏走王孫及內家，論短論長無定額。賞花人少賣花多，擔出都門半狼籍。

護松篇，爲馬仲良關使君作，實從趙凡夫之請也。

長松落落支硎側，屈曲磔礪橫復直；直幹數圍橫百尺，十里濃陰半山黑。野火不敢燒，精魅不敢匿；村翁年依稀，傳是支公植。支公愛此秀而野，松邊調鶴還調馬；皮皴髯禿化猶龍，誰知後有屠龍者？寒山居士住東山，無計留松淚盈把；發書告急關使君，一朝脫濤爲君主。捐金贖取十八公，歲寒孤節仍摩空；空山爲君下明月，海濤爲君生涼風。兔絲未斷伏苓老，漢君壽與青松同。

題十峯圖

真人棲三山，羣帝鎮五岳；君居季孟間，九峯在掌握。九峯落落成列星，迴含紫翠排空青；海色晴

驕柳吞吐，松蘿數里烟冥冥。煙消綉出芙蓉鏢，半露僧樓與仙閣。處處年年我獨遊，三尺飛籙似飛鶴。曾向崑山偶築台，客尋又避干將來。秀林覓得一杯土，杏花禿屋塔生苔。漢陽聞之結幽屋，朱欄高下千竿竹。公觀經營白石莊，亦有瑯玕媚幽綠。吾師高敞當鳳凰，修梧叢桂生清涼。君策宛轉多曲室，花源回抱如滄浪。洗石穿泉剪荆棘，黃金頗費愚公力。何似如君作主人，十峯坐領煙霞色。主人胸中數萬兵，東山未肯屬先生。不如剪取畫圖裏，峯外白雲長迎碧。

贈孫雁州先生

孫山人，家負郭，桑枯不養蠶，松短不養鶴。縛茅結屋臨水濱，短洲清淺蘆花薄。蘆氣欲白雁欲歸，磯頭涼露侵簑衣。水陰淡薄寂無影，鼓聲長帶秋雲飛。飛去飛來聲不絕，月色紛紛冷如雪。夜深何似更悲鳴？愛與山人助高潔。山人聞此亦欣然，竹枝高懸一百錢。酒後逢人下驛去，吾與沙洲白雁眠。

送孫世聲遊白門

秋江之水如苔綠，白葦黃蘆橋數曲。棹頭蹲坐長鬚奴，驚起鴛鴦與屬玉。峭帆擊鼓浪拍空，鼓聲蓬聲俱飽風。有客大醉嘯歌去，只在金焦烟樹中。樹中煙銷露山色，紫翠空青馬頭織。白門霜落烏亂啼，朱樓月冷知相憶。相憶故人金屈卮，琵琶淒咽宜不宜。梧桐颯沓井欄靜，板門嘶斷王孫羈。登高吊古方及暮，吹簫更上桃葉渡。六朝金粉秋夢殘，寒鳥聲聲問前路。孫郎鵠冠復鹿裘，傲骨那肯干諸侯。惟將三寸秃班管，却以風流王謝收。年來余絕遠遊興，雙屐付君君濟勝。他時同到三山顛，五岳隨文

照魔鏡。

陳眉公全集 卷二

陳眉公全集卷三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五言律

題淵明蓮社圖

吾聞謝在山，出入每扶掖；三人挈衣裾，四人提座席。乘口廬阜前，遠公顧不懌；何如藍輿翁，肩頂風蕭蕭。

佘山即事二首

種花先種藥，買山先買泉；泉流茶灶下，藥繞竹溪間。高齋列圖史，賓主各頽然；相看不忍別，松月共床眠。幽花開徑後，卷石化名山；岩戶轉如畫，雲谿不口灣。簾疏花窈窕，松冷鶴高閒；祇是詩僧至，先生一啓關。

園居四首

正閑閑。一自謝塵鞅，春風殊好顏。焚香觀夜氣，隱几夢青山。曙鳥已喧樹，門生爲啓關。日高桑蔭下，耕者

望長安。花木滿城闕，先生一室寬。春衣風力弱，香艸雪痕乾。中山多唐突，投竿獲喜歡。何如行役者，僕僕

負朝喧。買得城隅圃，新題寄寄園。水扉青槿抱，板屋白茅存。經受蠻僧譯，風傳野老言。何時解瓢笠，借此

立斯須。方朔餓欲死，淵明飢所驅。慚余臥藜藿，高枕臥菰蘆。春雨生蝌蚪，池花礙燕雛。晚來風日好，信杖

寄王辰玉

夢長安。明月在高樹，遶庭歌考槃。谷風自容與，古調太清寒。念子令人遠，勞心及夜闌。平生不識路，何以

遊小崑山

好種耕。支公不可見，空有支硎名。佛壁生陰火，僧廚臥酒罍。夕陽猶在屋，怪木半成癭。惟有山前地，年年

薛伯起來自四明，同郁太碧何士勝，集林元裕齋中

勝客垂軒至，空庭鶴款扉。城烏寒自語，霜葉凍還飛。醉擊芙蓉劍，寒生薜荔衣。聚星占太史，莫問故鄉非？

□ 送陸君策計階

陸賈裝如水，蕭蕭但莫邪。將軍涉遠道，策馬任寒沙。北地雖雨雪，東風多杏花。况聞關塞上，青草不鳴笳。

□ 送郁太碧歸樵李

紫玉龍髯塵，青蘿鶴氅衣。登船揮手去，對月釣魚歸。煙雨樓中酒，鴛鴦湖上磯。朝朝讀秋水，夢挾浪花飛。

□ 寶劍

黃金裝寶玦，白玉琢文璃。結託豈無客，飛鳴定有時。靈光離匣走，生氣作龍悲。貧若思酬價，乾坤正可疑。

□ 秋日山遊，夜宿僧房作

土室秋如許，繩床夢亦輕。竹深多刻句，花亂不知名。一鉢青菰飯，半窗黃葉聲。鐘殘午齋後，馴雀

遠人行。

□ 送友之京：

一卷天人策，秋風獨遠征；黃河霜後月，紅樹驛邊城。馬足春冰薄，鷄鳴關吏迎；前途更風利，向晚莫貪程。

□ 山中作：

話隱愜中年，山廬枕墓田；心空鄙章句，骨傲薄神仙。花露一隻鶴，松風十五絃；名僧南岳至，永夜獨安禪。

□ 答天台僧，寄惠藤杖：

僧寄天台杖，支予獨上台；借他時點綴，不是老相催。打果驚黃鳥，疏泉破碧苔。秋聲破松壑，并與夕陽來。

□ 送郁太碧歸樵李：

野火照積雪，枯冰粘渡船；此時遊子夢，但與暮雲連。沙白鴛鴦凍，霜晴湖水鮮；歸來解裝囊，棠棣有新篇。

□ 雨夜召客

殷殷南山雷，闐闐北風雨；歸鳥去且停，行舟去還止。我開床頭鏡，去約山中侶；莫憚石苔滑，黃昏幸相許。

□ 贈秋潭僧

人與寒雲淡，身如秋葉輕；非關住禪寂，兼欲遣詩名。蘿月辭潭影，松風遞茗聲；爲憐苔蘚碧，不敢下階行。

□ 初夏同唐之徽楊彥履范爾孚董立宰看花集酌顧中翰東園分韻得花字

酒杯當淑景，移步就名花；漾白看飛雪，搖紅散落霞。醉鄉喜無稅，酒畔卽爲家；不覺青山暮，歸鳥□淺沙。

□ 送太府李恩解群

借寇不可得，御李今何之？紛紛父老淚，零落柳花時。直道三遭黜，清風百世師；心縈離別外，立馬故遲遲。

壽何五泉六十

蕙帶芰荷裳，朱顏鬢未霜；門辭長者轍，酒共少年場。有子皆鸞鷖，隨兄尚雁行；百年行樂健，秋月藥欄香。

贈張慎伯

五岳歸來後，一燈趺坐時；長留翻貝月，重補看花詩。積蘚生瀝鉢，殘蕉覆墨池；夕陽藤底望，白髮歲寒姿。

宮人鬪草

宮樹綰遊絲，池風約鬢枝；笑迎知種別，徑轉誤人疑。翻袖各含態，遺芳如有思；還餘斷腸恨，消向鬪棋時。

感賦孫世聲

我不奈何我，卿應自愛卿；老餘肝胆在，閒覺世途輕。獨坐修花史，訛言付墨兵；近來胡蝶懶，未肯化莊生。

七言律

送項東鰲入覲

昔年鳧鳥影翩翩，仙令華亭度紫煙。
縣底依然桃李色，囊中幾賦筆花篇。
朝天重拍一雙鶴，指日還調十五絃。
共說張華今入洛，劍光高逼斗牛邊。

壽吳醫士父

君自延陵季子儔，黃花酒熟今當秋。
閒來共客扶鳩杖，醉後憑人整鹿裘。
茶碾就烹蕉葉下，藥瓢斜挂杏枝頭。
仙郎更有長生訣，海屋新添七十籌。

答遠

經旬隱几廢簪冠，不住深山得考槃。
酒德未能通草聖，兵符或恐在蒲團。
吾從屠釣才應老，手卷風雷夢亦寒。
却笑故人窺此意，題書千里勸加餐。

汛柳登塔四首

明河秋水浸長天，倒影奔流瀉百川。
地脈空虛浮色界，波光搖蕩入村田。
江清霜氣酣紅葉，月暈

寒濤白吐煙，酒後乘潮弄歌去，浪花不動老龍眠。

湖上舟扁酒一瓢，蘆花影裏衣雲遙，風吹大澤生陰火，天入平沙斷野橋。神女弄珠乘夜月，支公飲酒弄春潮，茫茫烟雨無尋處，鷗鳥飛來欲聽簫。

寺門楊柳聚栖鴉，塔上寒燈落草花，水月平臨空作觀，煙波縈遶樹爲家，鐘殘鳥食施荒草，日午龍髯曝暖沙，一片石台秋色裏，老僧時出浣笭笮。

四面空波捲大荒，中州有寺繞重陽，水扉風送青蕪色，石塔煙籠白寶光，虹氣吸雲疑海市，神登騎浪渡魚梁，臨流無限懷人意，愁殺兼葭一夜霜。

□ 二柳重陰，贈賀項華亭課最北上

月明花影滿河陽，奏最曾聞達建章，十道徵書隨鳳下，五雲飛鳥化鳧翔，珠簾不捲絲桐靜，寶篋猶藏諫草香，遙想縣門垂柳色，他年應擬似甘棠。

□ 送方衆甫北上

司馬乘春向北平，陰符在匣寶刀橫，莫因雨雪愁行路，聞說關門欲解兵，芳草未銷殘燒迹，黃河直壓飽帆聲，到時爾知烽煙淨，好爲題書慰耦耕。

□ 詠白燕 二首

□□淡蕩若爲容，□□翻憐粉黛工。傳信不隨青鳥□，□機時狎白鷗中。踏殘玉樹晴還雪，飛傍珠簾色是空。別院春光更無限，梨花夜月柳花風。
紛紛白水滿春塘，淡雨微煙更渺茫。新壘桃花紅粉薄，隔樓芳草雪夜涼。舞翻掌上明珠色，零落釵頭片玉香。正是懷人太無賴，忽驚殘月照空梁。

□ 偕佛占嘯民下山同汎嘯民善嘯

下山迴棹晚春和，扇底魚吹樹底波。欹枕臥看山氣好，焚香靜覺鳥聲多。青天渺渺仙人笑，白石粼粼漁者歌。歸去只愁車馬路，板扉何日長深蘿。

□ 送王辰玉

岐路徘徊淚欲潛，臨行折贈菊班班。秋聲霜煖未聞雁，日落草枯未見山。幾向斷橋鞭款段，何時修竹坐潺湲。欲知別後愁如許，滿篋新詩爲爾刪。

□ 賀詹群侯考滿并壽

百里陽和大海東，循良今喜得文翁。治先禮樂兄先最，邑有絃歌識魯中。春郊馬帶桃花色，寶篆香隨柳絮風。御屏已自親題姓，千載還知勒鼎鐘。

□ 賦得宮人鬪草

內家結隊鬪春光，雜坐花茵笑語忙；歷盡夜來金輦路，不禁扇底畫衣香。羞拈遊女尋常種，試問宜男若個藏？莫戀幽叢候新月，後宮卷耳未盈筐。

山中作，同沈孺休孫世聲

籃輿倦遊便貪眠，彝鼎圖書自在緣；洗耳尚逢高士笑，折腰肯受小兒憐。白駒谷口花迷路，黃犢廬邊稻滿田；雪色後槽新壓酒，客來不費杖頭錢。

壽朱近溪

幾年蹤跡嘆飛鴻，歸隱攜家泗水東；回憶兒童騎竹日，漸隨長者看花筵。心閒未許催頭白，客少非關借酒紅；四壁雖貧書萬卷，衡門紫氣已成虹。

攜李丁烈婦伏劍殉夫，士大夫卜壤葬之，送者萬餘人，拜墓之後，感而賦此總六首

欲罷招魂調偏哀，傷心今古自徘徊；等閑白骨成秋草，爾獨黃金築夜台。照鏡孤鸞隨影盡，讀碑下馬幾人來；雙旌莫遣經羞墓，怨霧愁雲黯不開。

孤墳半畝枕蒿萊，一點冰心若個猜；老樹叢祠狐竄泣，百花香土鳥啣來；永傳幼婦江邊石，不作秦王劫裏灰；寂寞千秋誰弔古，短衣白髮掃蒼苔。

伏劍從夫亦大奇，清風百世汝其師。鏡分地下終當合，兵解人間未可知。名士如雲爭上塚，使君不日起專祠。玉臯金雁豪家慕，卜盡空山沒字碑。

蕭條露屋度年華，女史何曾授大家。不分紅顏輕白刃，却勝青塚怨黃沙。血痕黯淡凝啼竹，燐火微茫照績麻。松柏凌寒高尺百，嚴霜休打女羅花。

撮土雖新骨尚香，行吟到此盡沾裳。劍花血濺千年碧，墓草陰局六月霜。正氣畫能駭魍魎，清魂春不化鴛鴦。道傍古塚壘壘者，誰采溪蘋荐一觴。

少年慷慨激頽波，綦縞今朝勝綺羅。有鳥求鳳別求侶，生男如虎不如他。英雄半向煙花死，仙骨須知節義多。化鶴夜歸華表上，令威消息空蹉跎。

新秋六首

夜來秋色到梧桐，片葉分飛禁苑中。鴻雁一聲長塞北，驢魚七月大江東。青梅少婦調砧杵，白馬胡兒問角弓。大火西流寒欲近，授衣誰復念幽風。

一片秋聲入野塘，西風蕭瑟響寒螿。馬嘶大漠川沙白，鷹下平原草木黃。疏菊籬邊如待酒，菱荷池上可爲裳。懷人萬里情無限，隔岸兼葭夜未霜。

悲秋無奈獨高歌，歌罷其如秋色何。金屋佳人啼素扇，玉門老將枕瑠戈。玄蟬咽霜驚飛葉，烏鵲披星欲渡河。聞說洞庭湖水闊，朝添新綠漾微波。

西望瀟湘秋水長，大風初捲白雲揚。銀河夜落機中錦，玉露朝侵陌上桑。螢渡空梁栖燕幕，魚翻

靜渚戲蓮房，亦知此日行吟者。一段愁心挂夕陽。

暮雲縹渺大江邊，搖落秋風又一年。古屋啼烏星欲暝，荒臺遊鹿露初鮮。陰陰樹色遲清夢，杳杳鐘聲兀懶禪。多少天涯遊子在，劍花彫盡苧衣單。

門掩秋風正寂寥，荒原落日草蕭蕭。獼猴趁月窺山果，烏雀驚人下黍苗。華屋珠簾嬌白苧，疏燈角枕怯冰綃。閒來偶渡前溪口，柳葉菱花一尺潮。

雪中舞鶴十首

舞鶴曾披鮑照文，雪中妍態更紛紛。碧空搖曳仙人馭，縞素騰驤君子軍。響作珮環敲夜月，影翻簾幙卷晴雲。寒鴟飢鷗空相妬，雲漢孤蹤自不羣。

秋暮遙聞警露悲，凌風獨傲歲寒時。六花玉剪青田翮，三樹珠縈碧落姿。北海霜鴻猶避弋，西離雲鷺可爲儀。從今清賞銀屏夜，不遣紅兒按柘枝。

同雲黯淡景淒淒，密霰低翎高復低。妝罷臨風梅墮額，袖長垂地絮沾泥。貞姿不羨彈朱雀，清影如調吐綬鷄。聞說越裳來白雉，鳳池春暖好同栖。

雪花輝映鶴澄鮮，上下參差兩鬪妍。丘壑自誇孤翮健，風塵不作折腰憐。竹岩墜嚮頻迴步，茶灶飄香欲避烟。聳翻直憑高處望，何人乘月剡溪前。

九臬逸格杳難攀，更喜冰霜爲洗顏。四望流光真淡宕，一回弄影亦高閑。鮫人風動褰珠箔，羽客春酣倒玉山。多少雕籠雪衣女，羈心空託隴雲還。

簾櫳佳氣曉氤氳，掠袂低鬟屢顧羣；碎羽滿空遙莫辨，清音摩漢始相聞。纏頭點綴紅番錦，洒翰淋漓白練裙；蕙帳依然明月在，夜寒休怨北山雲。

霜紈冰繭疊輕茵，有鳥來儀小院春；穿入梅花搏素彩，撲殘瓊樹落香塵。御風玉洞肩高頂，弄月珠簾影似人；太史望年方表瑞，兩階干羽莫辭頻。

飄蕭松竹偃雕闌，頂颺桃花只未殘；洗刷但教塵土淨，翩翩不惜羽毛寒。冰絃凍拍雙飛雁，玉鏡春描對照鸞；疏嶺月明多故侶，口軒無好莫盤桓。

瑞葉玲瓏映綺疏，蕭蕭仙翮戲庭蛛；花林索伴騰猿影，苔砌尋蹤印鳥書。寒色離披珠母障，春風蕩漾玉人裾；當年有客呈鸚鵡，誰信冰山化子虛。

兔園春動物華新，靈羽聯翩顧影頻；欲逞華姿全驪翅，不禁寒豔巧迴身。電飛俠骨雙丸劍，風捲蠻腰獨步塵；殘毳一庭如積素，莫教齊付掃花人。

壽汪先生九十

滿肩雪髮老南華，九十春光日未斜；鳩舞杖頭啣綠玉，鶴隨屐齒啄丹沙。新詩帶月題蕉葉，清嘯臨風入澗花；長飲一杯廉吏水，不須洞口問胡麻。

壽周崇德

年少初傳卓魯名，德星遙傍歲星明；綵毫曾冠三千牘，綠綺新調十五聲。花縣雲開鳧鳥近，萱城

雨洗鵲橋清；天孫漫說支機石，爭似神君製錦成。

□ 送蔡禮卿之嶺南

雕弓虎觀好橫行，年少江東久著名；不獨韜鈴無對壘，從來詩句亦長城。寶池印月珠胎動，犀火燒雲海怪清；試壓荔枝千石酒，臨流一酬伏波營。

□ 春暮作

朝來風雨頗支吾，花事於今尚有無？終日捲簾通燕燕，一春高枕唱烏烏。村深客饌供櫻筍，水落魚竿挂荻蘆；莫笑迂疎長閉戶，誤人頭白是陰符。

□ 壽丘伯畏六十時逢長至

清時乞得五湖身，自許煙霞嶺外臣；金却四知無暮夜，酒逢千日有長春。鳴琴堂上絃如綺，舞袖尊前錦更新；玉綰陽和生氣轉，夜來還送石麒麟。

□ 壽關使李叔立母夫人

關門使者最稱賢，更喜高堂引大年；繡佛齋前持偈久，麻姑海外有書傳。官清乞得五千字，道遠難將第二泉；獨寄一廉堪壽母，行裝不在水衡錢。

贈貫蘇台

芰荷衣冷葛巾斜，人說當年季子家。片片金山落君手，年年白髮買煙霞。杖頭錢挂中千酒，籬下菊留重九花。來去扁舟有秋水，逍遙應不讀南華。

壽韓封君七十二首

宮袍遙接酒雙斟，畫錦堂前樂意深。玉軸帝深頒紫誥，彩毫文學到鷄林。齊眉案有長春酒，洗耳門無暮夜金。舊說龐公偕老處，可曾朝野猶謳吟。蕭蕭華髮未盈冠，百歲松筠傲歲寒。晚節到頭成蔗境，雄心斂口付蒲團。青山甘隱封侯骨，白日難銷不老丹。有子名高循吏傳，恩綸咫尺下長安。

軒司馬首唱，依韻奉和二首

節旄零落厭時名，白髮黃柑酒對傾。下士不辭虛左席，何人堪入汝南評。啼烏樹老悲風動，羅雀門深夜色明。聽罷艱危各惆悵，梅花寒笛起高城。英雄垂老未藏名，廿載深心向客傾。樵牧誰收文苑傳，聖賢還付舊鄉評。老梅約束香中韻，凍月虛驕格外清。自倚冰霜譜歷盡，不愁寒色動江城。

贈梅顛道人三首

謫來塵劫度年華，仙府詞臣第一家；五岳峯高晞綠髮，六銖衣曉繡丹砂。新詩帶月題蕉葉，清嘯隨風入澗花。骨相從看似山鶴，終將野性傲煙霞。

黃冠白麈最清閑，家在沙青水碧間。竹籬門，蕉葉參差見；檣爲牆草閣茅檐。酒腸鬆，詩債畢，彈一曲高山調，讀一行秋水篇。笑呵呵如醉如顛！

簔衣竹笠最清閑，只在沙青水碧間。蓼花深，蘆荻兼葭淺；舞雙橈撥破雲煙。山下溪樹邊，看一幅天然畫，結一生自在緣。笛聲長久白魚鮮。

陳眉公全集卷四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五言絕句

竹

直竹寧爲竿？曲杖寧爲杖？莫以不韻人，題詩粉花上。

遠興

涼雲如水流，遠度鶴巢去；林葉歷亂飛，仙人嘯高樹。

新秋寓山寺作

禪誦晚風前，風微遞暮禪；起來池上坐，洗鉢證青蓮。

贈山友

長安諸大人，夢逐車馬足；誰能坐山亭，隔橋望空谷。

■ 題扇頭芭蕉

芭蕉大於扇，覆君之古書；門外有客來，買得新鱸魚。

■ 登烟雨樓值雨

烟雨識湖光，半露垂楊樹；却笑來遊人，翻因煙雨去。

■ 題畫

我愛虎頭筆，能做雲林子；十日畫一山，五日畫一水。

■ 題季仲舉扇

秋高木葉丹，月出水容白；吹笛看飛鴻，我是烟波客。

■ 山居

我欲鞭白驢，往來山木杪；頭上有殘雲，足下有飛鳥。

■ 詠古十二絕

白雲滿瑤池，爲爾歌且飲；三年復來翔，何以娛樂朕？（穆天子）
鴛鴦飛差池，載鳴還載悲；情知有張羅，到死不相離。（韓重答紫玉歌）
朝來不飽粟，夜來倚君宴；妾腰如柳絲，東西任風捲。（細腰宮）
咸陽一炬火，宮殿成荒蕪；睠彼山上松，猶稱五大夫。（五大夫松）
咄哉啖孺子，乃爲漢所誘；玉玦爾無成，玉斗爾何有？（鴻門碎玉斗）
相見不相識，可望不可呼；明月照空水，猶疑遺珮珠。（江皋解佩）
金屋網流塵，飄風吹錦茵；珊瑚環珮聲，欲去還逡巡。（李夫人）
一自埋胡土，荆棘掩墓門；至今明月夜，青艸語黃昏。（青塚）
軫以白玉絃，塗以黃金徽；寧知爨下材，清音世所稀。（爨下琴）
菀彼白門柳，垂條近左肘；夜月宿宮鴉，春風對別酒。（白門柳）
婉孌鄭櫻桃，無奈此狡童；挾彈長安街，賣珠館陶宮。（鄭櫻桃）
渴取明月餐，醉取浮雲眠；安得習家池，忽然化酒泉。（習家池）

玉鏡台

遺妾玉鏡台，白色那可比；偷視温家兒，兩鬢亦如此。

贈金陵汪妓

新燕才命子，水桃初着花。王昌爲主舍，宋玉是東家。

詠花竹 十二絕

春雨綠窗紗，辛夷弄影斜。曾窺江夢裏，彩筆忽生花。（木筆）
少竹倚朱顏，嬌妮山園裏。何如玉川翁，松風煮秋水。（山茶）
誰將清淨水，完茲根與塵。幽香不出戶，本色佳山人。（蘭）
藤枕浚高眠，窗頭忽驚寢。不是故人來，風弄新篔影。（風竹）
開時在花始，畫時在花終。名遂乃身退，汝乃善居功。（梅花）
吾欲探蓮花，安坐如車輪。吾欲探蓮葉，酌酒弄明月。（蓮花）
上已臨溱洧，春風贈一枝。枝頭花落後，留意結想思。（芍藥）
桃李領春色，黃花點秋容。萬物各有時，而况真英雄。（菊）
美人新浴罷，團扇慵無力。月白香風來，倚闌空嘆息。（茉莉）
白玉琢花文，紛紛復似雲。休教獅子吼，擾亂一團春。（繡毬）
有人夢廣寒，叢桂數千樹。宮門鎖不開，留在眉公住。（桂）
外方面內虛，得道已無上。不刷漁郎竿，還刷仙人杖。（方竹）

題淡雲上人碧桃園

寂寂倚春風，但伴竹與石；禪心淨如水，洗盡朱顏色。

■ 贈三懷和尚

有一大比丘，能持菩薩戒；長讀南華經，青松燈影下。

■ 贈素雲上人

每到山中來，山僧潑殘墨；何時拂衣去，長嘯看天色。

■ 題竹石茅屋圖

竹色冷于泉，泉聲響于竹；有客對山僧，幽吟白茅屋。

■ 春日山中人招飲

醉舞春山中，雙袖如飛霞；倦倚白石根，遠見櫻桃花。

■ 題淡雲上人綠筠圖

手書華嚴經，已得三四卷；鷓鴣啼竹中，說偈自清遠。

■ 題雲山圖

山高鳥不巢，水清龍不住；至人冥是非，一味模糊樹。

□ 耽隱：

醉鄉真太上，高枕亦何言？我意誰能解，青松暗暮泉。

□ 秋郊晚酌：

漁郎不採魚，維舟在高柳；日暮浦沙明，秋霞落杯酒。

□ 題竹柳圖懷古

竹以招伯夷，柳以招靖節；安得同此人，踏殘滿庭月。

□ 相如滌器：

有婦顏如花，有酒色如銀；擁婦復飲酒，長卿不自貧。

□ 解語花：

喚妾解語花，不解語所以？所以君王前，常呼爾與汝！

□ 重登烟雨樓作：

樹色度平沙，鷄聲在空水。高秋獨上樓，風晴亦烟雨。

題紅梅

十月衆芳歇，寒風更淒咽。一點漏春光，紛紛落紅雪。

題周草窗草窗間讀畫扇

不逐車馬塵，幽懷託空谷。開窗讀素書，雨餘春草綠。

題孫侍洲東方朔圖

吾聞上元桃，其核及徑尺。持贈孫山人，同作東方客。

戲題范長白夫人畫扇

一幅鵝湖絹，裁作白團扇。非以比妾容，聊以障郎面。

贈周草窗

老遲因性慢，無病爲心寬。紅杏難禁雨，青松耐歲寒。

贈五湖漁父五首 吳興周叔隱

風風雨雨中，新得老漁父；長嘯不驚鷗，花溪蕩雙櫓。
月出浦沙明，掀蓬望高柳；癡筆寫青山，換得烏程酒。
醉披白鷺簑，撥入寒山影；模糊雲在頭，蘋殘笛聲冷。
樵青與釣童，響人後安在？周郎三尺竿，補公烟雲債。
閒來自洗硯，愁來長讀書；却笑陶柴桑，二子荷藍輿。

□ 山居二首

我築讀書台，滿種芭蕉樹；夜聽風雨聲，閑來寫詩句。
飛瀑界桃花，幽雲幕修竹；門外無人來，家中有書讀。

□ 過習靜山寮，遇西域釋，卽翠微深處

不講生公法，不譯蠻僧偈；枝頭春鳥啼，如來親授記。

□ 讀書村遇雪二首

名僧與韻士，翕集我山家；烏亦頗不俗，雪裏餐梅花。
羣鳥鬧枝頭，不避風雪冷；我亦如鳥忙，欲立高峯頂。

六言絕句

過虎丘

雨過石生五色，山餘雲度數層；時有炊烟出樹，中多隱士高僧。

寄居山寺

且從山水去來，莫問是非今昨；衲僧掃地焚香，童子開籠放鶴。

自詠

若非睥睨乾坤，定是流連光景；半瓢白酒初醒，一卷黃庭高枕。

贈道南上人

達摩踏西而去，誰知此道南來；了却本無住着，請看鹿印空苔。

贈雲麓上人

雲去雲來空谷，壁苔暗生茅屋；日斜一卷法華，坐對飛泉自讀。

□ 九月一日作

籬下黃花看把，城頭風雨初來；欲問重陽消息，不知何處登台？

□ 春日山居睡起即事

手持斑竹鋤頭，睡起刪花理草；忽然走入深林，驚散一羣黃鳥。

□ 小崑山聽經畢作

聽罷一參法語，散堂三僧五僧；塵尾却歸何處？月明山頂松棚。

□ 贈龍塘上人

每欲一挑山月，笑尋大小龍湫；何似寒塘半頃，寥花白鳥清秋。

□ 題野僧茅舍

剪得白茅縛屋，半界山涯水粉；懶向軒前補衲，衲破自有殘雲。

□ 題山中臨水僧舍

石橋忽斷空沙，垂楊影帶兼葭。客至一鑪新火，半是門前浪花。

□ 坐僧舍紫藤花下

曾訪雪公到此，藤間一坐殘花。花落山僧掃盡，客來惟有新茶。

□ 七言絕句

□ 題觀濠堂三首

楊柳垂枝掃落花，花飛起處是誰家。曲城新築觀濠室，十里桑麻五色瓜。城頭人向樹頭行，半聽歌聲半鳥聲。此日觀濠堂上客，何星不是白長庚。粉榭珠廊遠曲城，花枝竹篠水痕平。此中幸有吾師在，日日雙柑醉聽鶯。

□ 池上作二首

一溪樹色一簾煙，茗椀薰爐秋水篇。正合香山居士句，芙蓉開在臥床前。曉起科頭臥竹邊，無聊拄頰更高眠。何來瑟瑟松風度，却是花闌沸茗泉。

□ 題壽山福海圖二首

酒甕嘈嘈杞菊香，解衣松下月清涼；年來數畝山田熟，半作花殘半鶴糧。
蕭蕭綠髮映朱顏，買鶴修琴不記年；門外客來無酒器，鐵冠長吸杏花泉。

□ 贈山中人

松邊老鶴雪爲翎，三尺磁爐數卷經；彈罷桐絲過山去，風吹芝艸滿籃青。

□ 題士倩畫

翩翩俠骨校君才，才寫殘山未點苔；爲我并收圖畫裏，秋風載酒送花來。

□ 送人還山

一片空青遞遠鐘，鐘聲出處冷雲封；採得黃花送歸棹，臨行又贈白芙蓉。

□ 遊仙詩

閑將虎子浴前池，有女如花坐弈棋；贏得一雙紅玉板，逢人便唱踏歌詞。

□ 限韻香字

蒼鳥初喧午夢長，荷花開盡白蘋香；鈎簾撥出爐頭火，摹得黃庭一兩行。

□ 長夏訪鄉居友人

槐棧疏疏急暮蟬，看人洗馬月初圓；博山沉水香煙靜，楊柳灘邊刺小舡。

□ 題趙子尊畫

老後支筇已不勝，興來猶上最高層；長松落落微陰裏，卽少斜陽掃葉僧。

□ 壽朱錦林母七十

五色雲綃白髮新，前身原是魏夫人；一從鶴別西池後，猶有青蓮花在中。

□ 題壽金少愚

海上仙人髮亂飄，醉騎玄鶴上青霄；此來欲渡金安壽，贈得千年斗大桃。

□ 春遊過貞女墓有感

濯濯新楊破水痕，壘壘孤塚瘞貞魂；鳥啼深竹藤花落，落日輕煙罩墓門。

□ 春閒曉起

一簾晴色養花風，鸚鵡馴人不閉籠。曉起恰當殘月白，提壺親自洗梧桐。

詠古二十絕

翠筠點點滴珊瑚，帝子春魂若可呼。夜半洞庭風雨過，不將清淚滴蒼梧。（湘妃竹）

雲錦霞綃五色輝，卷來香霧襲人衣。龍陽只解新承寵，夜月流黃不下機。（秦王卷衣）

空山片石護蒼苔，醉倚秋風一劍開。荆棘蕭蕭零露白，夜深麋鹿下荒台。（吳王試劍石）

王氣千年屬至尊，劍梢星古赤花昏。陰陰大澤黃雲起，空望咸陽哭帝關。（高帝斬蛇劍）

天上人間不可期，扶風月色淡蛾眉。御溝一片楊花水，曾入深宮百子池。（賈佩蘭出爲段儒妻）

夜行曾不問金吾，走馬探丸意氣粗。斫吏歸來明月落，劍花寒澣血模糊。（探丸）

隔牆垂柳似章台，花溼胭脂帶雨開。若個巧藏鈎在手，盈盈含笑誤人猜。（藏鈎）

繡陌花明草色繁，綵毬飛處萬人看。不禁香汗羅衣溼，其奈輕腰錦帶寬。（蹴鞠）

粉堞朱闌挂綠楊，春風飄宕綵絲長。只緣睡起嬌無力，落池花泥滿繡裳。（鞦韆）

石榴裙帶映春風，酒幕高張綠樹中。脫下金貂須醉飲，何郎騎馬獵新豐。（春日獨當壚）

太液春風絕可憐，朝來吹綠一池烟。雲幘錦障當空起，千尺金台九品蓮。（七寶避風台）

紅粉三千獨擅名，暗縫龍袞目分明。六宮減却驪珠價，神女新來不夜城。（薛夜來）

蘭葉疏疏白露溥，珠簾銀燭夜光寒。西園公子風流甚，千古才名屬建安。（清夜遊西園）

紅顏黯淡被新裳，紫蒸翻飛服上襄。總愛桃花分五色，甯憐柳葉淚千行。（愛妾換馬）

苧羅山下住西施，昔在吳宮今在誰？
流水無聲村徑隔，小桃新柳坐黃鸝。
（若耶溪）
一鈎斜影上茶蔴，羅帶飄風不自持。
背却小姑私拜月，水晶簾外又來窺。
（北風吹裙帶）
女桑新綠映宮槐，三月春風戴勝來。
織就鴛鴦錦千疋，金刀先取合歡裁。
（宮蠶）
十五妖姬髻似鴉，金鈿顰面玉釵斜。
驕驕忽墜珊瑚鏡，燕子低風掠杏花。
（燕姬墜馬）
雙雙齊唱採蓮歌，十里荷花暗綠羅。
不怕溪頭秋水闊，由來少小慣風波。
（採蓮曲）
寶鏡春風懶畫眉，紗牕明月鬪彈棋。
閒來偶向池邊去，楊柳青青又幾枝。
（春閨怨）

□ 小崑山贈雪浪禪師

曲水迴舟渡九峯，座來窗外落疎松。
何緣二陸干將地，無限藤花蔓草對。

□ 贈山僧

蘿草澆花老比丘，焚香對坐最高樓。
年來蹤跡厭城市，不向隣家借釣舟。

□ 同郁季雅過菴山慧川上人

牕中榆柳映繩牀，野色蕭疏納晚涼。
却笑城邊僧寺裏，叩門遊客送迎忙。

□ 題聞一上人壁同孫世聲朱孟博

樹色周遮護水西，竹扉花落小橋低；庭中不獨馴飛鳥，鷄爲聽經不肯啼。

□ 初夏欲往小崑山，爲包彥平題扇頭紀事：

當年曾築乞花場，花事闌珊二陸堂；今日棹歌山畔去，新蘆高柳半斜陽。

□ 米子華金華居士也。彥平來雲間，諸社友皆集鴛鴦湖頭送之；渭城之句，子華獨缺，留以待之。余爲拈此，米南宮癡絕，東坡謂吾從衆，余亦類是耶。

湖頭舞棹入蒹葭，空望鴛鴦拍浪花；臨別不曾留半偈，數行空待米金華。

□ 梵園：

梓樹新移綠蔭門，凡中獨坐了無言；藤花堆裏鐘聲出，却合山僧號梵園。

□ 春日題野寺：

城隅澗水帶斜暉，如雪楊花照客衣；犬吠客村煙曖曖，僧樓孤榻樹霏微。

□ 得純陽焚香掃石之句，偶作一絕：

掃石焚香過此生，隱居亦自有動名；猶嫌剝啄驚門雀，何日峯頭坐月明？

□ 新秋雨中，贈士倩女俠畫扇頭：

翩翩俠骨校書才，才寫殘山未點苔；獨坐小窗停筆想，畫中添却載花來。

□ 同南華載菊，候士倩代題：

斷橋茅屋點秋沙，楓葉林端是妾家；曾記重陽新雨後，扁舟有客送黃花。

□ 題泖塔：

泖上空波疊亂沙，寺門橋斷半蒹葭；何從一借風帆力，醉挾飛鷗拍浪花。

□ 山中寺：

一天秋色淡松花，獨鶴歸來帶落霞；石洞草深人入定，白雲飛出護袈裟。

□ 題畫：

秋氣叢叢撲暗沙，紅梅獨冷聽琵琶；曉來憑几看秋色，隔浦芙蓉未着花。

□ 題瞻親圖似徐孝廉：

當年堂上舞衣鮮，此日膽雲思惘然！底是蛛絲網書篋，涕餘愁見蓼莪篇。

□ 春郊即事二首

十里松陰水上流，晴沙細草臥江鷗；過橋欲看春山色，一片寒雲落杖頭。
桃花春色鱖魚香，帆影飛來挂綠楊；一帶平沙似圖畫，醉聽□鳥濯滄浪。

□ 題壽安寺壁

灌木陰陰殿角斜，寺門一帶好人家；春潮退後溪流急，破網無魚掛落花。

□ 題漁圖

挈罍坐釣秋江湍，沽酒容易求魚難；世間好物不在速，三尺鱸魚晚上竿。

□ 秋隱

芙蓉如樹不開門，水氣冷冷花氣渾；長日山扉無一事，蕉陰滿地門鶴鶩。

□ 送友人游南都

長干明月酒如泉，叢桂紛紛撲畫船；匹馬踏開紅板月，綵毫題帶白門煙。

□ 過孫世聲園居

日郭行遊日未斜，尋常筍蕨稱山家；枯藤半挂疏籬畔，一道香風鶯粟花。

□ 窟拂不拗韻

老梅一枝着地窟，佳人走過紅裙拂；忽然一層香風來，正欲聞之却又不。

□ 感世

兩九日月催名利，一片乾坤夾是非；試聽中峯道人偈，不如簑笠上漁磯。

□ 送黃孟威之金陵孟威唐元徵甥也

紅板月明桃葉冷，白門霜薄柳枝黃；從來甥也多如舅，此去何人敢雁行。

□ 送郁太碧歸樵李

楓葉紅時滿履霜，歸家新秫酒花香；何時撥却蘆花棹，煙雨樓前話夕陽。

□ 初夏即事

梅雨晴時處處蛙，尋常家釀不須賒；老親醉後盤餐散，瓶裏初開夜合花。

■ 七夕晒書有感：

竹館香清鳥下初，辛勤頭白老潛夫；兒曹空恨咸陽火，焚後殘書讀盡無？

■ 同玄宰山中看梅：

酒瓢隨意坐山家，陝後重扶上小車；不是向人驕健骨，春遊誰忍負梅花？

■ 聽泉：

五色離離石子班，誰開新竈試春泉；泉聲如此聽不盡，多買桃花種兩邊。

■ 送僧：

臥遊同汝到天台，瀑布懸崖百道來；夢裏泉聲還撼夢，不如真個到天台。

■ 春仲作：

杏花如雪南星星，病骨支離一草亭；三月芒鞋猶挂壁，簷前山爲阿誰青？

■ 題鐵婆吳中妓也

一種風流若個猜？綺心俠骨最憐才；依稀記得曾相見，乍向稽康鍛處來。

□ 鐵婆獨宿：

清霜片片勸儂歸，香氣籠衫酒力微；賺入梅花魂夢裏，禁寒蝴蝶獨驚飛。

□ 題趙校書雲山校書妓也

儂家住在百花灣，理瑟焚香靜掩關；好倩春風翦雲去，開門先見望夫山。

□ 題無塵禪師立關九載

達磨九年唯面壁，無塵九年日夜立；請師試叩枯骨頭，可曾採得真消息？

□ 送吳君得南試

龍文五色齒新奇，何處行空汗血蹄？八月松風少年酒，滿堤叢桂孝陵西。

□ 秋夜聽張女士鼓琴

高館疎燈露氣清，黃花人瘦獨含情；長卿不避臨邛令，挑出簾前綠綺聲。

□ 贈項將軍徵父

駿馬名姬結隊遊，杏花如雪滿紅樓；千金買得秦時劍，但斬奸雄不執仇。

泛舟：

池上新開白杏花，半藏燕子半藏鴉；舡頭載酒頻呼友，夜抱蕉桐入酒家。

贈殷東皋隱士：

櫻桃花開春可憐，何處遊人不放船？却羨白頭殷處士，鷓鴣聲外獨耕田。

贈殷志伊：

一領青衫五尺鋤，日斜樹葉護茆廬；歸來濯足城邊石，曲彖牀頭讀晉書。

山居：

四面羣峯集草堂，尙餘竹木遶迴廊；莫言處士無功業，種得秋花滿地香。

看梅作：

種梅已過三百樹，月下紛紛落香雪；英雄忍作負心人，斷應難負梅花月。

澄鑒寺詠十一絕：

竹壓梅花鶴不來，呼童鋤出傍僧台；花神若解移花意，好向小春先借開。（九月過柳橋僧舍移竹裏梅花種之小閣前）

莫教荷鍾入林來，留取疏花香滿台；別後情知無百步，迢迢如隔隴頭開。（竹留梅花）
歸去衆香國裏來，瀟湘化作望鄉台；若逢驛使書堪寄，得報平安信早開。（梅花答竹）
儂出筠簞谷裏來，獨憐君立妙高台；到門看竹知誰意，不是子猷休浪開。（梅花別竹）
清風送汝出林來，獨領羣芳最上台；汝有素心儂有節，晚香珍重歲寒開。（竹送梅花）
香風冷淡月空來，清影蕭蕭獨倚台；翦取竹枝裁作笛，落梅吹散也難開。（竹怨梅花）
分攜何處夢重來，回首清陰尙滿台；有日彈琴修竹裏，爲君絃上落還開。（梅花答竹）
相依相傍此君來，綠萼仙人綠玉台；素質紅顏總非昨，巡簷却索老僧開。（竹嘲梅花）
誰向此君醫俗來，共誰嘯咏共登台；渭川千畝侯千戶，醉日知花開不開。（梅花嘲竹）
一枝春信出牆來，留伴山僧舊講台；梅有暗香吹不斷，何曾與竹兩分開。（僧爲梅解）
笑將梅竹小參來，非色非空共一臺；竹影不辭牕月冷，先生帳底有花開。（眉公爲竹解）
梅花道人一笑來，爲爾寫竹清涼臺；更添長松十萬樹，雪裏月明相對開。（眉公又爲梅竹解）

春日雨霽，同修能泛舟作

柳葉沉沉蘆筍肥，碧湖青草鷺鷥飛；桃花一樹月三天，不醉月明船不開。

試峴茶作

明月吟茶真快哉，蕙蘭叢裏帶雲開，一甄花乳非容易，常伴深山虎穴來。

題蘭竹

世人寫竹如寫帚，蘭竹紛紛又如韭；吾寫幽蘭別有神，莫教誤入樵兒手。

送孫世聲再遊虞山

歸來籬下菊花香，摘得黃柑又帶霜；夢到虞山秋未老，又籠雙鶴渡斜陽。

春天雨後

溪山雨後綠初齊，移個扁舟西更西；茶塢竹扉人不見，深松細影叫黃鸝。

夜遊烟雨樓二首

散盡遊人夜欲闌，但聞煙外落鐘殘；芙蓉半醉秋風裏，鶴在雲中月在灘。
籠香挾茗弄孤舟，不學人間姿浪遊；寂寂僧堂關夜月，一聲鐵笛水雲秋。

遊煙雨樓

秋老蘋花帖岸開，雪鷗一點夜飛來；相逢但說遊煙雨，月白何人獨上臺？

詞

漁家傲 遊吳延陵別業作

虎丘南去溪流曲，牆頭露出黃茅屋。打掃新場堆舊穀。雞犬熟，估船慣伴漁缸宿。轉個小廊松簇簇，小橋淺瀨拈修竹。好水好山綃一幅。看不足，雪花酒嬾梅花綠。

青玉案 答純父司馬

五湖傲吏山中相，又道是羲皇上。歸後人間多孟浪。金懸如斗，玉卮無當，老眼何時放？誅奸短劍平戎帳。願盼生風氣悲壯。夢裏回頭真幻妄。鷓鴣蠻曲，枕榔村釀，畫取投荒像。

點絳脣 春日同友人載妓遊泖

泖口虛無，小舟點點如飛燕。遠山難辨，又隔垂楊線。浪拍空花，欲釣心情倦。佳人倩，花枝飄散，

未許僧雛見。

點絳脣 送包彥平歸鴛湖

凍浦煙沉，荻蘆蕭瑟花如絮。雁兒成字，霜白人歸去。歲逼青陽，無計留農住。儂未知，黯然別意，殘燒

斜楊樹。

點絳脣 題孫世聲金石齋

水上人家，子雲草閣相如壁；空虛生白，雲氣封金石。經案茶床，一縷香煙織。風無力；床頭樹色，遮斷遊人屐。

避暑作

有個人家，半藏山翠楓丹裏。獨坐屏風，消受煙雨縷。檢點生平，默默常無語。何妨避暑；但思量泰山松，峨眉雪，渭川萬竹瀟湘雨。是誰共與稽阮，真爾汝。

臨江仙 讀書台卽事

婉孌北山松樹下，石根結箇岩阿。巧藏精舍恰無多；尙餘簷隙地，種竹與栽梧。高臥不須愁客至，客來野筍山蔬。一瓢濁酒儘能沽。倦時呼鶴舞，醉後倩僧扶。

清平樂 村居卽事

東墟煙綠，豈得黃茅屋。短短竹籬楊柳禿；時有鳧鷖來浴。從來拋俗，況有兒能夜讀。夢後一編閒一局；空笑世人碌碌。

一痕沙 舟中挾王六妓

記得去年穀雨，柳醮鵝黃春水；水上奏琵琶，一痕沙。
曲罷留儂歸去，家在竹西溪住；古樹挂籬花，吃新茶。

粉蝶兒 詠清明北調九首

天付吾曹；浪神仙短歌長嘯，醉糲糊批判花朝。任他風，任他雨，將花囉睨。這春光似酒難銷；肯付與落紅時，一羣啼鳥。

醉春風

紫燕貼風飛，黃鸝試雛巧。粉牆門外賣花人，一聲聲道；道穀雨新晴，禁煙乍歇，清明來到。

滿庭芳

家家祭掃；畫船容與，白馬迢遙。提壺挈榼；沿村到，難畫難描。青竹杖半挑山色，紫藤筐亂插花梢。紅衫粉面爭調笑，高呼低喚，齊渡小溪橋。

普天樂

北邙山，東陵道；英雄氣盡，松柏蕭蕭。太極兒，虛圈套；一片斜陽閑花草。到如今白骨堆高，紅顏粉銷；狐狸來吊，野鳥悲號。

折桂令

一場扯淡，滿眼蕭條；舊墳兒却翻了新墳，短蒿兒却變了長蒿。老農也難曉，把三尺白泠泠的短鋤；來擎着唐寢兒，不分茅草。漢陵兒，任意蘇樵。麥飯誰挑？椒酒誰澆？蒼兔青蠅，夜夜朝朝。

錦上花

粉塑的骷髏，十分輕俏；泥塑的皮囊，百般喧鬧。蟻穴裏，肌肉浪薰麝腦；鴉啄上，肝腸枉弄花巧。

么

牛羊眠一回，牧童睡一覺；兒孫們在那一處耍笑？七尺碑，向神前路踉蹌撲倒；龜背的文章，拈不出了。

碧玉簫

洒淚荒郊，天地總虛泡！挂劍松梢，凡聖總衰草。忒懊惱，紙錢飛，鬼憐號；風雨又飄，行人又勞；杜鵑喚道歸來好。

鷺鷥煞

彈丸世界多煩惱，轉輻心地多顛倒；名利何時了？隙中駒，夢中鹿，空中鳥。恨只恨聖賢拘緊的急，造化提戲的巧。一坯土，忽忽草草，空博得滿地桃花紅，零星沒人掃。

右余作北曲，每於花影月陰時，自歌自飲。梁伯龍云：「老子見之，當低首攢眉，不獨喚醒俗兒醉夢也。」

步步嬌

遙憶去年橋上，會上多少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

醉春風 題小濤扇頭紅梅

道是桃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曾記曾記！恰似小濤初醉。

點絳脣 暮春同仲文振之過悟宗上人山寮題壁

春草如雲，夜來繡出生公石；鳥啼山寂，送盡遊人屐。有一沙彌，獨掩毗耶室。茶煙碧；峯頭月出，床上松花白。

松下樂 和張伯雨

年來何事太清涼？跳出鈎人名利場。滿園林竹樹，紛紛長；舉杯時，細草斜陽。掃蒼苔，拂白石，說一
餉逍遙話，供一爐清淨香。要眠時，藤枕繩床。

陳眉公全集 卷五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敍

米襄陽志林敍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備，嘗發意排續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輒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醜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余惟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憚檢括，沓拖拉攤，沾沾藉米顛氏爲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一以董巨爲師，詩文不多見，顧崖絕魁壘，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跌宕文史，品評翰墨。而公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淨名海嶽，自王謝顧陸真蹟，以至摩詰玉璽金題，幾埒祕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至褻職，然潔疾淫，性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略以意行，絕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敕寫黃庭寫御屏，奮毫振袖，酣叫淋漓，天子爲捲簾動色，撤賜酒果文具，甚則僂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屈挫。寄人尺牘，寫至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始不墮狡獪。嗚呼！米

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敷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筆，滑稽談笑遊戲殿廷，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於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芾，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范忠宣公全集序代

昔韓忠獻之稱范文正也，文武兼備，乃靖王室。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其言格而未行，而行而復格者，凡十四五。世莫不咨嗟嘆惜，甚則委天之不克，盡究其用。及讀忠宣集，而後知文正生平未了之事，蓋忠宣補之也。文正集傳者寥寥，而忠宣則有皓首經生，不及一見者；松司理毛君合梓之，遂成完書。余卒業反覆，嘆曰：「文正忠宣皆名臣，第所遭有難易耳。」慶歷中四賢一不肖，而元佑執政八人，奸邪居半，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慶歷勇于進善，而元佑勇于去惡，慶歷無法可更，元佑更而議法，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一忤夷簡，再忤夏悚，然較之蔡確蔡卞章惇邢恕，何如哉？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論劉后，不過御政受朝，忠宣抗言，皆宣仁高太后垂簾廢立之事，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當仁宗景祐之初，而忠宣再召，當徽宗建中之始，治亂首尾，實霄天淵，則文正易而忠宣難。嗚呼！忠宣所遭之難如此，及讀其箋表與夫竄謫流離之詩，意簡而韻淡，語和而氣平，有詩人溫柔敦厚之氣，而無俳人怨士俏岸對獨，不得志之意，此真古之有道君子也。忠宣初孕時，其母夢兒自月中下，以衣裾承之，明日得公。既就學，夜坐帳中，帳頂如墨。其後賦汝水篇，讀者已卜公爲公輔器矣。公生而受文正

之訓，長復與孫秦山石徂徠友善。既入朝，司馬君實、蘇子由、劉元城、韓持國皆相與倡和，及議論古今成敗得失，公卽不執政，當儼然爲一代儒家。况其出持使節，入踐諫垣，詞章彪炳，不愧文正之將相者乎？宋時幹盡者，張魏公有敬夫，文正有忠宣，然魏公不可無敬夫，而忠宣不必有文正，則爲文正易，爲忠宣又難也。余撫吳中，謁義澤書院，恨文正忠宣集不廣行海內。今幸毛君克成全書，故序之簡端，且以望世之爲人子者。

三才圖會序

學憲洪洲王公，與其仲子太學君思義，博討羣書，纂三才圖會以問序。陳子曰：「甚哉！王公父子之嗜學也。」古之學者，左有圖，右有書，圖者書之精神也。自龜龍見而河洛興，河洛興，倉頡造書，史皇制畫，圖與書相附而行。周官教國子字學，首曰象形，形不能盡，而後諧聲，會意指事，轉注假借之法，助之。書者所以濟圖之窮，圖譜絕而三才之理無所考，雖有書與矇瞽等耳。是故圖鐘鼎而燭神姦，圖旗章而昭軌物，圖幽風而知稼穡之艱難，圖王會而見蠻夷之率服，圖引裾鎖諫以勸忠，圖凌煙麟閣以志報，講學圖文翁之壁，禁酒圖妲己之屏，張牧寫成，郡周公禮殿，王右軍恨不見之，戴逵繪南都賦，范宣曰：「畫之有益如是。」甚則五經皆有圖像，如唐一行之圖大衍，成伯璵之圖毛詩，嚴彭祖張傑之圖春秋，夏侯伏明梁正之圖三禮，郭璞之圖爾雅，韋表微之圖九經，以至兵刑算數，井田鹵簿，喪服鄉飲鬼神藝術之類，莫不毫髮畢具，燦然可觀。圖譜之學，厥惟重哉。後世帝王將相，藏於禁府館庫者，非不克棟委地，然書存而圖亡者多矣。余嘗嘆息而深維其故。漢初典籍無紀，自中壘創意，中括分

爲七略，收書而不收圖，一厄也。武帝置祕閣以聚圖書，明帝別開畫室，董卓之亂，軍人裂縑布爲帷囊以去，二厄也。梁太子綱數夢秦始皇，更欲焚天下書，侯景于謹高善寶相繼焚劫，圖籍二十四萬餘，悉化灰燼，三厄也。陳之圖史，隋得之，隋之圖書，唐得之，一覆于揚州，一沒于砥柱，四厄也。劉裕楊堅，惡符命讖諱之書，凡有圖者，皆指爲圖讖，發使四出搜焚之，爲吏糾者至死，五厄也。徽欽建繼古博古尙古等閣，錄所藏大小禮器，哀至萬餘，南渡而後，象尊牛鼎，龍甕雁鏡，悉輦虜地，卽高宗好寫五經，宣付畫院補圖，而所圖幾何哉？六厄也。王濬平吳，應詹破蜀，皇甫眞之定新都，辛術之克淮郡，不取秋毫，但收圖籍，此曹好文，甯可多得，卒付之搶攘狼藉而已，七厄也。任宏王儉之圖譜，阮孝緒散而歸之雜部，已自可恨，然總計內外篇，當存圖八百七十餘卷，鄭樵去古雖逃，通志所記，亦不下二百三十二圖，經勝國而胡與漢文字不相知，八厄也。吾朝藏書，遠遜蓬山，近亦不及宣和，幸賴累葉以來，神聖當乾，奎壁無恙，祕文逸典，次第出，而所謂圖者，寥寥十不得一焉。此王公三才圖會之所由作歟？夫經天緯地，治人儒者之能事，得是圖而後書與事，皆有所貫穿根抵。如明醫之洞見五臟，大將之布按六花，凡所以行變化而通鬼神者，于是乎在。卽使絲繡平原，金鑄少伯，米狀山川，管窺星緯，豈若一披圖而博覽之爲快哉！昔張華問以建章宮制度，千門萬戶，陳引無遺，武平問以魯鄭族系，三相七穆，應對如響。余嘗疑史書或無是事，及觀此圖，乃知王公去古人未遠，且喜王氏之有歆向父子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藏說小萃序

藏說小萃者，江陰李貫之所集本鄉說部凡七家。如湯大理之公餘日錄，張司訓之宦遊紀聞，張

學士之水南翰記。朱太學之存餘堂詩話。徐山人之暖姝由筆。汴遊錄。唐貢士之延州筆記。而其祖戒庵老人漫筆皆附焉。貫之刻既成。輕舟五百里。問序于余。余惟海內藏書之家。百不得一。卽有之。非卷帙浩大。則多收宋刻。以角墨楮之精好而已。其實皆耳目所恆及也。書之難難在說部。余猶記吾鄉陸學士儼山。何待詔柘湖。徐明府長谷。張憲幕王屋。皆富于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說。與吳門文沈都祝諸先生往來。每相見。首問近得何書。各出笥祕。互相傳寫。丹鉛塗乙。屹屹不去手。其架上芸裏緇襲。幾及萬籤。率類是而經史子集不與焉。經史子集。譬諸梁肉。讀者習爲故常。而天廚禁饈。異方雜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則說部是也。第小說所載。其中多觸而少諱。子孫之賢者。局錮不敢行。而不肖者。睥然如坐雲霧中。不解祖父撰述爲何語。間有詣門而求之。彼且狡獪掩匿。詫以十襲之藏。邀以千金之享。轉展一二傳。而皆已化爲鼠壤蠹夾中物。或轉授灶下婦。截翦機材。甚則付酒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耳。李貫之有道士也。孝友忠信。沉深讀書。獨能收合先輩之遺編。補殘訂訛。不惜餘力。頓使延陵諸君子之風流標格。亡之子孫而傳之君手。其亦有功於鄉之文獻矣。當今好古者。若不見嘉。則蓬山三館四庫之藏。而訪書之使。如漢之謁者。各道御史。皆無專命。則搜求隱籍。不得不屬之二三弘覽博物君子。貫之非其人哉。貫之祖戒庵老人。好著書。垂九十不少衰。而貫之又善繩祖武。正如談遷。世爲史官。向歆校讎。天祿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令其弘覽博物。代有本原。非世之剽竊家。可同日論也。若使做貫之例。推而廣之。鄭澹際所謂因代而求。因人而求。因地而求者。其他盡在乎。是他日異書輻輳四面出。史臣且將籍手焉。毋獨以延陵一鄉之文獻求之乎。

姚叔信先生詩集序

余讀青蛾居士詩，旣已序而傳之。居士，姚叔信先生之女孫也。已欲訪讀叔信先生集，其孫爾肅出之。襲錦中爲一奏，余始知姚氏子孫之騷雅。蓋自先生始。先生當時倡和者，皇甫子循、豐存禮、周公瑕、文休承、項子瞻、戚希仲、吳少君、六、七人。此一時詩壇之老耆宿也。先生與子循輩，皆已物化。其碩果不食者，僅一金華吳少君。在少君如病援警鶴，不與世相馴。而少年走名之士，喜躡朱門，亦遂不復物色之。今支離蕭寺旁，與破瓢短杖相語而已。少君每謂余：「秀水有姚叔信者，真詩人也。今老死，其人不可得。」余聞少君語，退而按先生之詩，清真恬和，溫雋安雅，其唐人之矩矱哉。三唐姚氏，最以詩名者，惟姚合與鵠而已。以合之閒居二十首，鵠之緜州諸篇，置叔信集中，莫辨也。先生詩獨詣深解，可以肩隨古人。旁睨時哲，乃掩仰藏匿，不肯噪目前區區尺寸之名。至爾肅出，始能爲先生名。姚氏一家言人之不可無賢子若孫如此。吳少君無子而鬚髮尙在，故錢懋趙汝師尙能梓其詩以傳。如周公瑕八十而後無聞，度生平著作，非并入筆冢，便作泰山無字碑矣。可嘆哉！余以是益重爾肅之能不忘其祖也，爲序之以告詩人之有後者。

川上集序

敬陽先生旣成進士，特爲海忠介公疏劾言者，出爲南陽教授。久之擢禮部郎，則又極諫皇上闕失。又以東事彈論當路三大僚，直聲震天下。請告退居十餘年，間作制科文字，日課羣兒及遠近門生輩，無他嗜也。夫經生末第時，得失燒中，商徵換聽，仰寄鼻息於主司，俯循步趨於時彥，卽高才宿學，往往轉喉觸嗔，百不吐胸中之一。惟林居士大夫，不忘本業，又能不諱臨文，則雖含毫戲游，而實有與古

聖賢意旨相發明者。若敬陽先生是已。先生心事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故其文光華洞達。而絕纖翳之累。遇事敢發。如黃河無返勢。雷霆無還聲。故其文剛大而有餘氣。清虛絕俗。如無瑕之璧。辟塵之犀。故其文純雅高潔。使人不敢以褻視。好別是非。君子小人不遺力。如鏡在空。如劍斷髮。故其文議論濯濯。條理精明。而不亂。憐才獎士。急難解紛。遑遑惟恐失之。如春生等於秋殺。故其文宛轉綿麗。嬌花嫩草。無所不有。蓋嘗論之。讀先生之文。即使白首應甲乙科。又應童子科。度所向無前。若進而與之談。及考其行事。則古所謂魁梧大人君子者。當不肯屑屑爲此經生語。而予獨於神情間求之。其人與文真一一皆相肖。夫至於人文相肖。而後知先生非苟爲言者也。豈惟言哉。盛德大言。在其中矣。慕先生者。請卽於是編求之。

屯雲居寤言序

余草堂多在九峯間。鹿車魚舫。獨往獨來。間挈一二逋客自隨。往往以事逸去。客笑曰：「安得武陵源。朱陳村。鷄犬花木。耕釣婚嫁。至死不出鄉耶？」余曰：「寧望是。是山數里內。倘有高流韻人。翦茆椒。築岩戶。絃誦詠歌。而余得負琴腰笛而從之。不勝許由東家隣乎？」孝子沈報余曰：「張伯復先生。近且經始細林。斧石而鷺嶺出。鑿路而鳥道見。不風而濤。松有萬章。不速而至。峯有數點。台可捫。月溪可釣。雪。它橘。柚。花。藥。叢篠。偉籐。四面輔之。堂垂成。而鄰父老來觀者。嘆息曰：「不意王屋張公舊遊。而今果俎豆於此。」公而有靈。鹿窩鷓館。月潭雲洞。庶其曳杖而來斯乎？」余聞而大喜。迫往視狀。如孝子言。而至奇更有不盡吐者。得伯復子襄子念父子之記。若詩。而山之奇始無憾。自古祖孫文士。惟謝

玄之於靈運，杜審言之於子美，不聞子而孫，孫而又孫者。組繡煙霞，點繪泉石，一家麗藻，將與簡文古碣，素雲仙峴，共傳於無窮。而余亦得往來此中，所謂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今且實允蹈之。第未省武陵朱陳，曾有此素心兩人不。

鄒公履稿序

吾松峯九，僕得其四，縛茅種樹，弦歌其中，與一二野衲逸民，共結人外之遊，高座授經，非余好也。然又不欲爲矯分抗情門外履至，輒便引內，間日流連，如所謂斗酒相娛樂，奇文共欣賞，此語僕誠有之。往歲鄒公履來訪，以文奏余，余灰心此道久矣，讀之不覺橫挑伎倆，蒲團之上，眉舞肉飛，噫君之文，乃能奪我乎？夫越石却胡，劉根召鬼，此以聲奪也。趙娣入宮，邢夫人望而泣下，此以色奪也。漢徙新豐市，不失尺寸，卽鷄犬亦認識其家，此以格奪也。謝玄以八千人當符堅九十萬之衆，楊玄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此以氣奪也。高孝珩鳩避畫鷹，黃荃鷹掣畫雉，李伯時寫殺一川花馬，此以精奪也。又其至者，如魯陽揮日，錢鏐射潮，神仙奪陰陽之數，忠臣孝子奪君父之心，變化窮極，不離方寸，而況區區文章之小技乎？公履筆有口，文有膽，江東之才，無出其右。而又沐浴于家學珠玉之淵，其文聲香味色，與夫格調神情，種種奇幻，殆不可以知知識識者。卽不佞灰心道人讀之，且無所不奪，則其能奪主司之鑒與造物之權可知。僕傍觀人，當自不妄，無已請質之君家學憲先生。

秦稅紀序

御史持國余公，在台中鉗勒諸璫甚法，皆莊憚御史。御史巡關中，關中稅者梁先聲攝之膽落矣。曰：「是嘗以司薪索小黃門者，是常案某養子某奴者，是嘗械四方進金亡命兒者。」于是欲詭中公禍，無短長，則陰結左右，置蠱潛毒。公發其奸，嘔惡血，蠟蠱如菽者百餘，數昏瞽欲死，得不死。公之子震伯見公疏，日夜泣，挺劍躍馬，欲執仇西入秦，交遊遮止之，不果行。因慷慨作志感詩，未幾，聞梁璫撤回，又作志喜詩，詩不能盡者，盡載之。先後記中，讀之悲憤交集，涕笑橫下，真忠臣孝子之志哉。嗟乎！執法如御史，幸而勝爲公，不勝爲膺爲滂，爲浮爲球，大則五屬，小則髡鉗輸右校耳。勝則震伯幸爲子，不勝非斬仇祭墓，則含笑詣獄，豈肯出龍氏娥、繡氏玉兒、女子下哉？賴天子神聖，臣不死難，子不死仇，戰勝而肥，發之歌詠。卽日御史西秦還，出此讀之，父子相向抱持泣，更不知掬幾斗淚洗面也。震伯神用清審，志氣貞立，三十時從京師短衣單綰，尋師秀州，匹騎走三千里風雪中，津史不知爲御史兒，此可以觀震伯矣。震伯讀書破萬卷，文章如排山倒岳，要自奇男子，細事不具論。

秦稅紀再序

余讀易後，萬事灰心久矣，爲震伯題此，得無陳元龍豪氣不除耶？雖然，龐娥爲父執仇，申屠蟠十五歲上書外黃，合頌其孝義，蟠處士也，而少年意氣遂如此，余何忍當震伯而失之。震伯曰：「某曩者不聽諸君言，脫身往何若？」余曰：「蠱之六四爻有之，裕父之蠱往吝，象曰：往未得也。」震伯曰：「然則今日何若？」余曰：「蠱之六五爻有之，幹父之蠱用譽，孝子討仇，志雖未行，而譽章矣。御史傷於蠱，卽以蠱卦爲震伯一洗胸中之忿，忿可乎？」震伯笑曰：「善，請更記之。」

聞雁齋筆談序

六經之支流餘裔，散而爲九家；自稗官出而九家之散者始合，蓋其說靡所不載故也。小說獨盛於唐，唐科額歲一舉行，才子下第，白首滯長安，不得歸，則與四方同侶，架空成文，以此磨耗壯心，而蕩滌旅况，故其文恍惚弔詭，多不經，而宋之士大夫獨不然，家居退閒，往往能稱說朝家故實，及交遊名賢之言行，而籍記之，有國史漏而野史獨詳者。王荊公云：「不讀小說，不知天下大體。」非虛語也。宋太平興國間，既得各國圖籍，降王諸臣，或修怨言，於是收置館閣，給賜筆札麈尾，使之編纂羣書。比時總計古今小說筆記，得一千六百九十餘種。吾朝文集孤行，而野史獨拙，惟楊用修王元美兩先生說部，最爲宏肆辨博，而文亦雅馴，餘不能望宋，而况唐與六朝諸君子乎？比得吾友張元長氏聞雁齋筆談，其流便爾雅，似子瞻，而物情名理，往往與甘言冷語相錯而出，劉義慶段成式所不恆見也。元長貧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買書而好讀異書，老不能徇世而好經世，蓋古者狷俠之流，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豈特奄有九家而已哉？

臥遊清福編序

俞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蘇，絃歌之暇，手纂臥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冠劍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實否否。夫王公大人之遊，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蹕，問俗褰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腰鑷負錘而前導之，能使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若

蓬翟逸民，不過三尺筇，與一輛屐耳。歷覽幾何，而辱之曰：「遊則不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迹。」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心，空青純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臥遊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遊之難，我知之矣。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孫岩虎窟，蛟穴鼉宮，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休鷗啼，非有膽智者不能遊。棧腐梯殘，葛枯蘿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遊。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拄，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諸遊具矣，而糾於俗務，頓於老病，左於非時，甚則與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遊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遊之難也。非遊之難也，難於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住，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卽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況山川又何况遊者？嘗試訪古今遊客姓氏於仆碑斷礎中，野艸夕陽，冥冥漠漠，而幸有一二記遊尙在，則昔人涵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一巢，壺公一壺，共縮而遊之。几上比之王玄仲舉煙爲信，韓昌黎慟哭絕書，誣爲勞逸哉？是編也，無問隱君子與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詩經註疏大全集序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卽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

於馬融，融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士，泚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留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醕酢之間，鄭伯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艸乎太叔，不賦，褰裳乎子柳，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籜兮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庭，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邶鄘衛鄭皆在也，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鹵詩也，今以爲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爲風，三、四、五章與六章之半爲雅，又割六章之半與七、八兩章爲頌，其說蓋祖於周禮之幽雅鹵頌而設也。一鹵詩如此，而他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爲子夏，范蔚宗指爲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序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序雖不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掇擊小序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二、五爻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垂東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經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今且調一人之舌，而約束曩時十五國之韻，其齟口者，盲師僧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韻之韻，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也，况陰陽禮樂艸木魚禽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墨，而附會於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已乎？吾友陶逸則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盞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地，魚龍窟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以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詩至註疏而漢唐具矣，大全而宋具矣，陶子簸汰繁冗而衷

出之。小羣渙，大羣合，洗發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外，簡者可思，精者可傳，余讀之而疑去十五。凡重經術者，所必不廢也，不特詩人之解頤而已。是爲序。

■ 栖真志序

余性好山水，旣不能如焦先、孫登、露寢窟居；又不欲如戴逵、陶宏景、鄒氏、辦百萬資，梁武起第，月給茯苓白蜜；但于九峯間，披剔岩窟，發除榛莽，結艸堂藥室以居，牀頭惟老易及栖真志而已。栖真志者，孝廉、夏茂卿先生所撰，大約品裁類劉子政之高士列仙，而精微雋潔，又酷類臨川新語。讀之，使人心魂洗刷，眉肉飛舞，恍然振衣解帶，挾我於罡風灑氣之上矣。先生束髮負大志，精綜三氏之書，筆端寸膚，能化霖雨。顧久謝春官，不上閉戶著述，儻然抗域外之思，俯仰吟嘯，神仙耶？處士耶？其英雄之退步耶？吾不得而思焉！自古英雄玩世者，進則圖像麒麟，退則問盟猿鶴，青山無恙，丹簡尙虛。上之如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無論已；次則希夷子，無名公，其得易再深，其霸王經世之略甚具，能悉斂生平之豪氣，雄心栖洛陽華山以老，蓋神仙處士皆半之。茂卿先生，非其人歟？余退士無所知識，僅以丘壑煙雲自驕，而先生屬以栖真志序，正如從捕魚人問武陵源，知有鷄犬桃花而已；居者之爲秦爲晉，爲仙爲隱，漁父不知也。

■ 武則天刪僞經自序

余於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抄，旣已序而藏之矣。已於嶽字函得隋衆經目錄五卷，宗字函又得隋

衆經目錄六卷，泰字函又得則天氏刊定衆經目錄十卷，而僞經之目附焉。夫月印印水，水水相同；心印印經，經經相似。今前寫後譯，私增僞減，蘭艸混於束薪，鳳鳥雜於鳴鳩，是非頗謬，一至此乎？然而且有疑焉。武曩佛氏之所訶也。戕殺國母及君之子三人，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勝紀。犯佛之殺戒者一，改旂幟，易服色，更廟號，窺竊昭陵之神器，幾至不祀。犯佛之盜戒者二，鶉鵲聚塵，穢德章露，北門出入，非至白馬寺主蓮花六郎而已也。犯佛之謠戒者三。武氏既不知有戒，又烏知有經？雖建佛造寺，自敕爲金輪皇帝，吾恐當時刊定者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大抵武氏以蛇虺性，現乾闥婆形，以羅刹心，作比丘尼施，此亦無足怪。而余獨怪隋文帝與唐文皇，皆以振世之威，而獨委心帖膝於黃面老子，是豈有宿本耶？隋文帝嘗云：「朕興由佛法，而好合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少時在寺，至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尼所抱子，那羅延也。」唐文皇亦輪王十善化世者也。隋智周等賫梵經自西域還，敕付有司，選人翻譯，帝且親爲撰序。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金琉璃瓶，侍者二人，薰陸香百二十斤，分道送往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大衆，共以幢蓋台輦，種種音樂，供養圍遶。而唐裝大師抵闕，賓大林，以至麴闍國，與胡商八十八，渡統伽河，至中天竺，窮探大乘，以象馬馳還。文皇迎見於儀鸞殿，敕入弘福寺，譯經。經成，宣賜九道總管，又賜寶剃刀百金磨，立等慈寺於鄭州，破劉黑闥，立昭福寺於洛州，並官給供度。敕虞世南、李伯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等，分撰新寺碑誌。當時經獅、律、虎，及一切天龍象，聯瓢接錫於法官殿廷之間；而二祖之慧可，四祖之道信，天台之智者，三藏之玄奘，尤爲崑特宗旨，明教乘普，皆其力也。嘻！盛矣哉！隋唐之間，經最顯，海內最太平，而幽靈變幻之迹，亦時時足以憾王。

公而怖士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鬚三十六莖，道遜之柩，五百異花，遶屍而生，長可一二尺許。隋文與后每食從齒下得舍利，以銀盃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化二，凡得十九粒，多放光明。卽唐文皇行方等悔法，見光明中有七佛現。是今古今書史之所不載，而震旦國中之所罕習者。此事一二傳先朝宮監，必尙能言之。而武氏攝於異聞，且當破毀三戒之後，又數見王后蕭淑奴鬼物爲祟，如死時狀，避居洛陽，不敢歸長安。蓋妖狐之精爽，至是亦老且耗矣。日暮途遠，計無復之度，所以懺宿垢，脫重愆，當有甚於二帝者。此紛紛經像之所由造歟？乃知二帝以英雄作佛事，猶有屠沽擲刀之意，故名緇出而與之造。若武氏非兒女子之昵昵香火情，則野姑村媪之膜拜禳祝者耳。且掖庭有懷義僧，而大德芘蔭，其肯擁花座而翻貝葉之文乎哉？吾故疑曰：「武周刊定之諸經，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卽使果僞，猶不失東西晉及六朝筆。惜哉！悉舉而汰之，令後世無以見其短長。邢子才云：「校書思訛字，亦是一適。」蘇長公愛談鬼神，強謂人曰：「汝試妄言，而吾妄聽之。」此吾所以猶致惜于武周刊定之僞經也。雖然，存其目可也。

建文朝野彙編序代

自古天下之最重者，莫如綱常；此必君與臣相與主持，而羽翼之，而後世道人心咸有賴焉。叔方少從先人之訓，每覽往記忠臣義士，輒正襟相對，感愴歎歎，願爲之執鞭而不可得。少長幸以柱下，忝侍聖朝，嘗以建文仗節諸臣，請諡請祠，請修治塚墓，請恤錄子孫，而交遊姻黨之波及，以世世編成者，請一體赦宥。蒙皇上俯採末議，特賜允行，蓋萬歷甲申之十二年也。近者詔修正史，言臣亦以建文爲

請。皇上許復年號，并綴其事於洪武之末；噓枯吹生，繼志述事，一舉而帝王之仁孝備矣。叔方踰伏田野，無所報稱，因鑿槩建文君臣遺事，以竟初志。凡朝政日繫，月繫歲，令次第可考，曰遜國編年。臣義絕者削不書，死與去者則書之，而官闈亦附焉。曰報國列傳。聞見相沿，而是非真訛，復相半者，曰建文傳疑。列聖之詔旨，與諸臣之章疏，業已鑿鑿見諸施行，而事始大著白矣。曰建文定論。以上雖出鄙臆，而不敢增損一字，進減一辭。總名之曰建文朝野彙編。昔高皇帝既定胡服，遂命宋濂王禕等纂修元史。元將福壽戰沒，救以崇祀，諡以忠肅，擢其子爲太僕少卿。聖祖培植不三、四十年，而死國者，項背相望，豈非風厲之明驗歟？夫元史且修，何況建文？元臣且旌，何況諸君子？此叔方是編之所由彙也。緬惟文皇帝入繼大統，黨禁嚴迫，凡係諸臣手蹟，卽零星片札，悉投水火中，惟恐告訐搜捕之踵及，故其事十無一存。賴有好義之士，私識而祕藏之，禁解以後，稍稍始言革除事。然聞金川失守，卽御史給舍純城死者四十餘人，北平省屬州縣長吏棄官去者二百一十九人，其他轉相株蔓，且竄且死者，又不勝紀。是皆泯泯無傳，惜哉！姓名之傳，止此而已。所以然者，諸君子子孫甚微，當年之史筆甚諱，後世之探奇弔古，訪求其故聞，而搜揚其風節者，人又若以爲甚冷甚迂，而不知開闢以來，未絕之綱常，實續於此。愚以是不揣拙鈍，不憚綴瑣，凡國家之掌故，郡縣之記牒，以及山經地志，崖經塚刻之屬，或檢一事而反覆他篇，或覈一人而流連竟帙，或重複以證其蹟之同，或互見以求其理之近，如是者三年，而此書始成。竊嘗私幸革朝去今，雖二百餘載，其因革損益之故，歷歷尙在目前。忠賢雖死，而一腔熱血，十族遊魂，上可與夷齊爭光，下可與田橫比烈。其混蹟緇黃，埋名傭販，賣卜絕域，痛哭深村，斯亦殷頑氏晉處士之伯仲已。大抵天子之主持綱常，在爵賞祭贈，恤錄褒異，而表章之，以已往將勸來，上之事也。

臣子之羽翼綱常在筆札，進則疏請之於朝，退則裒集之於書；以空言作實忠，下之事也。叔方有仰止之念，而又幸逢聖明不諱之朝，於義無隱。則一切纂述，必使無負於諸君子，使諸君子之心迹，亦曉然無負於天下國家，而後庶爲全史。不然，當時之忠骸義骨，老人女子，猶能竊而負之，孤猿猶能泣而守之。今區區僅一空姓名耳，若不爲之收拾就緒，死者無所表見，而弔古者無所考衷，精爽銷沉，英風黯澹。此豈獎頑激貪，發幽闡潛之初志哉？用勒是編，以竟末議。他如叔方前疏所請，諡未及盡錫，祠未及盡建，子孫未及盡錄，親故之編成籍者，未及盡除，幸惟聖明，實始終之，并以俟後之君子。

建文朝野彙編序

余少讀史，至革除之際，不數行輒涕洟不禁。往過嘉興屠侍御，以建文朝野彙編若干卷示余，余爲參互校訂之，嘆曰：「侍御何志之悲，而慮之深也！」蓋自由治世之史直，治而非治之史亦直，亂世之史諱，非亂而亂之史亦諱，革除之時之泯泯也，後世諸君子之撫拾也，與夫侍御之檢括而參合也。治耶？亂耶！可以觀世焉。吾嘗怪武王克殷，御倒戈之衆，猶諄諄告語，指天誓鬼，以明心之無他。而漢高帝剖符封功臣時，天下已大定矣，顧不能不紆意于雍齒。蓋天下之羣力羣策可屈，而匹夫匹婦之疑不可以少蓄如此。乃革除之政，顧獨以重典刑亂國，與先代異道而同治。意者國不易姓，市不易肆，襲高皇帝之餘威，董震壓之時，有或然當然者歟？而當時執筆者，顧恍焉，遂欲以一時之詔心，抹煞千古諸凡可悲可涕之事，悉輟而不錄。曾幾何時，刀鋸尙暖，箕裘宴然，而弔湘哀楚之詞，已充扱踰溢如此。而千百世以下，遼遠不可知之人，展轉口耳之外，又當何如也？嗟乎尙忍言哉！故與其使仇詛吾親，不

若及我子孫，得引咎以謝焉。滅曲直不載，不若直陳其狀，而微示以無可增加也。斥野史爲盡訛，不如互述其異同，而明見其不必盡情實也。然則侍御之直也，乃所以善行其諱歟？大哉文皇帝之詔也！革除諸臣，且儼然賜之祠額矣。而議者尤有憾曰：「建文之不備史也，不復號也，於綱常闕焉。」夫綱常者，萬古之綱常，寧以區區廢置爲定闕？吾第患其久闕而乍完，水奔弦激，其所傷尤有大於備史復號者也。則聖子神孫，豫爲之計，以殺人心之不平，而闕後世之橫口，是亦繼述之善者也。

皇明世說新語序

昔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唐江州潯陽縣主簿劉肅倣之，爲唐世說；吾明翰林院孔目何良俊自唐宋以後，博采及於宋元爲語林，而皇明闕如也。吾友李節之，性好異書，自國史郡史家史，以至山鵠冢刻，及稗官言，無不綜覽。因援臨川義例，排纂皇明世說。既成，乞序陳子。陳子讀而異之，曰：「是書也，節之有數難焉。晉以清言爲宗，宋儒謫之以爲江左難端。吾朝懲咽已久，士大夫無可着塵尾處，卽有之，支許王謝安在，則甚難。郡國官師名姓位號，無一雅馴者，則甚難。二百年中，凡可笑可涕，可駭可愕，可思可記者，代不數人，人不數事，則甚難。臨川雅好文翰，名士湊集，所著有典叙，有集，有徐州先賢傳，非止世說而已。今節之撰自獨創，能召陸屢，何長瑜鮑昭諸幕客爲助乎？則甚難。劉孝標之注世說，分引奧籍，皆出正史外，其見於高嗣孫緯略者，凡一百八十八種，則臨川所藏，又可知矣。節之藏書幾何？則甚難。臨川宗室之表，以平西將軍都督荊州，知開府儀同三司，最爲文帝所愛重，授簡傳餐，物力饒裕，而節之才且貧，尙兀兀困諸生間，則甚難。雖然，假若畏其難，懷不敢出，則吾朝之風流文采，將

遂化爲子虛，亡是公而已乎？大抵著書如交友，其始也難合，則其後也必久全。吾許節之必傳者以此。節之嘆曰：「甚矣眉公之知我也。吾雖不能上擬臨川氏，然以視唐世說則加雋，以視語林有宋元而無皇明則加廣。劉何二公而在，度必點首以鼎足許我。」余曰：「然請序而著君之所難，以告峻求於君者。」

唐道徵文序

唐道徵性地孤直，面目嚴冷，自讀書掩戶海外，斤斤如也。故其文恬靜貞潔，有吉人之風焉。如其人矣。既舉廷試第一人，海內有欲行道徵文者，于是唐子問序于陳子。陳子曰：「唐子志士也，而猶欲以文行者，何也？」唐子曰：「爾不見瓦石之在地乎？小兒羣戲，或削以爲棋，或累以爲塔。老人長者過而見之，則笑其穉且鄙。然方其爲棋與塔也，小兒其忍遽釋之乎？以小兒之耳目手足，悉縮而聚于瓦石之上，則瓦石尊矣。吾非欲尊吾文也，吾將以吾文爲棋爲塔，相與兒戲焉，何不可也？至于日暮羣散，一笑而已。又至於升冠戴弁，不習兒弄，儼然如老人長者，思之亦不過一笑而已。吾又將以吾文與天下爲棋爲塔，相與兒戲焉。以公此一笑，何不可也。」陳子聞之曰：「有是哉！唐子之言也。其言幻，故其文亦幻；吾乃知唐子之視富貴，必以浮雲相命者也。雖然，天下國家，非瓦石也。異日由狀元作宰相，執虛捧盈，若爲棋爲塔，惴惴然惟傾仆之是懼也，則幾矣。不然，吾懼小兒之攘袂而笑子之後也。」唐子曰：「善，請以序我文，以代紳語。」

王節婦完節編序

蓋聞易著從一之爻，詩詠靡他之詩。或剋面引鏡，或斲耳用力；或斷髮告誠，或截鼻見旨。誘之吉士，而蘭茝不改其勞；說以大人，而薑桂彌植其性。啾嚶涕泣，豈惟行洛傷神；慷慨從容，直使閨房砥節。厥有袁氏，實嗣徽音。袁氏者，司徒俞廷之女，茂才王賓之妻也。齟齬柔嘉，弱笄婉孌。博綜師氏之訓，柏動符女史之箴。叶吉鳳占，通名雁幣。采蘋采藻，奉君子之清塵；鼓瑟鼓琴，得大家之雅度。千秋信誓，松柏結爲同心；二豎見殃，芙蓉損其並蒂。含啼掩抑，顧影低迷；首似蓬飛，心逾荼苦。玉韉施而不御，錦帶委以下垂。虫挂明璫，塵栖綦履。炀坐膝登之側，減餐總帳之旁。無意人間，願從地下。宗親曲爲勸解，死生幸緩須臾。或趙氏之孤可存，則若敖之鬼未餒。何期兩嗣連作下殤，龍劍入津，雌雄拆偶。螭環斷珎，子母分飛。恨鷓鴣之太殘，嗟螟蛉之空祝。心灰意迄，淚碧腸枯。鬼伯侵尋，司令無主。嗚呼痛哉！昔阮瑀沒而魏文悼其嫠婦，任咸逝而潘岳哭其寡妻。然而穉女始孩，羣兒滿眼。非若隻鸞單鵠，驟分破鏡之中。兼之一卵二雛，復攪覆巢之下。伊誰舉案，若個牽衣。慘旣非常，命亦隨盡。倘使邦君舉旌廬之典，天子頒表墓之書。幼婦摛辭，貞姑賜號。流傳青史，應知骨有餘香。相見黃泉，畢竟面無慚色。敢鑄琰琬，以俟丹青。

趙無聲全集序

唐婉兒從帳殿樓上，品羣臣應制詩，紙落如飛。沈宋退而心服其鑒。郭汾陽子曖，集名士賞詠，昇平公主幃而觀之。李端探有佳句，內酬以異錦駿馬。余嘗笑爾時詩有定價，如此後世以經義取士，士嘔心枯髯，畢意於公車業，往往有技成而勿奏者，豈衡文家反出兒女子下哉！曰不然，文患不真耳。苟

真矣，譬如書法名畫，好古者望而見之，氣奪心死。又如照膽之鏡，吹毛之劍，神姦避，罔兩伏，則精彩相逼之極也。而何況於文？趙無聲者，當湖之奇士也，余雅知其品落落，與古人爲曹耦，而未識其人。至是從燕邸以文見示，且屬其子千里外乞序于予。予讀無聲文，所謂迷言、質言、易言者，深乎秋虫之蟄也，悠乎春絲之揚也；淡乎黃鐘之律也，迅乎馬駒之禪也；激乎孫真人之嘯也，秩秩乎王良之御，周官之禮樂也。文至於此，習者不覺而讀者覺之，卽讀者不覺而文之精彩迫而覺之。古者馬仰秣，魚出聽，鷄解僧爽之經，石點生公之法，皆是物也。由此而推，律呂不足以格人鬼，則聲氣未通也；陶冶不足以範金土，則火力未透也；技不足以動主司，取高第，則文章之精采未真也。吾不知文，吾知以趙君爲證而已。或曰：「子之持論固也，是不有命歟？」余笑曰：「黃葉止小兒啼，知其爲黃葉，則更啼矣。李廣見虎不見石，知其爲石，則射不復飲羽矣。目中無文，文中無命，而後文可以造命也。嘻！此卽趙無聲之所爲迷言也。有大迷者乃有大悟，迷則質，質則易矣。主司無以難趙君矣。假令易地而入唐之名士席中，吾未知沈宋悉敵何似？卽李端、異、錦、駿馬，其不落趙解元者幾希！」

王辰玉全集序

昔人云：「文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今辰玉是也。予猶謂未足定辰玉。辰玉十六和淵明歸去來辭，名聞京洛。二十渺然人外，借予讀書支型山，因相與訂異日楊許碧落之遊。丙戌，予入山中，辰玉以春秋擢領解額，士子傳寫其文，如錄譜牒，摧頽十年，一切愛憎口舌，都復不較。戊戌，匍匐母喪，鮮華丈夫，枯墨如削，久之，收召魂魄，粗復鬚眉。然性至孝，往往帖身束脰，檢護相

國藥石，殆無遺畧。間以膳寢之餘，給賓客酬觴，詠弄翰墨；不知何緣，省治文書，撰述盈卷，精微光明，札浮動；又皆附麗經典，半發性靈，度其才識，頗近於不可思議者。辰玉文成，恆韜在笥之祕，嚙臂灼骨，不以示人。曰：「吾不欲以區區小技投窺人，少年如驥子爭逐，鷄雛索鬪，博山中冷眼人笑耶？」意蓋嘆指予也。予惟辰玉清遠簡潔，道義重而名心輕；卽古人辛苦立言，非其所急，矧經生言哉？然言至此，自不得以經生了之。凡人之戰，一鼓作氣，再則衰，三則竭。辰玉十年不戰，何竭之有？是役也，辰玉無所見奇，但使海內知名之士，猶得伏前茅而賈後勇，則辰玉故是左證。然辰玉左證既爾，何應兩度勒，次第二人乎？文有定價，毋乃欺我？

陳眉公全集卷六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 序

□ 題禁巒序

婁江袁在心，貧而才，所居僅護軍席門，長卿四壁耳。然深沉讀書，汰選公車文，甘苦偏嘗，不安甲乙。至是得諸名家所爲文若干篇，文不甚夥，而雋永豐腴，心口競爽，是其禁巒乎？余嘗讀古之食經，馬琬撰者三卷，崔氏撰者四卷，齊冠軍將軍劉休撰者一卷，鄭虎臣撰者二卷，淮南王撰者百六十五卷，蓋人間之豪幾盡矣。而以四時御食志及梁大官食法按之，則十不得一焉。天廚所供，豈葷肉家思議所能到哉？在心禁巒名是文，意蓋出此。雖然，以神仙流濯視之，卽天子禁巒，將無腐儒之餐乎？在心笑曰：「吾曹經生也，方墮功名鼎鑊中，未能如神仙不火食，第染指天禁一巒，勝人間酸餽乎？請姑題數言，以俟世之舌頭有骨者。」

□ 紀遊稿序

昔遊有二品，而今加三焉。賈之裝遊也，客之舌遊也；而又操其邊幅之技，左挈賈而右挈客，陽吹

其舌於風騷，而陰實其裝於稠囊；施於今而遊道辱矣。吳人遊者，始於季札，彼豈其得已哉？稅國之難而異迹以逃，當是時可以高枕而臥，季子之影老於太湖之濱矣。今遊士非獨產吳，然出無津梁，往往藉口于長氏以爲遊，祖馬蹄車轂，凌競道傍，甚者青山白雲，不以稅駕而耽長安，中如深帷臥榻，青蓮有云：「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遊道之賤也，甯獨今日哉？王子辰玉以許邁之骨，挾宗炳之好，帶五湖界五嶽，欲以汗漫之觀，悉收而羅之，雙睫而緣，且小礙，今稍露一兩班于遊紀中，讀其言可謂口爲繡，筆爲綵矣。立長安四虛之衝，耳目手足，不爲洛塵所埋，而鴻飛蟬嘯，時軒然於煙霏林靄之間，高情拔韻，何其處噪而彌靜也。余與長孺嗜遊也，與王子同近者，又更其嗜而爲倦草莽，撫躬落落有深意，意欲遠遊，則以床頭老易及，王子遊山記展讀數行，未嘗不置我於雲梢鳥背上矣。候天下他日遊道少清，我當從爾騎泱莽之鳥，相與窮無窮而極無極，不然如黃冠解瓢笠而乞外護，緇衣謝鉢下之食，桑下之宿，而托棲齋宮，遊人脫跡山中，而錯趾山外，皆余所不能解，而亦余之不敢從者焉。遊倦矣！今且解車休馬，手王子記遊一編，瞌睡半生，毋與客賈肩隨，而趨爲青蓮老人所笑。

題顧仲方詞序

顧仲方先生以雕龍繡虎之才，爲鳳閣侍從。長安諸薦紳咸束錦交先生，片言片楮，往往爲寶。時因杯酒間，忽動鄉國之想，乃請作「江南春」樂府，使一片燕塵頓豁，而身遊於小桃弱柳隊中。至于詠物閨情，各抒才韻，繪擬所至，生氣湊合，可以奪化工之權，結思人之涕。蓋出其餘膏剩馥，便能鼓吹詞場，遞傳千古，譜風流者，舍仲方吾誰與歸？吾謂此曲當以司空圖松枝筆，李廷珪豹囊墨，及薛濤五

色雲錦箋，各書數通，以佐花月。而又令綠珠雪兒從步絲幃後，醉拍紫玉板唱之，則一字一絹可也。

題筆花樓詞序代

詞家獨元人升堂，沿及國朝，則楊用修、祝允明、庶幾攝齋廊。若近代諸家，非不有白雪聲。然核古實則乏才情，工藻績則鮮本色，非字懸千金，胸富五車，未易語此。今仲方先生此詞，皆從長安風沙煙塵中，以綺語破愁思霧况。故片言落人間，賈者紙爲貴，歌兒舌爲燥也。昔人有云：「不恨吾不見古人，但恨古人不見我。」惜哉！仲方之生也晚，藉令馬東籬、關漢卿諸名家與公角逐，而赴詞境，未知鹿死誰手？

董玄宰制義序

昔人有云：「手揮五絃易，目送飛鴻難。」其豔且嘆于兼技如此，此言不可以論玄宰。玄宰於學無不窺涉，二氏之津梁，究百家之宗旨，至帖括語出，而一人驚動。余謂茲道求其皮毛，舞象之童亦能操牘成聲，索其神髓，白骨龍鍾，寢息魚蠹草芸，茫然故我何限。往往號稱英雄，不克兼躋堂廡之間；天地之外，有遺憾矣。玄宰文，具在皮毛中，神髓乎？毋論其他不朽，卽帖括亦竟無能朽玄宰也者。若以一第故重玄宰，此又舞象其貌，龍鍾其袖之談也。不佞與玄宰同爲諸生，互執牛耳，不佞入爲史官，玄宰以中祕起家。不佞仗命南還，攜玄宰文實囊中，意將訂其賈者。於是嵩洛三吳之間，時有白雲紫氣，隱隱躍躍，則疑玄宰爲之。

評註表選序

唐李商隱屬文，每喜鋪陳檢閱，時謂之獼祭魚；李藏匿羞澀，不能解於時論。及觀今學士大夫，雖覓一李商隱，了不可得。夫公車之業，雖本於六經，諸史然使三尺之童，磨牙削吻，以習聖賢之優笑，則未有不望影而愁思者。况肯以其殘膏剩晷，從事於聲偶四六之學哉？四六非技巧，不足以翦裁，非才美不足以繡績，非韻習不足以節譜，非學富不足以運使。今舉子剽而讀之，八人稱良矣，然能抽黃擷白如運風乎？舉詞以徵實，能輻輳響應如數十指乎？叩之而不能答，能低眉掩面，退而遊于羣玉之府，以考其指歸乎？三者否否，第曰「是非上所急也，敢謝不敏」。于是空手枵腹，博戰于亡何烏有之野，彼此相襲而莫以爲笑，蓋時俗之大陋也。夫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此豈六合以外事哉？身親其業，而弁髦之如土龍芻狗，然曾無有蒐羅鉤索而少涉其津涯者。故曰「覓一李商隱了不可得也」。是表爲沈太史蛟門，蘇督學紫溪所評選，其編而註之者，則亮叔鄭子，讎而梓之者，則叔明葉子。二子有古書淫傳癖，每以舉業餘暇，漁吹於四遊千古之間，于書無不窺，而能冥搜醜記，字釋而句箋之，使碎金片玉皆縮而聚諸掌上，辟之挹水於河，取火於燧，靡不有焉，靡不得焉。昔人稱胥臣爲多聞，鄭僑爲博物，方之二子，足爲聯類矣。今舉子誠能寶讀是書，則含毫展卷，豈特迷霧之指南，廣洋之寶筏哉？

題楊彥履稿序

彥履之文，三變矣。其始也，如寒潭清澗，空綠射人；已而讀書金閭，則虬嘯鯨擲，往往挾風雨而上；

已而至長安，則雖雖肅肅，安重而寬廣，如遼伯玉之車音。蓋其文三變，而變幻多，則知者愈少。秦越人伯兄之聲不出家，仲兄之聲不出鄉，而伯樂之教子相馬也，不以千里而以百里。曰：「今天下皆欲盡乘百里馬者也。」彥履之文神矣，乃時爲南宮所屈。彥履笑曰：「我以神往，而彼以形求，我道是耶非耶？請更進焉。」我將進于百尺之竿，三寸之鈎，以遊戲而弄丸焉。」於是閉門著書，日供花一瓶，碾茶一瓶，出籙中數束文，爇異香讀之。昔張燕公攜文謁友生，時正得宮中媚香，號「化樓台」，友生焚以待燕公。燕公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香無忝。」蓋彥履之文亦如是。

序董玄宰制義

予與玄宰並遊膠庠中，若宮商相生，水月相赴。大兒玄宰，小兒仲醇，世之人靡不左袒兩生爲齊晉兄弟之國。自予裂青衿，投檄郡長，而玄宰亦遂舍學宮鼓篋，而北遊於橋門之下。遂儼然改玉，若取諸寄，天下于是盡知有董生。然而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董生精于玄，詣于禪，黃冠緇衣之徒，往往鎖口閉舌，若飛虫之當黃鵠，而野牛之遇玄象。若至其灰燼糟粕，嬉笑怒罵，發而爲詩歌，爲法書，爲繪烟雲樹麓，則奴隸一時，而季孟千古之上。嘻！幾於不可知矣。故自舍舉子而外海內，有能盡董生奇者，十而不得一也。董生之廉重，不敢爲非禮非義，而薰鍊陶洗，必欲至清遠而後止。此其意兩生略相同。但三教之業，予讀書不求甚解，而董生心如墻壁。予薄乎云爾，而董生若勘疑獄而探虎子。蓋其疏密不相對，深心淺心之不相償，此非獨今日所謂李廣程不識之兵，得之性成，非可強也。今董生龍舉，陳生鴻冥，雄飛雌伏，火燥水濕，各成其是。而悠悠之徒，或借董以窺陳，有投予以雞肋，而投予以腐鼠。

之肝者。嗟乎！丈夫不再辱，豈有高臥清涼之蔭，而復置公鼎俎，其肯褻裳而就哉？昔東坡欲以仇池石易王晉叔韓幹二散馬，晉叔難之。錢穆父欲兼取二物，蔣穎叔欲焚畫碎石，竟成聚訟。予請以石歸蘇，以畫歸王。若今日請以陳生歸陳，董生歸董。

代門生跋董太史文鈔

爲公車業者曰：「文不必程古，期於利俗；如寄花瓶中，暫時適用，無慮不密成名，速得志焉。」乃大雅君子，謂未盡然。直欲兼六籍，并百家，而挾其精髓，以潤色鴻裁，匠心獨造，爲往哲傳神。此卽時藝垂不朽者也。施功厚而取效博，豈特振刷浮靡，先資成信，稱一時公車之業云乎哉？蓋修從事師門，飮聞緒論，誥所服膺于先生者，久而僅窺其一班矣。先生天授絕人，自髫年遊鬢序，夙具龍章鳳質，識者不問而稱神奇。故所當縉紳倒屣，有司物色，壓國士者無虛歲。然雅性冲恬，逃虛避俗，不以一毫世利，望諸胸中，獨好古忘倦，日夕編摩於書歷覽成誦，凡五獄二酉之祕，靡不沉酣。至其餘力，發爲古文詩詞，直與漢唐名家，馳騁上下。旁逮臨池繪素，亦皆理解神遊，入晉元人室。蓋左援飛猱，右格猛虎，世有兼材，何施不可。則先生所自得，殊也。行文以古鑄今，以我鑄古，極其才情神識之所如，而曲盡文人之變化。始焉閎深偉麗，逸宕汪洋，信手自成絕調，而不可拘以繩約。已乃日就洗鍊，玄悟上乘，寥廓數言，收攝無盡，恢之彌廣。今則天動機流，融象會出，有而入無，殆由神工鬼斧，而連造化于筆端者。用是魁兩榜，對大廷，自館閣名公，莫不推轂先生。片語一出，爭光世界，人爲式而紙爲貴。其與異日金石諸篇，共垂不朽無疑矣。至論先生遭際逢年，則雖厚養徐發，猶然三十登壇時未晚也。會賈人請文屬梓，屬

命校訂，爰付剞劂，以傳大都，欣賞具在，又安知程古者之不利俗也夫？

周志齋制義序

萬歷戊子，上眷顧南國，乃命太宰博選賢勞不貳之臣，往蒞茲土。側聞志齋周公，入領其任。某聞喜而加額曰：「是公某爲儀曹時所常推爲名世其人者也。前有文襄，後有志齋，兩周公前提後挈，岳鎮海潤，東南厥惟幸矣。」東南澤國，素稱繁衍，往者家汰人侈，肥消瘠存，兩師旱魃，又相與循環，而更嚼其肉。此非可以區區條會文致而約束之也。公甫下車，布寬大之政，誓精一之約，蠲法外之徭，省弗經之費。於是不三月而邑郡之聲樂減不數日而江輔之戎寇清，何其易若烹鮮而恢若游刃耶？予始欲窺公之學，而不可得，一聞再謁公，快聞緒論，會聚平生，有加金石，公始出舉業一冊，予從容卒業，皆今之殿元焦君所謂丹鉛評閱者也。焦君茹公之華，儼然改玉，則公之出其吐珠，以治天下，易可知矣。夫文章之於經術，事功之於勳業，二者若相類而追琢絳繪以爲文，簿書期會以爲例，此其通道致治兩無當也。譬猶敝帚漏卮，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郟鼎，不亦遠哉？公之學本於六經，嫡視闕洛，庶視子史，奴隸視二氏，且能使之奔走於筆端，彙而爲竹頭木屑之用。故其文淵乎其莫窮，亭乎其若豐，颯乎其大國之音也。夫文者通于心與政事之間，公之文其非聖不言，則其出而經營四方，措諸三代之治者，不猶形影之相赴，宮商之相生者乎？公成進士于世廟之朝，于運爲午，昌厚博大之氣，公一稟之，而又生長東魯，得以鼓屐泰岱之峯，濯纓泗水之上，目鑿詩書，耳飽禮樂，宜其磅礴而不散，孕而爲公之人文也。昔儒林循吏，未有合傳，予故梓公之文，使天下知三不朽合而爲一人，有如公者，豈特

垂式海內之多士而已哉？

羅令君應召北行序

羅公令青溪六年，北上計還邑。太宰按牒奏公最於朝，旋奉璽書，敦趨召公。父老子弟，相與遮留郊關，車不得脂，馬不得鳴。公爲停轍，舉帷慰勞之，涕淫淫下。自青溪有令以來，邑父老子弟，未有攀留彌道，若斯之亟者也。蓋青溪非他邑比，松爲里千四百有奇，而屬邑惟二。議者以西北一九地，礪民瘠，捍罔嚙稅者，往往望爲逋逃藪，若窟免而穴鼠然。於是更創一邑，雖靜伏方隅，以比于華上，如孤臣客卿，乃兩邑委其艱難，而貽之清溪，則令君實肩之。公甫下車，曰：「茲邑草昧，其民嬰而未孩，其氣驕稚，譬諸兼葭之灰，旋生一陽于黃宮，未有以煩燥而急促之也。吏貴廣平不苛，我豈矯矯擊鼓，而暴其名者爲哉？」公所任，催科懸敲，朴不用，鄉賦長及期而賦，堂皇之前，先後趾錯矣。未嘗緣畝而履，邑里之肥瘠虛實，若數齒指掌矣。羣胥抱牘而立，公恥爲銛筭，第兩睫所燭，如明神天帝，胥且心語，不敢爲奸矣。逢掖受教者，非人人具几案前，然載色載笑，風行而雨潤矣。往歲凶，他郡邑不逞，折枝而起，幾欲遁從潢池中，博一生，公亭鼓不鳴，百姓閉戶，州守無譁矣。直指部使而下，公未嘗飾廚傳過，爲罄折以乞言笑，乃薦牘旁于上天官民，必手屈公矣。公雖才，何以每事遊刃，卽遊刃而治，何以垂六葦而略無幾微之倦于勤？公江右之偉人也。江右自陸九淵兄弟，首倡大道，匡廬白鹿之間，士大夫相與講明金谿之學者，迄今懸如日星。公茹其華，發爲高魁，而又出其精實者爲吏，以立脫青溪之穎，有以也。且今之批龍鱗而廣鳳鳴者，非半公之鄉者耶？公豈素負名節，而忍自後于鄉之先達，試觀天下漕粟十萬，無

歲不仰給東南，而東南亦歲歲困水旱。甫出馮夷之腹，而投之焦釜。朝廷喉領且岌岌殆也。舍親見公日夜露禱，無暇休沐，且飯狀則今日進，而所懷諫書奏牘，甯復有亟于此者乎？予友朱某，子姪某，爲公棘闈所舉士，以公師弟間，屬予爲文，請遂巡從史，一挽使君之轍。予謂爾無以情故強公，公目擊東南疾苦，恨不能縮地見上，而父老請蠲請賑，亦欲亟得公之一言爲快耳。且爲使君駕車秣馬可也。于是兩生聞予言，不得已釋公去，從諸父老後，稽首再拜而送之河干。

題素位編序

昔孟蜀李司馬，以牡丹數株贈人，卽以興平酥同贈曰：「俟花殘則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豔。」予嘗笑此乃閨閣中兒女子事，李君者，何至攀緣花神，越尸祝而代之耶？及讀今日素位編，所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二三子不忍棄其手澤，而相與阿私其所好，以公諸同調者，不得謂大夫越境，亦李司馬及春贈花之意耳。不然，以嘔心之語，委而付之于烏有先生，則十分春色，狼藉凡盡。惜哉！棄爾濃豔多矣。予不韻，附庸而與之游，二三子忘其醜也，而思以我言爲冠。此何異翡翠之巢，其先甚高也；愛其羽毛而巢數從，毛更佳則巢更下；諸君之羽毛美矣，予之文其從而下乎？

題李茂承詩草序

詩者，千秋之物。今山人遊客，遂遠借爲筐篋，以通於朝士之籍。久之營二窟以居，利與名兩收之。此詩道之辱也，而吳猶甚。吳先輩如文太史、祝京兆、王徵君，及吾鄉何元朗兄弟，其人與詩皆成一品。

所謂白鶴雲中，朱霞天半者也。今吾輩風流委頓盡矣！余恥不復譚詩，而惟與李茂承焚香論茗時，少旁及之。茂承胸中灑灑，志欲爲古人，其畫師黃公望，字師王右軍，而詩則非開元大曆，不着口吻。蓋自尊公中條先生，婦翁亭林先生，皆以法書名畫，冠冕一時；而茂承身處魯衛季孟之間，遂能兼善二家，直窺三昧。文視而後，寥寥目前，大雅未墜，僅見此人。茂承志士也，未嘗以熠燿之光，而爭蜉蝣之譽，乃詩名已大噪矣。越間攜李許君非熊，且欲梓之以傳；只今侯巴已在，何必後世楊子雲哉？

題李茂承詩草代

昔人論畫，一要人品高，二要師法古。宋畫院待詔諸君，以粉墨賈寵；雖間有名家，然于米顛倪迂，頽頽而稱伯仲，則難雁行。蓋兩公以清虛寥廓之意，不能有所寄，而稍稍露于筆楮之間，非俗子所得而望其藩籬者也。夫詩亦然。李茂承居恆夢寐古人，非唐響不出口吻，言言開元大曆間，性不喜氛垢，時復杜門焚香，如枯禪老衲，是真得大雅之滋味者。搜奇覓句，情境所合，戲作山水一縑，以代臥遊；詩中之畫，畫中之詩，茂承益兼之。余嘗謂茂承高逸，故自有種。君家大小將軍，及成而下，繪品絕代；而青蓮老人之詩，挾風雨，浴日月，空千古無兩焉。迄不綫之傳，合而爲茂承，可謂隴西子孫，不潰家聲者矣。余故三嘆而題之。

雕蟲草序

昔李鄴侯勳名已就，度無可談者，則托之好譚神仙；而蘇眉山之才高，則好談鬼。是二公者，意在

玩世，故其言可以得已而不已。若制舉義，雖英雄白首，困頓於藏鈞射覆之中，而必欲援之以涉世，則其言又不得已而不得已者也。吾友范長白、袁吉卿、雷元亮，意氣飛揚，落落不能甘雕蟲業，而時一俛首爲之，皆鼎足藝苑，各秉地靈。吉卿元亮自江右，故其文如潯陽之水九分，而彭蠡爲之匯，廬岳千仞屹然鎮之，而星渚壽樟之奇出焉。長白自江左，故文多雋勁，有東吳霸王之風，俠魄鼓盪，吞震澤者八九。三君子畫江水而分兄弟，雖操技不同，要之宮商各自爲音，孔墨各自爲始，其于弼拂大雅，以暢所欲言，則皆千里比肩者矣。長白、吳鈞也，吉卿、元亮、豐城之鏗也。東南寶氣，漸耗未盡，今且鳴且躍，而出墓宮三千，與埋獄片鐵，精爽相射，不至嘯風雲而合雙龍不止者，不佞以聞道人，第取兩丸投空中，一觀其騰擲翔舞耳。雖然，三君者挾神物以遊世，而當今關右遼左之上，罔兩翕張，其尙能進而從事于賈長沙之長纓，班仲叔之秃管乎？三君奮袂曰：「能，能，不者，陳先生其不以是編爲譚鬼神之神者幾希？」

紀遊稿引

余之遊於方內也，潛若象龍，俛若拱鼠矣。至于徜徉山水，微露本真，拾松毛，鑿泉脈，甚則跳擲巖澗，飛行樹杪，遊侶嘲爲老猿孤鶴，予不能解。每欲勑斷家事，一了名山之緣，瘦瓢螺鉢，招尋名勝，採秦人之桃花，拭湘娥之修竹，庶幾謝觸道機，開豁醉夢，求之吾黨，莫副斯盟。友人姚汝觀，性故豪，狀亦修偉，所謂魁然丈夫者也。方十齡，從尊人龍山先生賦月下梨花，遂能步武，已復從婦翁中岳戚公遊，多讀異書，稍長而交謹者半天下士，詩日有名。居恆嘆曰：「男子挾弧矢而之四方，不能裹足閭閻，作鬚

眉婦人也。吾視五嶽，直螺贏之質耳。一頃者暮秋，從武林浮錢塘，逡巡山陰道中，歷禹穴、秦望，登招寶蛟門，伏龍諸山，所至舉酒悲嘆，掃苔拂石，墨爲淋漓，余不能從也。歸而讀其詩，品奇分勝，互奏清音，抽咏數章，衆山皆響，可謂籠天地於形內，挫萬象於筆端者乎。昔昌黎遊華岳之巔，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絕遺書爲訣。王玄仲登蓮華諸峯，至約寺僧，以烟舉爲信。古人之艱於遊如此。今虛懷觀道，不杖不履，千巖萬壑，縮地於掌牖之上，使汝觀詩益多，則余之臥遊者日益廣。昌黎諸公聞之，未必不嗒然自喪，笑余之坐馳也。

王辰玉四書義序

辰玉自十五居京師，有才名，落筆千言，風旋電走，其爲文奇矣。然其居恆讀書，深心湛思，冰凝蟲蟄，以候陰陽之變，又負志節，其意直欲追配太上之品，非特耦于古人而已也。乃其爲人，則斤斤檢押，一寓於庸行，而不敢爲弔詭以驚時俗。常曰：「雉卵之伏於地也，雷彌震，入地彌深；迨數千年而後，化爲蛟龍，聳鱗動甲，衝山破石，如度纖塵。人之鼓屐而登峨眉、泰山也，其山在雪中雲半，非不可以縱心送目；然蠶桑耕稼，惟甫田平隴之間，使人習而安焉。」故辰玉之文，悉汰世之所爲，蜉蝣爛熳，以翕聚而後發散爲奇，是以海內淺知王生者，異其文，深知王生者，異其人。夫生磊磊落落，天下奇男子也，豈不能冢筆焚硯，掉臂而踏白雲，而乃戀戀一蟻蟻功名哉？彼蓋有所樹立，思一見其所長，非苟而已也。昔范少伯破吳霜越狎五湖，乃悉裝輕寶，身自力作，三致千金而散之，非好高賈譽，借賈豎之行以遊戲，而呈技倆英雄之不能挫心理志，大都如此耳。嗟乎王生！今天下而有盡知范少伯者，能幾人哉？能

幾人哉？前北溟草客，僞爲生文，又僞蒙以不佞序言；茲稿辰玉從長安郵書屬余序之，故題以授之墨卿。

題陳敬夫懷椿堂稿序

敬夫爲諸生有聲矣，然絕無今人士執衣之好；披短氈，沉沉土牆中，僅以三寸舌爲弟子師，歲易殘糲，以事老親。歸而掩門受書，頌讀之聲，如戛金石，往往出草萊籬落間；家益貧，神益王，屬者歲奏賢書，屈四指而問若何口氏，則敬夫儼然改玉矣。今讀其文，筆花墨霧，言言五色也。人謂虞卿春秋從窮愁中成，子雲未爲執戟，僅以草玄淹度餘齒，敬夫有焉。嘻！此非知敬夫者也。敬夫自四歲時已少孤，賴有母氏，以至今日。暮雪挑燈，寒風吹戶，虛絲零牘，形影蕭然。以敬夫拔俗之韻，雖恥與貧賤相仇，顧其仰而嘆，俯而泣，當必有慟於母氏之訓慈，願爲折肱嘔肝，以一收青雲之價；揚四海而報九泉，蓋其素盟哉！昔人以親迎而廢蓼莪之詩，敬夫欲顯其親而獨以詩起家，皆孝子之用心也。兩山魏君業嘗館穀敬夫，相懽如椒蘭，因述其所以魁多士者繇此，故特乞言於予。因題其文曰：「懷椿堂稿。」

擊筑草序

余嘗遇一異人譚劍曰：「今天下劍術絕矣，卽鑄劍之法，世無有傳者。大抵劍探古鐵，久經數百年，土花蝕之，得土母之神而氣始完。擇日以庚辛丙丁，金火德合，然後翦生人之爪髮以助之，投蜂房虎皮以毒之，劍成矣，相諸名山之巔，置萬丈飛瀑之下，日磨月盪，光芒燭天，劍乃可出。蓋烹以猛火，拭

以流泉，取諸既濟，是天下之神物也。今鑄劍之客，雖不復見，然如古人之通于劍術，若范少伯、孟隱娘、張仲堅及乘厓諸人，恐海內當自不乏，特以天子有道，不敢一露其伎倆故耳。元裕咏歌先生，逢衣而游清明之市，何乃以擊筑名詩？元裕爲諸生，有才名志節，意無可一世，忽爲含沙所射，幾以蜉蝣而撼虎豹之牙，幸脫矣，感忿激烈，其氣未消，又不能攘袖而從荆高之後，僅以胸中之憤憤者，托之詩歌，故其聲壯而中商，悲而飲羽，酒酣耳熱，元裕一奏予前，此何減燕市擊筑之音哉？予聞師劍術，懷十年不用，當作地仙，元裕請釋其雄心而還之，亡是公從吾拍雲城炙玉笙乎？今元裕蓋以鑄劍之法，以鑄其詩，光明陸離，近而迫之，若夫客之色遠，而望之若虹，元裕雖隱隱名山中，神人道士，且拍鶴而下視之矣。元裕其善寶諸。

國策膾序代

古今治亂，惟在是非利害兩端。經以純言是非者也，策以純言利害者也。任經則治世，任策則治亂，而古今之局定矣。昔者結繩之俗，書契未萌，天下熙熙，民如野鹿，卽殷誓周誥，聖人不得已而寢出焉，何以策爲？策之興也，無論諸侯王從之而愚于聰，國人從之而愚于兵，卽其所自號客卿者流，三寸之舌，沸于波濤，七尺之軀，閃于輓轡，卒乃以黃金爲注，至今自穿其身，如薰骨而殘翠者，然則策安在哉？卽使策中所載，固自有一二可喜，要之機心機事，漢陰老人所掩耳而不忍聞也。是策者，其將已乎？曰：「非也。」夫策之爲縱橫，一童子能言之，乃劄中壘，孔衍高誘，曾鞏鮑彪，吳師道諸君子，參考讎校，亦使此書，附庸經術之後。蓋我道大矣，平隴甫田，不廢秦岱，清流大澤，不廢龍蛟，瓦石可以兆卜，談笑

可以解紛；顧用之何如耳？用而不善，則神奇化爲臭腐，醜黜化爲毒藥；用之而善，則銷鑿而爲金，採腋而爲裘，集之瑣碎而爲竹頭木屑之用，而况是策乎哉？邑侯項公，政旣成于鼓琴鳴鶴之暇，芟剝此書，傳之文章學士，亦此意也。大抵世之右經而詘策者，有故客卿攘袂，顛倒國枋，始于七雄，迄于四豪，皆以狙詐相象，而天下靡有寧日。此無他，高才奇士，抑鬱而不能吐，則不得不以口舌而操國君之權。乃今家絃戶誦，士有奇上，且張彌天之網羅之，則亦何以畏客而詘羣策爲也？侯今推天下治平第一，必且召而爲股肱諫臣，爲天子爭是非。蘇眉山所謂我取其術，不取其心者，侯將又以是爲諫法矣。

東坡先生禪喜集序

唐宋而後，天下無才子；聰明辨才之士，往往竄爲高僧。如永明覺範、大慧中峯，其所爲文章，縱橫自在；有今之文人，不能措其一語者。然而獨網漏一眉山之長公何也？長公少年之文，與欒城先生皆得老泉法，而終未盡其變。晚而游于禪那，與佛印、參寥諸子，互呈伎倆；于是掀翻寶藏，以三寸輓轡，舌顛撲半生，譬張僧繇畫龍，一點眼便欲昂首飛去。妖狐老猿，竊獲真人符籙，則千奇萬怪，跳梁于青天白日之下，而終不可以尺組約束。今禪喜集是也。此集輯自徐長孺，而唐元微欲刻之，以示同志；且以廣諸才子之學爲文而窮于變者。長公爲五祖戒後身，其母與子由弟，皆親夢見之。祖戒陝右人，而長公七八歲，亦時時夢游關中。宋三百年，僅得此人，乃前生又爲高僧所羅五祖，逸出之而始得爲東坡不者，宋幾無才子矣。

題南遊稿序

今諸生譚詩，百姓畏而逃之，如魍魎之影也。然滄浪之歌，采芣之篇，出自童孺女紅，世不以怪而以責諸生，諸生何負於詩哉？吾友欽之家故貧，迺其父太守公多藏書，欽之受而讀之，春秋無輟也，而好詩特甚。秋冬之交，與徐長孺爲白下遊，才閱月而橐中之詩草五色矣。探奇弔古，故其言感慨而傷懷；往復投贈，多騷壇酒壚，故其言嫺雅而佳麗；好談飛仙老禪之玄寂，故其言間澹而清真。欽之篇篇奏之，余卒讀也而笑曰：「夫子也，逢衣爲諸生乎？而詩若是越樽俎而代之庖哉？雖然，庸何傷？詩性情之理，嘔肝枯髯，以傷天籟，轉更伐也。今興與象，方在離合之境，來遊來歌，矢而出之，譬笙竽琴瑟，激自天籟者也。」夫詩以天籟鳴，其亦有山川之助也。夫吳立夫有云：「胸中無十萬卷書，目中無天下奇山水，必不能文，縱文亦兒女語耳。」

靜嘯齋集序

予得董遐周集，讀而樂之。蓋詩人滿天下，而性情之音希矣。遐周出江東名家，氣韻清拔，不屑羣碎；伯兄儀曹慨然愧嘆，以爲不如。十五吐句，震響坐客，時甫帖括未暇，橫心爲之。已復善病，遂逃于詩；遊閩之後，幽怨孤憤，篇咏間作。舅氏茅水部以溺詩爲戒，不能止也。詩者，性情之律呂，當其情境相觸，如風與濤并，氣與竅發，雖欲不詩而不可得者，卽作者亦不得而知也。如謂詩而可已，則必不飲不食，不言而後可。夫不飲不食者，蟬而曳爲鳴；不言者，蘇門之孫公和而激爲嘯。蓋至人能化情爲性，而不能并化性情中之聲氣，盡歸于烏有。故文士之歌咏，與匹夫匹婦之笑啼，其不能過均也。遐周性既寥廓，動復德矩，出其兼才之賦，自能掇拾高等，克荷門業，豈以帖括故廢詩大要。遐周得性情則言不得

則止故其言清真幽澹高邁孤迥不洗汰而潔不摹擬而肖詩賦四卷而三楚六朝四唐之變化盡在是此詩之丹也每嘆近者詞家之論謂諸體不備集不大通人姓字不臚載集不行篇什彌多去大雅彌遠總皆爲情性失真之故若本之性情以求詩英雄之心必深吉人之辭必寡笑啼必切光景必新如西方聖人第收其耳輪目廓之位而六根互用神通百出雖巧幻師望而却走矣吾何以知其然得之遐周氏云

居廬集序

吾師芝園集業已懸國門之金貴洛陽之紙矣及是以外艱廬于鳳凰山下攀松而悲聲達林莽聞者曰「此真何氏白楊巷耶」四方弔唁者非磨鏡自齋則束帛自問三年之中門無虛轍而又有乞言於吾師者踵相屬于其廬吾師一一撒淚以應之檻成鐵筆成塚也某嘗縱讀其居廬集其悽惋者如丁鶴唳空胥濤泣月其痛快者如三軍縞素文氣飛揚其位置嚴整如項梁以兵法部署口口其聲韻斷續如冰山羈旅之悲孤舟嫠女之泣蓋異音而同悲異調而同絕非吾師出之以至性達之以兼才觸之以實境寄之以諸體其誰能描寫摹繪一至斯乎口口之文喪禮居半而其詞最工典則辨麗易水之歌變而口口使人涕泣沾襟去不復顧故曰「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吾師居廬集是也昔王袁授經門人蓼莪之詩輟而不講吾師情寄乎言使某弟子輩得因諷誦之餘以求作者孝思之遺意較之王氏門人不得多矣故退而爲之序

詠物詩序

詠物如寫照，不在形而在神；亦復如臨帖，不在點畫而在波瀾。然寫照之與真像，臨帖之與真蹟，則又遠矣。夫古今詠物律詩，惟杜少陵不遠不近，若離若合；使事精敏，聲格沉往，無論中晚唐，卽六朝諸公，未有與之摩壘而問鼎者。信乎詠物之難也。吾師富于才情，博于綜探，其名山之藏，枕中之祕，某不能窺其萬一。而時一感興，達情賦物，遂得古詩二百首，能使萬狀莫逃，六鑿翕變，色空映帶，氣韻相生。蓋言言故實也，亦言言秀可餐，翠可滴矣。東坡之爲詩，須飽參然後臭味乃同。何止梅花詩，自林和靖一參之後，參之者甚多。今不肖爲吾師下一註脚，正口非拜參往時者，敢不能比于孤山處士。要之吾師之詠物，真不愧何口，口部可外哉。

鳳皇山房稿後序

古人有云：「文不容僞，以氣完爲主；韓柳之不敵，勝在氣耳。」某束髮從師，旁坦席受書，蓋吾師之文，經緯相組，宮商相疊，縱橫出沒，莫可端倪。而大要以氣輔理，以筆端之甘苦，輔先輩之矩矱而行。吾師名日籍，交道日益廣，出則公卿侯門，賢者詣席，居則問字贄文者，踵相齧于門。流水之轍，如山之牘，他人分應不給，而吾師談笑整暇以副之。暇則閉門下捷，手一編竟，丙夜不輟，或負笈裹糧，以舡艇至鳳凰山寮，焚香端居，落筆如風雨驟至，烟雲爭色。今所刻諸草，特名山之副云耳。夫天下大川，莫如江河。江自岷山積石巴蜀，以及吳楚黃河，則自蠻夷荒忽之地，由崑崙星宿，伏流萬三千里，而後入中國。蓋渾淪滂礴之勢，直與元氣相爲始終。蓋非獨其氣昌，亦其源深也。吾師坦衷直腸，遇事無巨小，皆光明磊落行之，舉當世莫有摧其氣者。以拔俗不屑之韻，排衆敢言之風，翕張變化，發爲文章，經生墨

士，自不得不望涯而返。卽繇此主張之爲理學，藻飾之爲詞賦，發揮之爲制誥奏議，江河擘脈，分于四瀆百川，雖善沒者誰能測師之津涘哉？斯文也，兆足以行矣。故拂末簡而爲之序。

雙魚編序

吾家護軍席門，多長者游；而其後太丘潁川之里，時聚德星；古今交籍之盛，未有過陳氏者也。而仲舉縣榻，孟公投轄，其書往往爲人藏去，稱驚座公。故竿牘家亦未有過陳氏者也。余少而從海內先生大人遊，晚始悔之水一瓢，易一編，支離偃仰，與老農病道士嗒然班荆據梧之間而已。而客之迫而迹者愈甚，乃自隱於鴛鴦湖，以教誦爲樂，因得交于明甫項君。君名家子，所交多天下豪雋，其援豪而報如山之牘，蓋小可爲晉人致語，而多可至穆之數百函。夫明月照夜足矣，何必金谷纍纍六斛珠也。然明甫之片楮出，出則人人挾以爲寶，雖欲檻不銖，筆不冢，明甫能乎哉？昔索靖束七紙，晉王平南廩日不去手，永嘉之變，乃四疊綴衣中。度江趙文敏以鮮于困學，名奪其上，每以已書十道易一帖，得輒焚之。然則余與明甫，將何從也？明甫才太高，名太噪，其竿牘將日益衆。異日如余畏客，思逃而之于寂莫空山之中，而是編在，客有沿流而問津者，雙魚編又爲武陵桃花矣。

玉鴛閣詩集序

攜李故范少伯西子之舊遊也。南湖水落，粧臺之明月猶懸；西廓烟銷，繡塔之彩雲不散。遂使當年之紅粉，幻出絕代之青娥；祕枕異書，結禱名士。陽春廣和鸞鳳鏘鏘，子夜于飛蝴蝶栩栩。肝腸如雪，

能吟柳絮之詞；志節凌霜，直擬木蘭之操。筆床茶竈，不巾櫛閉戶潛夫；寶軸牙籤，少鬚眉下帷董子。烏銜幽夢，遠只在數尺窗紗；蛩遞秋聲，悄無言半龕燈火。手翻貝葉，十指生香；詩嗽蓮花，一塵不染。煨煉成慧心道骨，惟知織素流黃，洗刷盡綺語豔歌，真欲惡朱奪紫。若向公車待詔，必然金馬祕書郎；可憐洞府修文，竟作玉皇香案吏。斷腸兮！珠彈雀而忽墜，傷心哉！梭化龍而奮飛。柏子爐寒，茱萸珮冷；秦簫頓咽，范叔何堪？痛丹鉛已蝕于烏絲，幸綠字尙縈於蛛網。是用收遺文于琬琰之上，掃人間粉黛三千；庶幾續清韻于騷雅之餘，振古調國風十五。縱饒寶韜，妻織錦焉用文之？卽遣衛夫人吮毫，啜其泣矣！

文苑豹斑序

予於崑山有讀書臺，干將山有讀書邨；秀林山居，則在季孟之間近。買艇做玄真子，天隨生故事，釣竿詩卷，往來三山中；而于干將尤數，蓋貪與沈裕父周旋耳。裕父結茅巖曲，水竹花藥稱之，而喜讀異書。每當纖林月出，羣峯雪霽，與余杖履相偶，坐蘚石，臥花茵，或間出家釀及園果以佐譚。譚則裕父霏霏如屑，其言皆有根抵，貫串古今，經緯方內方外之事，由學博而識老故也。久之，出文苑豹斑見示，索子序，予迺知裕父帳中之祕，蓋在是。夫處士不讀書，與老農牧豎何異？有如裕父沉湎文苑，真能組繡煙霞，繪畫泉石；干將山以裕父重，非以山重裕父者也。陶淵明云：「聞多素心人，因來卜其宅。」元次山以雲陽有譚子，曰：「吾則往而家矣。」予且老，著書已倦，但願冠簪衣紙白牛，驂乘童子，挾文苑一編自隨。有疑義者，則質之裕父；未知天壤樂，何以勝之？淵明次山有靈，將無妬我？

谷響錄序

小崑山爲二陸讀書處，已更爲中峯五百人道場。晚復落落，半穴狐兔。至濂上人，剪榛洗石，具敝
人天之觀，因走請雪浪和尚演暢法華。陸宮保先生，八十五矣，藍襪之迹，久削山境。至是扶筇藏閣，親
與和尚激揚酬答。塵尾所及，如雷如霆。緇庶讚觀，得未曾有。昔蘇文忠、黃文節從佛印晦堂，以箭鋒針
芥之契，結方外交。今先生留此一段佳話于小崑山，便是坡老涪翁重翻舊案。濂上人，不惜狼藉，乃以
前後宰官居士，及和尚零星法語，皆從蕉葉上識之。甫撤經期，遂與諸弟子共梓之，題曰「谷響」。留
鎮山門。夫雪浪和尚據丈八講座，說法五十餘日，直坦胸懷，儘意拋撒，如溈口煙波，峯頭藤花相似，而
猶以筆尖些子，露盡濂纖，不特塊石點頭，頓令崑山片玉無色。雖然，谷鳴響應，本自無聲。若作響會，雪
浪講經，翻成饒舌。若又作無聲會，則何不掩耳黜聽，却又從雪浪法華會下，叉手躬身，執經聽法，何也？
既未能跳此兩窟外，則亦能出此谷響錄中，不妨拈取。

陳眉公全集 卷六

陳眉公全集卷七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 序

□ 泛泖吟序

梅墟先生嗜奇好古，有道之士也。家鴛鴦湖濱，饒蒹葭鳧鷖，水月澹蕩之觀。客嘯漁歌，風帆煙艇，虛無出沒，半落几上。予以爲若欲呼野衲而泛斜陽，無過此矣。乃先生獨於甲午秋，翩然航一葦來雲間，湘籙錦囊，所襲金石古文奇字，不可勝紀。予肅入寶顏堂，雄談滿座，佐以詩歌，往往有峯頭笙鶴，霄賓霞侶之奏。曰：鴛鴦湖不堪濯纓，三泖者故秦由拳縣也。吾欲於此中擷蓴膾鱸，一識孫漢陽袁相國及陳布衣。霜白酒香，簪菊枝而別，吾無所復汎矣。于是吾輩皆舉觴觴先生，先生矢口長吟，言言五色。昔張志和樵青釣童唱杏花歌，陸龜蒙浮家汎宅，日逍遙於短笛殘鐘之傍，皆有題詠，顧未曾一至泖。泖今有周先生詩在，豈非山川之大奇哉？予自是手一編，枕沙上鳥，聽其歌而休焉。樂哉！所謂永矢勿諼者也。

□ 善惡報應圖說序

予得善惡報應圖，以授夢蓮兒。兒從先生解歸，而挑燈向祖母榻傍讀之。余復稍爲指以禍福之說曰：「小子志之。夫禍福之報，至于千變萬化，而要之不在天，不在人，而在爾我之一心。古人不云乎？曰：『一念不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善惡之原也。曰：『其心旣變，其形不得不變。』此報應之原也。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善惡報應自然之事，自然之理也。曰：『人而爲善，雖未得福，禍則遠矣；人而爲惡，雖未得禍，福則遠矣。』此善惡報應之卽事卽理者也。曰：『善且不爲，而况千惡乎？』此其說空矣，而實導不肖者無忌路也。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私。』此其說精矣，而實塞賢者精進門也。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真識見也。曰：『勿以善少而不爲，勿以惡少而爲之。』此真入頭也。曰：『他人僞惡，吾獨僞善，何爲不可？』此真坦當也。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真覆載也。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真綿密也。曰：『惠迪吉，從逆凶。』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曰：『愛人者人亦愛之，敬人者人亦敬之。』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真報應也。曰：『聖賢禽獸。』曰：『禎祥妖孽。』曰：『圉圉福堂。』此真圖像也。噫！此吾所謂不在天，不在人，而在爾我之一心者也。小子識之。』于是不肖轉而請諸士大夫，刻之以示同志。

元史隱逸補序

昔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爲真隱傳，而皇甫謐不廢名，然所撰僅七十二人，人各一傳，傳各數行而止矣。予念其風軌可懷，而文彩差祕，悉取二十一史之長篇，旁獵孝義文學，方技之具隱德

者，哀爲陳氏逸民史。旣成四十卷，卷中惟元史隱逸傳，寥寥若而人。蓋作者之言曰：『古之君子，有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爲，故高蹈以全其志。如杜瑛遺執政書，張特立居官之政，非苟爲隱者也。史臣義取濟時，要于表見其所長。是故負巖穴竇之寶，編草茹芝之叟，若滅若沒，收采闕如。至于感憤用壯，忠義類獨，或仕宋而隱于元，或仕元而隱于明，此與殷頑民晉處士何遠，亦往往略而不書。元史宋文憲公濂王忠文公緯所作也，二公奉詔總修，凡天下有關史事者，下郡國長吏，博加訪輯，悉送館局。比時吏非知書，以致龐雜淆亂，其他多人，動至千數，皆溢浮而乖，實而少者，至不能一二取徵，則隱逸是也。且元當宋之尾，明之首，其間弓旌輪轍之迹寂然，而鼓鑿劍戟，攘攘宇宙，一切哲人，遯士，指冥鴻以高鶩，控白駒而不返。達者棄生產，耽圖史，其耿耿者，甚則吹笛痛哭于空山之顛，脫蓑湛溺于清淵之底，世不復物色之，而亦不復自名，其何如人，嘻！可悲矣！幸而不泯者，賴有郡牒墓版，與稗官諸家言在，余以是蒐討傳誌，不忍筆削其文，悉爲網羅。曰：『元史隱逸補。』夫上卿徹侯之勳，勒犧尊而繪麟閣，走象譯而播鷄林，卽有不耀門人子孫，猶能請之旂常，或輦金輿璧，以質之當代，巨麗之手，若山稿澤，耀舍史而外，誰與賁松蘿之色，和鸞鶴之鳴者哉？或曰：『諸隱非噉名者，而子補之史，無乃非其意歟。』嗟乎！隱士如寒燒草灰而痕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予輯隱逸補，爲諸君子一尋燒痕字迹而已。若其獎退抑競，振廉起頑，世代非逃，流言尙微，觀者或有取于斯焉。』

范忠宣公集序代

覽刻范文正公集成，復校忠宣公集附之，而爲之序曰：『自古父子相師者，古稱姬公伯禽阿衡

伊陟漢丞相韋賢玄成而已；及宋則文正忠宣最爲顯著。忠宣由文正恩起太常太祝，歷仕五朝，出入朝野五十年，上自天子皇太后，倚毗甚重；外至田峻里婦，武夫悍卒，四夷皆知其名。公盛德大業，自不必待集而傳。第公生平銓別人材，剖斷國是，歷官元祐紹聖建中之間，凡所更物情向叛，議論譽悻；以至請祠竄嶺，感愴萬狀，公一一寓之集中，讀之可以觀世焉。而予又于語言文字之外，及按公之行事，且無一不暗與文正合者。初文正薨，家貧，公借官屋以居，僅庇風雨；大類文正之蓋囑蕭寺中，以待御史排濮議，斥大臣，納告牒歸田，名震天下。大類文正之爲諫官，自爲布衣至執政，所得俸賜，以廣義莊。大類文正之置田贍族，知襄邑，興起學校，區處飲食，負笈者輻輳而至。大類文正之捨宅建學，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歿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大類文正之推恩朱氏，經略慶陝，賑饑民，哀枯幣，勸朝廷無生邊事。大類文正之爲將，入典平章，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不宿怨，不吝過，不苟近利，不邀虛名，不立朋黨。大類文正之爲相，其他或慷慨廷論，或委蛇奏牋，引誼據經，率然而作，必歸于仁義忠恕。詩文溫文典潤，凱切和雅，卽置之文正集中，不能辨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忠宣之謂乎？公五歲讀書，八歲從羣兒戲，輒能正席講說，剖析如流。旣登皇祐進士試館，職除著作佐郎，隱然負名世公輔之望，士大夫不敢任子目之。而公益通顯，以作者自命，凡禁林典敕，及當代名公巨卿，金石碑版之文，悉出公手。其聲價真可懸千金，而照四裔。自古父子著作之盛，未有如公者。卽韓公子忠彥，歐公子棐，富公子紹庭，紹景等，雅有才行，且不能與公抗衡而稱鼎足，况其他哉？嗟乎！晚世父兄無識，子弟偶博青紫，詫爲成材；而晚生後進，粗紹箕裘，亦不復有臥百尺，翔千仞之意。忠宣父子相繼爲宰相，集中自警自砭，皇皇如不及；卽涉羊腸，脫魚腹，嶮巖欲死；上不懟君，下不怨友，惟恐隕越。文正之家聲是

照若忠宣者，是古今真父子也。或謂父有文正，忠宣故應爾爾。魯直不云乎？「文王割烹，武王飪鼎，叔旦舉而薦之，管蔡不食，誰能強之？」一則忠宣賢于人遠矣。據公狀文集二十卷臺諫論事五卷，邊防奏議十五卷，今合之，總名忠宣公集，附文正集後。凡五百年，而始成范氏一家言，此實藉當事者之寵靈，與共事者協贊，而成全書，鸞特爲之董其成云爾。」

倪雲林集序

昔泰伯仲雍，文身斷髮，奔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其後吳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已封于延陵。雲林倪先生者，稱倪迂，又自稱懶瓚，又自稱荆蠻民。荆蠻者，延陵之故鄉，而先生之所居也。先生癖人也，而潔爲甚。自泰伯季札仲雍而後，梅福潔于市，梁鴻潔于傭，而屈指倪先生矣。先生高枕臥清祕閣，洗拭梧竹，摩娑彝鼎，此見潔者膚也。試問學道人，能于元兵未動，先散家人產乎？能見張士誠兄弟，噤不發一語乎？能避世俗士如恐浼乎？能畫如董巨然詩如陶韋王孟，而不帶一點縱橫習氣乎？余讀先生之集，所謂其文約，其詞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獨先生足以當之。蓋先生先見類梅福，孤寄類梁鴻，悉散家產，贈之親故，有荆蠻延陵之風。月清則華，水清則澄，雲鮮露生焉。下此雖金碧丹青，滓焉而已。何堪與先生並？先生殘煤斷墨，江東之家，以有無爲清俗，豈惟張我吳之勁，卽置先生于孔廡間，度無愧色。或曰：「倪先生癖人也，似未聞道。」予笑曰：「否否！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

陟岵瞻松圖序

江右負匡廬彭蠡江山之秀，不以名郡，而故獨以材勝號豫章。其鄉有隱君子，又不以豫章名，而顧獨號松峯居士。松峯者，孟修周君之尊公也。孟修以鄉進士，教授構李時，欲迎公邸署中。公謝曰：「吾雖慕葉尉，而性好泉石，盤桓萬峯之上，採松花，拾松實，清風謾謾乎，其掠予而來也，宛若置我于笙鏞韶濩間矣。翁樂甚，無以我爲念。」乃孟修終不自得，讀書隱几之暇，其夢未嘗不與公俱也。中庭有梧，據而幽吟，未嘗一日不搔首西望也。于是復繪爲一陟岵瞻松圖，一紳裾以下，咸矢歌而和之，將緘以獻公焉。余惟陟岵者，魏孝子行役之作也；其夙夜廩廩愁苦憔悴，大較與苞栩詩人同。若孟修優游清朝，何所不適？而顧自比于陟岵爲今，雖匏繫博士，籍不及歸，此不過鷓一枝，鵲一巢耳。若其進而簪筆承明之廡，濯纓清華之選，譬之于松，承沆瀣，戛日月，黃鸝嗽其巔，兔絲緣其下，卽徂徠秦岱，且不得狎而近之，而况豫章之木乎？斯時也，使海內屈指名世者，推本于孟修之所自出，則公方巍然若魯靈光，蒼髯勁骨，飽霜拒雪，亭亭獨立于煙霄雲嶠之表；他日天下之具瞻公，又將寧止如孟修披圖而凝睇者乎？公布衣糲食，日不輟吟味，居恆務依鄒魯家法，其訓孟修兄弟，必先定品。夫品孰有過于公之歲寒不雕者也？故不佞爲寫老松一幹贈之，且以釋孟修悠悠陟岵之思焉。

四書證義序

予嘗謂著述之病，無以佛語著儒書，無以小慧揆大事，無以凡情參聖解，無以時制膠古局，無以奇怪駭後生，無以貶剝加前輩，大要率取己意而條達之，以不詭于作者之旨而已。吾鄉肇陽錢公，以明經登制科，文章深沉大雅，非法不言，日下幃縱讀，天下書無所不吐納，而于四書，不勝其嗜。棗噉蔗

之癖，間嘗抽繹一章，冥思枯坐，務至于點胸會心而後止，卽深夜呼二子然燭書之；燕歸月餘，積有成帙。予讀之，洗發性靈，激揚宗旨，如春行羣卉中，葉葉皆春；又如黃河伏流萬三千里，寸寸皆水，所謂有本者如是耳。經生得之，能使語言文字化爲醍醐，老者舊得之一言可以振聾聵，半部可以致太平；豈徒議論不詭于作者而已乎？士大夫場屋較藝，如小兒鬪草，皆從暗中猜摸，誰假誰真？至于身榮之後，弁髦經傳，亦如遺香殘綠，狼藉滿地，去不復省。若肇陽公孜孜汲汲，以羽翼經傳爲己任，有幾人哉？予欲著述一家言，思表見于世，然未五十，已蒜髮蛀齒，自顧生平，從微細夾帶滲漏處不少，又舉筆往往犯前所謂六病，爲之愧息而止！不若肇陽公言言皆孔氏廊廡間俎豆語也。予休矣！請置公一編于床頭，仰而讀，俯而思，以爲公墨守何如？

盛明小題選序

陳子未老，向九峯白石山，營一壽藏，三子負鍤隨其後；武塘佐之王君，寄盛明小題入山來，命三子且鉏且讀曰：「此所謂人天眼也。」夫文章如地脈，大勢飛躍，沙交水織，然其融結之極，妙在到頭一竅。譬如腹背雖大而神明所尸，不敵心目；心與目僅寸許耳，此文之喻也。故庖之刀，僚之丸，品隱娘徐夫人之匕首，張僧繇點龍以睛，顧長康增頰以毛，皆在微細毫芒間耳。極之須彌納于一芥，虛空生于一漚；龍藏指甲，蝸立國土，微火可以焚鄧林，寸膚可以雨天下，窮極變化，非至細之倪哉？知此道者，惟吾友佐之。佐之于奇書無所不讀，才雋而識高，采博而鑿細，此集雖小題，皆透入神竅。譬之古明師，其張子微吳景鸞其人乎？若以擬唐人詩家，卽嚴滄浪所謂法眼、道眼、天眼，孰能加吾佐之也。因題數

語，而爲之序。

高長抑玄珠館小草序

予與長抑交十五年餘矣。長抑才情雋發，下筆數千言，詩歌淋漓，詞場老將，望而卻走；其他經生公車言，直解衣帶結耳。自永仁爲司理，長抑杜門謝一切不急之交，善刀韞弓而藏之；其庭可羅雀，其人望之如木雞矣。已得其文讀之，震撼聳恫，則章邯謝玄軍乎？綦組相生，則鬼工天孫乎？變幻無端，出入飛度，則崑崙奴謁隱娘之劍術乎？縱橫無礙，則黃蘗禪張長史草聖乎？噫！進乎道矣。文非小技，惟靜而深心者能得之；故至人之藏也密，真人之息也踵。霜降水落，迺見天根；致虛靜極，可以觀復。吾長抑之文，非得之驟而得之養也。如是，高第何足以難君？吾且以韋平事業卜之矣。

朗閣草序

吾友吳伯霖居西湖，人不能名伯霖，所以伯霖讀書好古，鉤深致遠，類儒；性喜遁甲九劍，及一切異人異書，類誕；慷慨急難，類俠；三教之徒，順流而進，類廣；或默處一室，或雄談四座，載歌載泣，載色載笑，類狂；屏葦血，遺簪履，忘今語古，何其樂也？類隱；執經問難，弟子祖席而朝者，以百數，不言而教，不肅而行，成名之士，蓋纍纍矣。類古有道者。陳子心奇之，不敢以質君；既讀其文而笑之，曰：「伯霖奇男子也，而乃降心爲經生乎？」伯霖曰：「今天下正患無真經生耳。天無經星，則躔度愆；地無經界，則封域亂；人無經絡，則營衛爭；是故有六經之文章，而後有三代之人物。吾以文之變，當從經始；以斯文爲已。」

任者，當從經生言始；而子笑我降心爲之乎？予曰：「吾今而後知伯霖之所以伯霖，非經生也，而思以經生之言易天下。」夫有易天下之心，雖不屑屑于適資逢年，而光明浮動于語言文字間者，玉潤珠輝，自不可掩。主司羅而得之，首以風海內士曰：「此東越伯霖吳君也。」伯霖恐不能長有西湖矣。伯霖出所居朗閣，我將踞其上，遣梅花薦醪，老鶴衛關。弟子三百餘，我代君授書，暇則援陶都水故事，敕令種藥藝花，焚香檢籙。俟伯霖青組朱綬，酬經生事畢，予然後置郎鄂道士枕于朗閣以待之。

代徐澤夫自序吹篴稿

不佞普少而不慧，長則無文。齋叨出于冠裳，志雅羞乎執袴。藏書在室，僅留蠹口之殘；枯管生塵，未秃兔頭之穎。于焉染指，或可嘗嚮。乃材拙屢擯于大方之家，而命奇巧弄于小兒之手。垂髫靡恃，弱冠分飛。舉舌視妻，恨牛衣之獨泣；登堂謝母，調熊胆以何人？觸目多愁，仰天長嘆。家文貞以理學龍象，而苛責末技之雕蟲；余孺子以舉業驚駘，而妄希中原之逐鹿。一牘而輒命數竄，片語而幾及千槌。侍側批評，日晷度簾幃而竟去；支頤頻蹙，燈花與更漏以俱闌。夏則股寒，冬猶心熱。豈傳癖之敢擬，倘書債之可償。南北馳驅，歷盡羊腸之九曲；乾坤窄小，誰收駿骨之千金。對僕御以無顏，望鄉關而短氣。英雄久困，魂夢皆疑；兒女無知，笑言如故。險哉歧路，信矣窮途。自甘下里之音，匪曰「調高而和寡」。已抱齊門之瑟，疇云「我貴而知希」。帚敝宜拋，河清難俟。曾奉金粟先生之戒，兼禮玉宸老子之門。綺語等之餘津，公車復爲何物？時彈短鋏，一讀離騷。戊子以來，浮沉久矣。今病親稍稍健，飢而嚴訓凜凜。在紳撫髀未消，捫心良苦。手開故篴，憐蛛網之久縈；耳聽新聲，揣蠅鳴之可續。姑游戲于三昧，聊呈露

于一班。何異國都之門，高懸麝鼠；抑亦海濱之曲，競誇畫龍者耶？嗟乎！社中兄弟，海內交知。或濯纓清朝之上，而振鷺于飛；或脫屣名山之巔，而冥鴻不下。普進不能彈冠相慶，退不能漱石自娛。徒處季孟之間，終慚曹莒之國。所幸奉常伯氏，請告東還，骨肉團圓，酒杯懽藉。笑而顧我，技止此乎？牛耳奚堪，雞肋斯在。無雙遜于國士，第五不減家兄。擲地雖乏金石之音，奏樂且擬璫篋之和。無須焚硯，請供覆瓿。于是拜焉，付之梓者，半生俠骨，幾欲凌千百丈之虹；一束卮言，何日化五雲之色。謹序。

耦耕草序

武水莊虞卿錢抑生，習尚書家言，其文昌于時矣。虞卿深沉著書，恂恂有道君子也。抑生年少而心綺，才高而氣下。兩君不出，出必度有所見，而乃私命其文曰「耦耕」。噫，可怪也！南華之言曰：「鹵莽而耕之，則亦鹵莽而得之；滅裂而耕之，則亦滅裂而收之。」斯二者，固而家莊先生文章法也。而予讀楚茨大田諸詩，其田野之民，迓田租而三祝之者，不過曰：「去其蝥蟘賊而止矣。」尚書非三代之文哉？而經生家吹二氏之燼，旁綴而離飾之，至欲與典謨訓誥之辭，相輔而行。其否者咻咻焉，覆以爲異；此兩君不敢強同于天下，而以耦耕自託也。蘇子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也。其源實出于王氏，而王氏之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荒瘠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王氏之同也。「嗟乎！若今日則蝥蟘，且及天下，豈特黃茅白葦乎哉？虞卿抑生力斥其世俗所謂不典之好，悉櫛而去之，而斷以先民爲型，心相語，調相諧也。力田逢年，其在茲乎？予山冠草衣，久作松間渴睡漢，一片石中書，幾成虞芮閒田。兩君不揣而問以序，無亦謂較晴量雨老農，尚有微長歟？予則豈敢他日負耒而鋤，以觀兩君之裘馬休

休，過而式予隴上可也。

尚書口珠序

猶龍王君得吳越諸名家尚書文，哀而刻之，題曰「尚書口珠」。以謁序于陳子。陳子曰：「語有之，嬉笑怒罵之爲文章也，糟粕煨燼之爲至教也。」智者得其精而遺其粗，噴煙飛沫，吹雲遡風，肝腸猶繡之矣，豈必言言五色，乃稱口而珠哉？雖然，予非習尚書言，故嘗習徵珠事。士必博物強記，而後能文，則有張說之記事珠，心精靈慧，百神不能隱，則有燕昭王之洞光珠，望之其文澄澈，能照心目，則有軒轅先生之清水珠，文機聯綴，形如玉環，則有唐昭陵之琅玕珠，圓轉不停，則有閩風雀間之走珠。可以燭乘，可以盛琉璃之筐，則有太初甘泉之照月珠，文之秀可餐，翠可滴也，則有朱速之滴翠珠，甚矣文之善類珠也。王子曰：「亦甚矣！先生之善喻文也。」于是題其草而命之曰尚書口珠。

論膾小序

予童子十三時，讀東漢書，見范蔚宗論贊，手錄一通，丹鉛其旁，至無所容筆槩處，已稍稍與曹耦學爲史論，以呈先生。先生輒津津喜爲摩頂久之，稍長，旁及他史，則侈口論說古昔，雖非性能，而意實好之。近者大宗伯馮公，首崇論學，主司間試一題，士從倥偬間，半以空拳搏戰，異日立天子殿中，與諸公卿借箸畫筭，辨論天下事，未知安所置對？門人輩就予絃誦之暇，每讀至經史，有古人曾經論述者，時一拈示之，第篇章浩繁，不能刻。其國朝諸名論，雖選有成帙，然不過義鼎之一瓣而已。童翁曰：「此

亦可膾炙人口，請梓之名曰論脍。」

菁陽集選序

予于就李掌故，雖未及盡論其世；然大要後先之作者，無能加菁山先生上。先生之詩文，深往獨至，最合古法，而其集乃最晚出；蓋前輩之深于藏名如此。先生少孤且貧，讀書東海之上，凡十舉始登籍。初宰蒲陽，與豪貴人梗，請教授，尋轉博士，出爲大理郡丞。落落宦轍，逡巡于荆楚燕薊及蒼山黑水之間，登樓感物，牽帷采謠，奇游麗藻，有足與江山相映發者。竟一日投檄以去，家居三十年，杖策里社，第與門生故人，拂拭酒壘，時時觴咏不輟。如太白的殿衆星，朱霞之媚落日，可謂老而不衰，窮且益工者矣。先生之詩，自漢魏以逮開元，故莊雅嚴重，無少年踔厲飛揚之態。其文以經術輔諸史，故上能刻畫龍門，而下亦不失河東家法。假令以一矢加遺海內，其誰不北面壇坫以從？乃過自弢匿，慨然有身隱焉文，知希我貴之意。當是時，何李雖謝，徐迪功、皇甫兄弟、項背吳越，絕不與詩筒往來。迺知武宗肅皇帝朝，士大夫識定而心澹，才高而慕輕，猶能以藝文爲小事，借交爲可恥。如先生，豈非前裝一代典型乎？雖然，先生軒髯域中，瞠目霄外，卽詩若文，意不肯下諸君子，又何有豪貴人宜其出入遘迴，落落卒窮以老也。今再傳而至光父，始克搜緝遺牘，言乃大昌。不然，蛛絲蝨腹，將不與是集爭長者幾希？予以是歎先生之深于藏名如此。昔王龜齡之集，藏家塾者四十年，其子聞詩以序屬劉其父，其父謝不敏，乃徵之晦翁以傳。今不佞亦何敢當？請以俟當世晦翁其人者。若光父聞詩之義，不可泯也。因書而爲之序。

茅孝若詩序

蓋予入山如病道士，不復與燕趙客吹簫擊筑，歌徵變商；卽筆研結習，悉向化人前以綺語懺之。然海內以才品詩格著者，予未嘗不知知之，而輒能相其醜好真僞，與夫目前身後傳否之故。夫漢武帝截海赭山以求長生，而西王母恨其胎濁；李白奏對沉香，酒氣淋漓，傍無天子及六官貴人，而玄宗笑曰：「此酸子也。」兩人道骨豪氣，少不真，而具眼立見矣。予見書生言詩者甚多，然皆標影響以虛名相高，此不過使鶴戰與美人陣而已。如吾友茅孝若，真才子也。孝若十五，卽能奏晉魏初唐之音，今甫弱冠，其詩韶秀清華，深往沉鬱，片語無寸瑕，萬言無累句，置之古人中，莫辨也。年雖少，予定其必傳。乃孝若猶言學不博，交不廣，游不遠，此三者未能與吾詩相映發。俟他日與公恣討名山，以至猿獠神鬼絕攀之境，及天祿石渠，蕊珠貝葉，幽厓巖冢埋藏之文，而吾詩始成。嗟乎孝若之才如此，而又能深心湛思，與天上與淵沒，蓬蓬乎其六月息而萬里行也。然則何可量哉！大抵才子自有真，而文人可以僞作。故有若據坐終類典型，日禪被貂，猶都卿相。至于嫚罵而龍準氣奪，不襲不裘而虬髯心死，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文人才子，亦若此矣。孝若之才真，予以是斷其必傳，如否否者，君所嚴事吳允兆其人，深古具道眼，請以吾言質之。

陸宮保適園序

東坡云：「山州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此善適山川風月者也。予謂園之界限，不在小

大以目與足所到爲界。假令瞽者兀者，扶攜而游，目不及赴，足不及領，雖有園，無園矣。設以常人而埒夸父之步，離婁之睫，則園于頃刻，判爲大小。非園之俄大俄小也。目與足之所到異也。然園之權在目與足，而目與足之權在我。我者不適，則雖大士之千目，韋馱之日擾，四部洲而行不止也。于目與足何有哉？先生解學士之綬東歸，治園二畝，以息躬，樹無行列，石無位置，獨一小閣，出于樹稍竹篠之間，玲瓏翕張，以收四面之勝。先生藍輿造之日，偕故人魚鳥，相與咏歌，以共適其中。蓋世之雕鏤奇麗之觀，先生淡而不御，如逃三公，而其雲物之變幻，草木之鬱蒸，則若先生之學問名節，日引月長，所謂生則惡可已者也。先生以我適園，而不以園適我，故杖履所至，雖撤土卷石，宛若五岳礪而五湖帶焉。今先生八十餘矣，垂老而神明不衰，其目與足，矯若少年，而又與性之善適者會。則先生之婆娑偃仰，是間也，豈減香山之池上，司馬之獨樂哉？嘻！古今之園多矣，然皆化爲落蕃蔓草，惟二公之荒陬遺跡，至今人稱之，將無爲世欣慕者，不獨在園乎？知此而後，可與先生談適園矣。

董玄宰來仲樓隨筆序

吾松貞溪，故松雪趙榮祿管夫人外家，榮祿往來柳上甚數，嗣後楊鐵崖黃公望倪元鎮，以避兵多與曹雲西遊，一時幽人豪客，舍文章書畫外無事矣。明二百年來，松人士此道若續若絕，獨吾友董玄宰，踵興擬議，以成變化，書法畫格，爲之一新。蓋玄宰家甚貧，至典衣質產，以售名蹟。曰：「此政如異人到門，何論金帛？若較量輻銖，便是田舍翁教子，豈能博尊賢敬士之報哉？」予口詘其言，而心壯其膽。每與予焚香披對，各忘寢食，甚則從千里寄尺一相聞，娓娓無俗談，大約起居書畫，無恙無已。玄宰

裁鑑通明，展軸未半，便能批駁好醜，眞僞；偶一品題，懸筆立就，皆點胸銘心之語。落紙無賢不肖，懷藏以去，稍久覆視之，卽玄宰亦不自記爲已作也。門人張清臣博雅工文騷，有侯巴之嗜，得卽掌錄，漸已成編，名「來仲樓隨筆」。玄宰有樓在南城林樾之間，以予數相過，從題曰「來仲」。予與清臣遭際太平，日同玄宰商略金題玉躐之事。玄宰官有盡，而文章書畫確傳無疑；後世亦于殘縑斷紙中想見玄宰，因以嘆羨吾輩爲何如人。則此書亦可稍得一班矣。玄宰上能直接米襄陽，下亦不失爲趙榮祿、榮祿、流離宋尾，玄宰似爲差勝。襄陽召對，與天子共閱內府圖書，錫賚賞識，極一時寵遇之盛，則今日尙不足以酬玄宰也。清臣謂何？

古今粹言序

予遁峯泖間，如秋蟬翳葉，無四方之觀；又家少祕典，僅于殘書中，蠹遊三十餘年，未嘗一食神仙字，惡知文哉？不佞竊觀邇來諸家，其好古者，鉤棘僻澁，剽剝奇字怪句，以爲超兩京而軼三代；然使人讀之，吾本強而不快，喉素鬱而不舒；卽使作者自覆其文，至不解何語，此泥古之過也。高才生聞而笑之曰：「夫夫也，何自苦？」于是剖擊先輩，幾無遺膚，而悉以方言里語，雜見于文字中，蓋始于卓吾老子，而孟浪者借以野戰，空疎者借以藏拙，而庸知村社之巫祝，非禮也；市僧之嫚罵，非俠也；不文之非文，而不修辭之非辭也；此泥今之過也。泥古者，如徒以史書施之金石碑板，識者噦之若掇古人之皮毛，而失古人之神理；如龍馬之圖，吾鳥之篆，峒嶺石鼓之文，豈能爲箋奏軍符乎哉？古有古之粹言，今有今之粹言，二者皆時爲之，而血脈條理，古今人非甚相遠也。是集自孔子家語、左國、秦漢、唐宋迄我

明先輩諸名家，稍稍衰聚，余亦未逮，校其失次失款，而門人輩已私從劄厥氏之請，輒乞序于予曰：「庶令初學者一寓目，而爲古爲今，盡在遐覽可乎？」予嫣然曰：「聊以付童子呻吟之一助，其舛錯缺略，令賞鑒家爲之噴飯，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若夫抽其神理，遺其皮毛，而不泥古泥今，古與今盡屬烹鍊中，請以俟當代之知文者。

棘隱園漫草序

予昔居于將山草堂土室，半爲煙雲所埋，閉門高枕，畏聞人聲，惟刪花洗竹之暇，拾殘蕉敗柿，書古人一二可喜者，以度隙影。及讀老氏之知希介母之焉文，未嘗不兀然自笑其勞，然落落品外之韻，時近時遠，而世顧未有合者。晚得吳伯度先生，清明豪爽，恥談戶外事，軒髯營目，意不可一世，世亦無有傲所長以難伯度者。伯度之湖海，似吾家元龍，其嬈于病而謝舉子，以放于四游六合之外，返而浮沉于黃緇及山水嘯歌之間，亦大約與予調同，而嗜合。伯度之齋居也，冢宰公之藏書在焉，縹緗芸帙，映帶几上，如五色雲，而伯度坐擁其中，有書隱。梅花清寒，菖陽倚之，有花隱。米海岳之二石亭，樹根不減鬱林仇池，有石隱。伯度挾此三隱，爲魯衛秦晉之國，相與高臥以待老，品泉焚香，摩娑金石之文，次第成篇。其言皆汰吐經術，兼綜竹書鴻寶之餘，而佐之以湘纍漆園，使人如握麈尾，披松風，而聽鶴鳴之在陰也。以伯度居恆自負，上宜與鄒枚簪筆螭頭，次亦不失建安西園，鴈行班席，乃坐令鐵冷篔簹中，而桐鳴爨下，卽棘隱所撰，猶有漸離彈筑，王處仲擊唾壺而歌伏櫪者。嗟乎伯度舍予孰爲倚而和哉！雖然，千秋之業，宰物恠諸王公，而微與其權于草莽，子荆之遂初，長統之樂志，雄之玄符之潛

夫孰非隱人勳伐也。且伯度不聞而祖之有季子乎。脫冕遜跡，翔千里而觀十五國風。至今稱宏覽博物者，非以其爲吳之隱君子耶。此可以方伯度矣。

甲秀園集序

予嘗讀羅采館清課而奇之曰：「世乃有同心如費君者及是。」丁未小春，君千里信使自通，且以甲秀園集乞序。陳子讀書滾滾萬餘言，作而嘆曰：「吾甚愧費君！予五十矣，自恨爲蠹書魚，而不能食神仙一字。放浪林間如老猿病鶴，而不能飛騫五百里外。世有不朽如費君，僅託之彼此神交，安所讀天下書，友天下士哉！」大抵文章大業與經生不同。齒欲少，游欲遠，藏書欲博，取材欲精，交道欲廣，應酬欲簡，起居欲適，興欲豪，神欲淡，而著述欲富，闕一則名不附，目前非無名，皆慶榮而弔衰侯蟲之音耳。君綺繡公車言，兼綜古文詞，聲出公卿上三十三，而先後集合得一百卷，凡生平詩文及五經翼，歷朝史乘補遺，詩學別紀，皆在焉。何言之雄偉巨麗至此也。吾愧君君從父宦游燕臺，歷鞏洛齊魯魏衛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七十子遺踪，又嘗登武夷，涉羅浮，渡錢塘，入吳越，所至皆感愴嘯嘯，褰帷停騎，播之咏歌，與山川相映發。吾愧君君家自文獻公，遞至太僕琅函錦帙，不下幾萬餘籤。君括囊大典，網羅百氏，幾于三教總持矣。吾愧君君簡練陶汰，彌采彌精，穴必虎子，珠必龍頷。吾愧君君交游偏海內，其最著如吳元卿，湯義仍，張幼于，虞長孺，馮開之，徐茂吳，胡元瑞，沈箕仲，屠緯真，非晉楚之師，則惠莊之雅。吾愧君君焚香鼓琴，罕通世俗，陶門常鍵，管榻欲穿。吾愧君君坐擁名園，可嘯可歌，可釣可弋，出有魚刀，入有鹿車，誦讀而外，靡知其他。吾愧君君孝友忠信，好爲德于鄉，溝中桑下，誰不飲君潤者，而

君捐貲燔券，無所顧。吾愧君悠悠忽忽，似有情似無情；似方之外，似方之內；或泫然而泣，或聽然而笑；哀樂親疎，吾不得而相焉。吾愧君是數者，皆文人才子之助也。君挾是數者，又輔之以斲輪之巧手，扛鼎之雄才，一顧生風，八面受敵；日新月盛，未見其止。顧自謂此集一傳，宿願已畢；千生輪轉，不復向綺語中作活計。予笑曰：「大丈夫辭富貴，逼人易；辭文章，逼人難；君集度必傳，傳且身親見之；雞林象譯，無翼而飛；楹鐵筆冢，方自此始。甲秀園能久臥君哉？山中清課，請專屬之眉公何如？」

北游草序

朱孟元先生，自束髮有才名，視一第如米囊，袖中石耳。上公車者八九，竟爲造物所蹶。然孟元片言出，人人以爲吉光裘也。今歲謁選燕邸，予病瘡不及向河干歌湄以別。旣而清秋從北歸，示予諸草，其聲格視前彌雋，彌古而感慨牢落之意，時見于毫楮間；憂然蒯緱彈，而唾壺擊也。雖然，東方陸沉，碩人萬舞，古之高才奇節，往往託傲吏以隱。今孟元亦且以雞肋視功名，海鷗鳥視人世，州縣簿書，直與青山白雲等耳。黃魯直云：「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處，無不可寄此一夢。」况孟元所吏地，有爛柯諸名勝，與詩篇麗藻相映發；褰帷憑眺，拂袖品題，又將有進于燕趙聲者。孟元饒文章經術，是草特其一班；若世有大人先生物色之，以授之百里巖邑，則穆如之味，其武城之絃歌乎？先生聽然笑曰：「嘻！是也，我且以北游草爲嚆矢。」

酒顛小序

夏茂卿撰酒頌，侈引東方酈生畢卓劉伶諸人，以策酒勳辨哉，無以應矣。予不飲酒，卽飲未能勝一蕉葉，然頗諳酒中風味。大約太醉近昏，太醒近敬，非醉非醒，如憨嬰兒，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華胥無國，混沌無譜，夢覺半顛，不顛亦半，此真酒徒也。畢忘盜，未忘甕，劉忘埋，未忘鍾，俗人治生，道人學死，聖人之教，生榮而死哀，是皆猶有生死在耳，然則將何如樂天不云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茶董小序

范希文云：「萬象森羅中，安知無茶星。」余以茶星名館，每與客茗戰，自謂獨飲得茶神，兩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施茶耳。新泉活火，老坡窺見此中三昧，然云出磨，則屑餅作團矣。黃魯直云：「芎用鹽去，橘用薑轉，于點茶全無交涉。」今旗鎗標格天然，色香映發，峴爲冠，他山輔之，恨蘇黃不及見，若陸季疵復生，忍作毀茶論乎？江陰夏茂卿敝酒，其言甚豪。予笑曰：「觴政不綱，曲爵分愬，呵胃監史，倒置章程，擊斗覆觚，幾于腐脅，何如隱囊紗帽，翛然林澗之間，摘露芽，指雲腴，一洗百年塵土，胃耶醉鄉，網禁疎闊，豪士升堂，酒肉傖父，亦往往擁盾排闥而入，茶則反是。周有酒誥，漢三人聚飲，罰金有律，五代東都有麴禁，犯者族，而於茶獨無後言。吾朝九大塞，著爲令，銖兩茶不得出關，恐濫觴于胡奴耳。蓋茶有不辱之節，如此熱腸如沸，茶不勝酒，幽韻如雲，酒不勝茶，酒類俠，茶類隱，酒固道廣，茶亦德素，茂卿茶之董狐也，試以我言平章之，孰勝？」茂卿曰：「諾。」于是退而作茶董。

蕉葉抄引

言信而有徵，請以是賀公，并上之司封氏。」

送郡侯詹濬源入覲序

萬歷辛卯，詹公敕從戒馭，上績書于天官氏，縉紳父老，亟請諸兩臺，留公爲保障。兩臺旣已首列露章，薦聞于朝，謂公者，固天子屏御間名守也。上方虛三輔九卿，以待公隼旗熊軾，烏可無往？于是公屬邑華亭項侯，上海楊侯，青浦鄧侯，相與清道續食，載公後車，入覲于廷，因屬言不佞，以頌公之休美。予惟天官氏按牒功最，罔良于吳，吳而以治平推第一者，孰能超詹侯之乘，而雁行之也？且兩臺之薦剡辨矣，予則烏能言？項侯，楊侯，鄧侯，進而告予曰：「天官氏知公以耳，兩臺知公以目，其逸于耳目之外，而人有所不盡識者，則惟吾儕得公爲最深。公以龔渤海治盜，黃潁川興化，蜀文翁，飭學，鄭青州賑饑，公之爲公，東海士女，往往能言之。惟其整率僚屬，冷如嚴師，而溫如慈母，使吾儕得以肅官箴而恪吏議者，公竊有膏沐焉。」夫天子之政分于守，守之政分于令。如使守挾其尊以踞下，下爲伎以忤上，上下相猜，燥濕敵而水火爭，則三年之間，令斤斤救過不給，而郡大夫亦安所藉守以報上？今三君子襟裾相通，篋塤相和也。奏宓子之琴，灌河陽之花，從容談笑，臥理有餘，而公亦憑几受成，如化工陶鑄而已。公先世受經于孫忠烈公，伯仲世其業，聯翩鳩署，出爲良二千石，其家學皆有所本。公得其實以治身，出其土苴以飭吏治，故羣屬化之，而咸有羔羊鸞鳳之風。譬之于易，公以離照，而三侯以巽受，其惟鼎乎？公才名經術冠天下，乃游刃調絃，搜括研訪，必盡三君子之奇而後已。虛中受禪于鼎爲腹，三君子誠絲以焚，御轡以佚，承睫盼嚮，惟公德意之是聽，無徧無黨，于鼎爲足。若此者，天下之完鼎也。天子

以明年坐明堂，開闔闔，貢者以萬國；而公與三君子，以是鼎進，黃金耳鉉，厥爲世瑞，上且享九賓而見之矣。然則貴何可言哉？

賀張裕齋榮轉常熟令序

癸巳二月，不佞以桐圭竣命，甫有燕山之役；而社友何士抑諸君，屬予爲文，以贈裕齋張父母。夫脂車在門，無暇理鉛槧事；而張公則曩者華亭卓魯也，父老子弟，方邑邑有去後思；而又重以士抑之請，其何忍例謝墨卿？乃命使者停歌伏軾而奏之。夫公之爲華亭令也，時郡國水旱頻疊，萬姓嗷嗷，若坐釜鬲之上；一炊而一灼之，柔者至爲溝瘠；而不逞折枝之徒，羣咻而起。公露禱請之神，洒泣移牒，以蠲賑請之兩臺；其譁者以單騎片言，散之鄉落。故下車而民相與恨得公晚也，公去而民相與恨釋公早也。未幾，三載服闋，天子復擢公爲丹徒令。公治狀如華亭，而又爲省羨耗，禁勾攝，立保甲，申醴禁，清陂塘，收骸骼，蓋期月而上下之間，密密如也。無何，公又有常熟之命。丹徒則走相謂曰：「何不以張侯永胙我？」華亭則又走相謂曰：「何不以張侯歸，而復更生我？」乃惇史氏聞之，笑曰：「甚矣兩邑之私公也；而亦知黃河伏脈，靡不潤乎？而亦知夫容赤精之鏗，靡不利乎？東吳海門之勢，潤州爲首，而常熟與江陰爲尾。近者賊奴唐突，鯁鬣漸張，公旣用其精于丹徒，而又囊其不盡之穎，將復試于常熟；首尾鎖鑰，數百里金湯之援，卽華亭亦有仗焉。且公兩邑令，遠不過披齊梁之夕秀，近不過發平原二陸之朝華；而常熟則子游氏之產也。公得南方之學，又將採而布之，以善其鄉，則琴川卽公絃歌武城矣。他日天子召爲股肱耳目臣，公其以治狀教我，予爲續之太史禮樂書，以章東吳循吏之盛。」

賀畢白陽公祖榮滿序

今銓曹臺鎖之選，半出于縣令司理；令宰一邑，而司理間以使者檄，旁視他郡。上以下有所考案得失，俾如洞垣，則耳目寄之下；以上有所宣序疾苦，俾若痼癢，則翼齒借之。夫耳目寄之，則上恆倚爲察淵，爲隼擊而調劑難；翼齒借之，則下恆揣爲貝錦，爲伏戎而誠缶難。若此者，其難皆在摘隱應卒之外；非世之博大長者，未易稱也。而淄川白陽畢公，實其人焉。公年少而識老，高才而心下，蓋自爲理于松者三年，不獨薦書旁午，首推穀公，卽父老子弟，以及于逢掖諸文學，皆一以爲神君，一以爲慈父。其勵操則淵魚也，其剴紛則脫穎也；其察奸則燭照也，其矜弱則乳哺也；其肩事則游刃也，其作人則鼓鑄也。蓋委蛇于上下之門，而均節于寬嚴之際，能使以仁見威，而以威見德。俾懷公者，口無所容其頌，而信于公者，心無所置其疑。此豈獨以敏練明潔，以才守著稱而已哉？予猶憶嘉魚李康惠公、武林胡端敏公，以司理起爲名臣，而其初皆以大受之器，聞于天下。若白陽公者，其類之矣。公旣歷三載，上績司封氏，旣以顯庸其所自出，而不久需次公爲銓曹臺鎖，則兩公竹素之業，予猶庶幾拭目以俟焉。學博某等，屬在宇下，受公知愛深，請得一言爲賀。夫詩推魯公之視學也，曰：「在泮獻賦。」而漢人引經折獄者，咸稱良吏。噫！此學博之所以不能忘頌于吾公也。是爲序。

送畢司理考滿榮擢詩册序代

淄川畢公爲郡司理三年，主爵氏課績奏最，天子爲賜誥以褒榮其兩尊人；于是紳裾以下，矢詩

歌以彰盛美，琅琅乎鐘球鳴而金石奏矣。孝廉陸君第褒而襲錦獻之，屬不佞弁一語爲之序。夫古者三載考績，凡郡國計書，先上之太史氏，而後以其副上丞相。史官觀民風，採聲詩，則納而授諸工瞽。畢公之計績書第一矣，而不佞又忝詩史之後，請做古鳴玉而贈言者，爲唐歌頌公可乎？公之司理也，宅心恕，持法平，詩有之。「邦之司直」是也。請爲公歌豹飾之章。下車以來，皎如冰壺，而清如蘭雪，詩有之。「素絲五紵」是也。請爲公歌羔羊之章。端冕堂皇之，豪奸巨猾，以爲神明天帝，然不煩摘發鉤鉅而片言立剖矣。詩有之。「遇暉雪消」是也。請爲公歌昊天之星。公嘗一再攝邑篆，更其秋霜之烈，而煦爲冬日之溫，詩有之。「挹彼注茲」是也。請爲公歌泂酌之章。逢衣弟子，有控于公者，若控諸父母，有干請于公者，若徘徊躑躅于師保之訓，而不敢前也。詩有之。「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是也。請爲公歌思齊之章。夙夜凜凜，恪共厥職，以微令聞，鴈行布武，捧冠帔進堂下。大哉皇言，皇皇如矣。詩有之。「無忝爾所生」是也。請爲公歌小宛之章。三年而政成，薦牘旁午，上天子將需次爲銓衡，爲臺諫，詩有之。「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是也。請爲公歌嵩高之章。歌闕乃退，藉筆志之，以授典樂。彼託管且虛，循吏傳之左，使海內知有萬歷間稱東吳治平第一者，爲我白陽司理公。而尙書所載畢公保釐篇，公實世世嗣續之矣。是爲序。

賀徐寅陽大卿家孫嗣大金吾序

蓋肅皇帝中興，于運爲午；維時有恪共不二之臣，起自南服，爲國重臣，以佐億萬年無疆之庥命，則惟文貞徐公實應之。穆宗嗣寶，著有勳猷，於是以九載考績特旨加公伯爵，蔭一子爲金吾將軍。

公對颺稽首，稱萬壽者三；而因手疏遜謝，以示不敢寵利居成之意。天子俞公，旨停止伯爵，而還金吾將軍如故，蓋異數也。公拜命以授，其四世孫次第爲大帥，而今遞襲且至於五世矣。嗣君方脫櫛櫛，天子卽已詔給五品俸優禮之，俟束髮起爲侍從，大司馬檄郡國守相爲具羊酒，踵太常之廬。嗣君明慧韶穎，伏地虎拜，如成人禮；內外觀者，靡不嘆異，豔爲極榮。夫金吾古之司隸也，其所掌不特鹵簿儀仗禁詰戎兵爲天子爪牙，甚則直廬宿衛，侍列經筵，有衣金紫至蟒玉稱官保者，其真古之親臣世臣乎哉？前太常旣以令子起家，後太常復以進士拜今官，父子並九列，得賜與朝請，其一時光寵莫及；而今嗣君復繩繩繼美，食祿於大官，則將安所報稱，以矢之異日。昔者天子延世之典，其累疏而不能辭者，非天語所謂繼國壽命，功在社稷者乎？如是者，宗老國人皆能深言之，而其帷幄之微謀，不獨異戴先帝，且能擁衛今上，以定萬世太平之基。玉册金滕，炳若日月；祖宗有靈，且將世世胙其子孫，爲吾國家股肱心膂，以綏後祿於無窮，而豈止今日之肇有令祉已也。嗣君神駒名驚，奕奕有奇表；他日必能以忠孝箕裘先閥，而太常君又以壯年積養，不久超拜，以盡其韋平忠宣之學。嗣君彈冠攝衣而從之，琳瑯滿朝，永爲國寶；庶幾徐氏之報，其在茲乎？予故樂而爲之序。

食物輯要序

天地生人，亦甚巧矣。目耳鼻共六竅，皆耦類坤卦之象；口以降共三竅，皆奇類乾卦之象。乾宜上而反居下，坤宜下而反居上，此泰卦也。坤惟居上，故濁者變而爲清；天之氣者惟鼻，乾惟居下，故清者變而爲濁。食地之形者惟口，口上鼻下，是爲人中，而三才之理備矣。易頤卦曰：「慎言語，節飲食。」

中庸又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世人病氣、病情、病腑、病臟，有脉可按，有證可揣；若飲食之病，或以驪而不覺，或以雜而不辨，或以日用而不著不察。若孕婦小兒，益質質矣。婁東名醫雲谷程君，著食物輯要，最爲簡明，又與諸名家訂正，然後行之人間。其用心苦，其綜覽博，其考辨精，使賢者可以尊生衛生，卽不肖老饕，且將捫舌而盟，染指而退矣。夫醫司命也，以命聽醫，孰若以命聽我？况日用飲食，我爲政者也。若知味則自然知節，知節則自然身心俱泰。雖謂食物輯要，卽頤卦節卦泰卦之注脚可也。讀此書而雲谷之精於醫道，并可知矣。是故眉道人序而傳之。

陳眉公全集 卷七

陳眉公全集卷八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壽文

壽宮保陸大宗伯平翁序代

往先生八十時，天子採御史大夫言，拜先生宮保于里第。已又遣郡縣行羊酒存問禮。維時海內士大夫，輪琛輦璧，登樂獻歌，布武先生之堂，天下無不聞而豔之。去丁亥至庚寅，先生八加有三，其子伯達君成進士，以行人歸視公于家，抱錦衣舞而進觴，諸孫如玉，婉孌膝上。先生綬紫鬚白，笑更三爵，喜可知也。已丑榜，焦太史而下，凡三百人，以與公之子有兄弟權，于是徵文獻言，前介公壽而屬青溪使君司執鐸之役。諸君則洒洒載拜，遙賡南山之詩以頌古禮者，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則卿大夫率其吏與其衆，宴國之大老，而賓禮之，以示型焉。今鄧使君儼然卿大夫也，而諸君率又斌斌以賢能起家，則今日彷彿古鄉飲之制，而惇大賓之享，舍宗伯先生，其誰當之是役也。禮也。獻生晚年幸爲先生之邦人，蓋嘗妄窺先生之學，本于六經，而公家敬興及金谿兩兄弟，則又從千古之上，啓關鑰而授之，故其傳獨正晚而游衍于竺乾之書，與裴相公白香山揖讓同堂，故其神情獨曠，謙分宜而避其濁，稅江陵而遜其橫，詔三起而三辭之，故其出處獨高。若是者，亦足以仰窺先生之萬一，然皆貌得其粗而未

觀先生之神者也。嘗聞先生居朝，高冠獨步，令人凜凜，不霜而寒；乞歸十五年，京洛之下，竿牘如山，卒不得先生片言隻字，其危峻如此。至于告政家居，召布衲爲上客，呼漁樵爲老友，所以提獎後輩，膝語而耳囑之者，靡不肯款中心，得所欲如去。嘗譬之其在朝，如泰岱峩峩，雪中雲半，可望而不可登；退而游於鄉社之間，如甫田平疇，芸夫牧豎，皆得以嬉笑而託足焉。先生以伯夷之風，而兼下惠之量者耶？夷清如秋，惠和如春，春秋相成，萬物化生，吾于先生得壽原矣。夫至人而躋上壽，非特身繫天下安危者數十年，卽後生晚達，亦得以有所觀型而銷其塵鄙。昔人有言：「遇伯夷展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先生一日而在，則人人遙制，惟恐伯宗陸先生知，愧無以稱先生之子同榜兄弟也。記曰：「式黃髮，下卿法三百。」諸君以之。詩曰：「我有嘉賓，君子是則是傲。」先生以之。

太子太保王公七十壽序代

太子太保婁江王公，以癸卯登七十；中外士大夫，輦琛輿璧，登樂獻歌于公之堂者，履綦相錯。公鄉門生某某，不敢以筐篚進，而請得余老人一言以壽公。王公聞而止之曰：「華亭老矣，天子憲老而不敢乞言，無以言溷陸公。」余曰：「吾雖耄，業爲郡人士與吳邑諸大夫，一再佐觴矣，無已，敢效華封之野人而祝公者三。」昔孟氏論相業，而曰養氣；羅預章論王佐，而曰無欲；夫世欲不足以難賢，智賢智之難，難于名耳。故孔子之論平天下，而又本之以無他技；技者，名之謂也。大凡士君子一有好名之心，則胸中決無剛大必伸之氣；視其氣之屈伸，以察其人之躁靜；卽賢愚修短禍福，十不失一焉。寧獨事業而已乎？余曩在史局，每歎公科第文章，壓倒一世；然進而逡巡，士大夫問神清而貌溫，才高而心下。

隱者出衆人後者。及新鄭柄政，公嘖嘖不合而出。江陵奪情，公正言面折之，又特請省侍以愧屈之。其氣之必伸者一。江陵敗，公拜相，田間羣少年彈冠易袒以趨公，公嶄然如絕壁斷崖，人無所附麗，俄効其一。二借事鼓鑿者相繼罷去，其氣之必伸者二。禁諂禁侈，禁貪禁殘，禁撫按無饋贖，鑿禁河工無擬閣臣，不三月而精采濯濯矣。其氣之必伸者三。極論苑操，力翦鯨宦，其氣之必伸者四。清白一心，以風有位，有囊金壽公者，門生故吏劾無貸，其氣之必伸者五。公念皇上深宮燕居，宜使數聞民隱，河南水旱，畫圖雁羹，直達御前，上爲之親降宸翰，中宮及貴妃爲親發帑金，而公復以捐俸倡之，河洛之白骨而肉者無算，非公能感動宮禁至此乎？其氣之必伸者六。儲議未定，皇上且疑挾制，疑樹功，疑離間，公密疏陳請，甚有手書手緘，同官不見，左右不聞者，至是而始下出閣之命，始定長幼之禮，其氣之必伸者七。公六十移疾，請致政，上遣鴻臚內官宣示，又發金禱于藥王三日，以祈公疾，而公意終不可竟歸，其氣之必伸者八。夫匹夫負氣，不能得之平交，公入朝以來，其浩然剛大之氣，無幾微小挫，天子英明神斷，每事委心俛首而從之，何以得此于君父哉？善乎延篤之言曰：「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于不孝。」莊周云：「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阻。」是二者乃公養氣訣也。公方召對時，親承皇上面獎忠孝，遠而質公之生平，微獨毀譽不能撼公，卽公亦未嘗以毀譽徇天下士，獨斷獨行，不吐不茹，能爲大容而不爲小忍，能爲面折而不爲腹藏，雖朝廷之奏牘，四方之筆札，必暢其喉吻之所欲言而後止。譬之雷霆無還聲，黃河無反勢，其胸中剛大之氣，鬱勃而不可遏者如此，而曾有一毫顧忌爲市名地乎？故文章博大巨麗，而不欲以文名，清德可師，而不欲以廉名，進而入告，出而焚艸，而不欲以忠告名，辭會典訓錄玉牒之世蔭，而不欲以讓名，爲諫臣調護，爲地方請恤援解，

而不欲以長者名；孝行若曾史，家法若鄒魯，而不欲以道德名；此宰相中無名公也。龍之爲物，潛見飛躍，變化無窮；然劉累氏可以豢，豫耳可以困，則以尙有龍之名在。公無名則無欲，無欲則生平無不伸之氣；氣伸者神活，神活者命固。公之壽，其可涯量哉！余九十有五，間隱几而讀長生之書，蠕蠕神采，似不無小證。然養氣不如無欲，無欲不如忘名，則吾于婁江王公，更有進焉。公家編修君，聞道甚早，試以吾言質之。

壽王相公七十序

婁江王公之七十也，公戒門者無內客，客無得內庭實，亦無多爲卮詞以譽我。諸君子謀于辰玉曰：「然則壽公且禁何？」辰玉曰：「是必屬陳子。」陳子聞而笑曰：「太保公小心翼翼人也，生平鮮食寡欲，如清蟬警鶴，考鐘伐鼓而前迫之，有駭而去耳。」雖然，公六十而致政，七十而杖屨如故，飲噉不少衰，知足勇退，幸不爲少年所描畫，則乘時行樂，以無負聖天子賜歸田里，優老閱賢之至意，其在今日乎！曩東宮未定，累疏凡十一上，內調上心，外調衆口，三王並封之間，公心膽墮地極矣！卒賴公居中調護，而後有出閣之命，而後有長幼之序，而後有辛丑冊立冠婚之典。公不樂，誰爲樂也？冊立冠婚成，辰玉以編修官，頒詔四郡，錦衣擁傳而歸，帝若擇公之子以報公者，而未幾行人奉璽書存問，繹絡至矣。公不樂，誰爲樂也？辰玉領解額，家居不出者，若而年，出則科名高等，與公相雁行，能使世家重，能使主司重，而又使公之文章相業益重，天子聞王先生子，且爲之喜動顏色。公不樂，誰爲樂也？吾鄉陸公七十時，大行君甫十一，今辰玉嶽嶽玉立，又且謝史局歸養，公不樂，誰爲樂也？余晚生後進，未能日從

公爲岩居川觀之游，數訊公杖屨動靜，及飲噉多寡，以爲憂喜。比聞公家居多畏客，犢車魚艇，放而之乎。塊莽無人之野，則太幸，返則掃圃杜門，高臥矣。豈公名位高度，無可與語，卽欲語亦無往人酬往事者。審若此，直欲作無口瓠耳。姑無論往昔，試與公屈指二三十年來，朝局變遷，物情反覆，中間士大夫愛悻好醜，與苑枯得失之故，風雨煙波，亦大略可見。初公忤江陵，江陵敗，公起田間，爲十年名宰相。旣納相印，其次第後公秉政者，或賜櫂東西還，或謝棧車牡馬不御，布衣徒步出府門久矣。回視登鸞坡，入虎觀，雍容中書政事堂，博不得公北窗一夢。况公更耄耄及百歲外，俯仰感歎，日昃而歌，又當何如也。余以是勸公及今無畏客，彷彿方東都洛社，睢陽諸老故事，相與宴會，賦詩飲酒，繪圖以爲樂。公笑曰：「是又期往人酬往事也，余所樂非客所知。余以布衣至卿相，賴天子明聖，沃心造膝，無所不委從。前者召對，面承忠孝之褒，及其行也，又降手札謝過，歸而不忍，以蒲壁強也。世無如知我如皇上者。兒功名何所置，重輕，特其讀書重廉恥，斷斷家法，又將爲王氏善人君子矣。且性又孝且溫，把搔疴癢，冷熱苦樂，不去側。古者下車里門，浣牖子舍，有是哉。烏在其多男祝也。世無如知我如兒者。」公于朝則君臣相知，退則父子又自爲相知，天壤樂無以易此矣。余雖以樂樂公，公無乃俛首一笑乎。無已，請歌抑之十二章，屬諸君子進之，以附于武公國人交頸之誼。

陸宗伯壽言序

吾鄉宮保大宗伯陸公，天子凡兩賜存問。其九十恩數，視前加等。萬曆戊戌六月，專遣中書舍人，以羊酒采幣存公于家。一時士女傾城罷市，至購食儼屋往觀。公率大行伯達君以下，郊迎使者，公與

而出，騎而入，金冠緋衣，白眉黃髮，端笏馬上，顧盼凝遠，從容炎暑中，灼然有童孺之色，可卽也。詔書在門，公虎拜稽首，事竣則命元孫景元以笄童趨謝闕庭上，以敬謹嘉公，又以齒德俱尊優答公，朝廷求舊憲老之典，可謂極矣。伯達君手錄玉音及卿士大夫之姻于頌者，彙爲壽言一卷，公謂王言在前，禮不可以序，乃特屬繼儒記一言于末簡。余生晚，猶憶鄉父老言，公辛丑會試時，有太守王公華者，夢入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公姓名也。覺而召公之婦翁李問之，李對曰：「某生平不苟而已。一是年遂以春秋魁天下，入館局，會鄉衰同朝，數數引歸，自後新鄭江陵，虛揆席以待，而終不得寵。公九十餘，距今辛丑又垂一甲子矣。俛仰今昔，凡與公出入諷議，聯鑣並笏，悉當時號稱一代偉人名位姓字，知雷如霆，後先參差，落落與晨星俱盡。而公齒髮不衰，聰明如故，每談前事，短言可以書紳，長言可以補史，使對公者竟不知其爲四朝以來人物。卽少年晚進，公目擊其苑枯，而歷閱其陵谷滄桑之候，又不知家凡幾人，人凡幾世。轉眼六十年，棋局屢更，國手顛頓，其神閑氣定，不着而常勝者，獨公一人耳。公未嘗典一正考，然海內正人君子，皆知以公爲師，亦未嘗受一世蔭，然舉伯達君最晚，而以進士歸養者十年餘，又最孝且賢。公淡中得濃，老中得嫩，雖蒼蒼者有意于調停輻輳之，亦由公見道明，取數寡，生平不苟之行，通于神明，宜若是之壽且康也。公阿羅相輔以神仙骨，天神福約以儒者風，故無貴賤皆幸見公，而不敢望公，無遠近皆祝公，而不能悉公。卽載在壽言者，特澗泐之一勺，泰岱之一石而已。雖然，古人有云：「人臣上讚令德，則勤于家廟之尊壘，下敘私交，則書于宗塾之碑版。」今朝野之頌禱于公者，抑何其洋洋灑灑也。敢弗記諸，若其稍可以報公，則今諸山有繪像，龍潭有專祠，輿有頌國有史，或公之所以壽而不朽者歟，而終未能言公之萬一也。俟百歲，當更筆而記之。

壽元輔少師申公七十序

禮大夫七十致政，吳門申公少師解相印，凡十餘年，而甲辰秋始稱七十。邦君諸侯登歌者，趾錯堂下。鉛山令顧禮初束幣及門，徵文于布衣陳子，陳子辭者三。禮初曰：「僕受知申公，復託太僕孝廉兄弟葭莩之末誼，不可無一言。且文富公不有布衣堯夫乎？請毋讓。」儒不佞，少受太原王公聘，讀書婁江間。居恆，太原語次，公輒嘆曰：「申公，天人也。」公練達國事，決機應變，捷出人意料；上不時出片紙，敕黃門立索回奏，公從容裁答，溫而且理。其他號令大冊，府檄軍符，及四方如山之牘，駐筆立辨，悉中甘苦，真可使人主解頤，老吏宿將，面談于千萬里之外。公每事務持大體，性不喜伉岸儂薄，挑取時譽，而一切以弘雅博大爲宗。好獎士類，而人負之，客有道其事，非笑則嘆。公相度相才，舉世無兩，而予獨謂公與太原和衷一德，此尤相業第一根本耳。兩公生同郡，同榜，同鼎甲，同詞垣政府，同奉朝請，家居，同璽書存問，自卯及辰，後先稱七十，又同此皆巧值天人之奇合，而正人君子之大同，不在是。曩江陵以名法治國，虎負不可下，龍亢不復顧，蓋陰握宮府之權幾十年，而公繼之。權者，人臣之所不敢愛也。公委蛇巽謝，以歸人主，少年喜事，將回面而嚮太原，太原不爲動，公無猜色，亦無猜心。凡一哺一握一笑一顰，無不與王公揭日月而共之。如定壽宮，翦鯨宦，止內操，絕開採，扶言路，翼皇儲，內調衆心，外調衆口，甯使天知有餘，而人知不足，此公與太原之所同也。魏知古始爲姚崇引用，姚崇反銜之；韓休以蕭嵩薦，嵩更不協，自古鼎席之地，疊端易生，元和諸君，特其太甚者耳。端溪之貶，門集賀賓，襄陽之

朝口騰僞識；雞方索門，何暇司鳴？釜且沸然，誰能調鼎？此古人所以嘆羨于丙魏也。閣臣自肅廟以來，其賢者即不盡如唐之牛李，然物情反覆，大約可觀矣。自公與太原並領機務，謀不害同，同不傷正，凡閣中向來膠粘不解之疑城，至二公始破。公歸而朝局已變，今且小聞周公召公之言，轉思十年前兩君子同心輔政，豈可復得哉？頃公與太原里居，相望百里，歲未嘗一再覲，覲則無信宿遂別。公賓至如歸，而太原公畏客，若逃空虛。公少太原僅一歲，太原性怯寒暑，手料方藥，儼然若不勝，而公灼灼有孺子之色。太原一食三歎，驢無餘幾；公陶輿謝屐，無所不縱賞，汰寫生趣，以迎吉祥。度其神情趣舍，迥若別調，絕不能事事懸合，而後知兩公之立朝，非苟為同而已也。昔文富致政歸，悉士大夫壽而賢者，置酒相樂，圖形妙覺僧舍，賓主凡十有二人，而堯夫不與。竊嘗怪堯夫居洛中，當時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迓，司馬公獨不為留者，英一席地耶？豈堯夫以布衣硜硜之節，恥與鄉衰躑躅，士大夫亦有不得而強之者耶？夫引分守道，堯夫且然，而儒則何敢以言壽公。禮初曰：「否否，峯巒金碧，幕以白雲，山龍華虫，火藻粉米，而以荷衣惹帶，介於其間，兩相蔚映，無妨異同。且聞公花下小車，相遲久矣。」予謝不敏，姑授簡禮初，而佐公一觴。

壽涇陽顧先生六十序

涇陽先生之學道也，不知老之將至，垂六十而先生通家子陳藝之徵文為壽。先生將無反走，大笑而不受。藝之云：「某聞命於先生矣，他筐篚庭，實不敢納，信以陳子言，敢不拜賜。」余嘗憶己丑歲，先生儼然相訪，以不朽見屬。既明年，復邀同舟至秀州，談甚快。嗣後書問遞至，邀入東林，而余以疾

不得往。然每嘆天下有偉人二，先生與南皋。鄒公皆以文章風節震天下，望之如二曜麗天，而皆砥礪聖學，爲後進倡。先生恂恂自將，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退然如寒書生。而至於抗色立朝，清言格衆，一時權要，能以顰笑喜怒榮辱進退人，終不得引先生以自助。而先生獨往獨來，凡所以此其逆鱗，而摧其角距者，甚力。至褫官削籍以歸，無幾微見顏色，讀易杜門，宴如也。十五年來，國家老成彫謝幾盡，而碩果不食者，惟南皋公與先生尙在。先生忘世，世不能忘先生。凡遠近執經問道士大夫，東西行禮于其廬者，舟車相屬。郡縣監司，以不識先生爲可恥。臺省諸曹郎，不首推先生名，則啓事皆指爲故常，而不足重。激揚聖學，不得先生印可，則不敢自信，而私以其學術行于世。世之歸心先生，真如川之赴海，山之宗岱，其盛篋以加矣。及今甫六十，蓋孔子耳順之年。夫所謂耳順者，謂其無復有逆耳之言也。不佞請以龍德之言獻先生。壽彌名，名彌高，而責亦愈備。蓋灼然指爲天下之龍首矣。神龍見首而不見尾，非無尾也。尾之所在，卽英雄豪傑之末路也。沒者欲得其珠，旱者欲得其霖，噓雲御風而隨之者，欲得其騰擲變化之勢，而先生何以謝天下六龍之爲潛，爲見，爲躍，爲飛，爲亢，總之皆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爲主。武公年耄箴微，不忘于國，召公告老敬德，猶慎于身。蓋古聖賢之致謹末路如此。而龍溪子乃謂孔子舍七十而進，必將舍矩而就規，此言似巧而實非也。佛氏圓通，以規言；儒者敬直內而義方外，以矩言。此聖賢二氏之辯也。規則少年借之以行，其無忌憚之私，而矩則約之卽爲禮，絜之卽可以平天下。日老則日就矩中，卽使夫子耄耋，而望期頤，安能舍矩更有他適哉。何也。易之所謂乾乾夕惕若厲者，矩在是，龍德亦在是。先生居龍首，見龍尾，一惟以夫子龍德爲師，日新月盛，必能挽回天下之文章皆正脈，培養天下之風節皆正氣，唱和切磋皆正學，處同林，出同朝，聚頭磕膝，皆正人君子以

此壽身、壽家、壽國、壽天下，而寧知老之將至乎？先生聞之曰：「善！不佞有小心齋劄記，雅與陳子之言合。小心者，乾乾夕惕若厲之謂也。陳子無事祝我矣。」

壽封修撰見峯張老先生八十序

太史君一，以辛丑廷擢第一人，是年太子冠婚禮成，上慈聖尊號，覃恩京朝官，太史得封見峯先生如其官。丁未，先生方八十，太史請于廟，假休沐，歸上觴，遠近束錦羞璧者錯堂下。太史謝不內，而徵陳子一言爲壽。陳子遜者再，及春時始得操筆而祝先生。余惟東海公以名臣震朝野，再傳爲黃門，爲侍御，其後甲第駢起，幾十輪而九戟矣。見峯先生獨不獲以經術顯。太史一鳴，以先生身親見之，父老云：「山川有靈。」余謂彈丸峯泖，何足當君一？要自先生長發其祥耳。先生性軒爽，當家中衰，挺身左右翼，日以孝弟恭儉爲政。自拜封典後，被服朴素，門庭蕭閒，閭史無過書，公府無溷牘，逍遙文史山澤間，丹權碧瞳，疾步健噉，度其規模尺幅，蓋古之有道君子歟？陸文定公嘗謂予：「吾歷仕途，見浙孫氏再世爲宗伯，其列卿佐侍從者，踵相接于朝。閩林氏三世四尚書，下亦爲郎署牧守。而嘗與孫宗伯季泉林尚書肖泉對山游，言貌厥朴，視寒峻無以異，詢其尊人則約斂檢括更過之。天道忌盈，鬼神瞰高，兩家皆無處焉。其子孫貴盛通顯根本，亦確在于此。」今太史君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端靜狷潔，弘雅精嚴，惟恐隕越先世之家聲是懼。而先生素心素風，嘿相扇助，豈惟不愧東海孫，其意亦欲教太史君事事第一也。自古父子世登狀元者，爲安氏、梁氏、張氏兄弟繼登者，爲陳氏、孫氏一姓二狀元者，爲宋氏、翁培皆狀元及第，而年最少者，爲汪應辰、張孝祥。三試而元者幾人，膺首選而他讓者又幾

人而惟王沂公之博大，呂文穆之寬簡，文信國之忠義，吾朝二羅之風節文章，賢者至今樂道之。君一真其人乎？君一汰雜賓，核掌古，隱然以三不朽自任，而當世亦以公輔期之。若後人邇考其所自出，如歐陽司馬公父，則先生姓字因與之並傳于無窮，其壽又孰與今日多哉？東海公若萌之始芽，侍御黃門若甲之始花，及君一則爛熳矣。栽培護愛，以收碩果之報，是在先生。昔張文孝公爲狀元，性至孝，願以已官祕書郎授父，真宗許之。父年九十餘，見子入踐樞府，宋人豔爲美談。垂五百餘年，而鮮有繼者，繼之請亦自張氏先生始。

壽胡立渚先生姚孺人偕老序

余嘗纂二十一史之隱逸，并及文苑、孝義、方技中之卓行者，合爲逸民史四十卷，始自吳泰伯，斷自勝國倪元鎮而止。因欲續取我明高士彙爲續史，而國乘不盡書，卽郡乘書不盡實，山林之政，蓋寥寥焉。近與沈公路交，知海上有玄渚胡先生，其真逸民之流歟？先生少好古，綜覽該博，精研于六書聲律，二十爲諸生，聲籍甚，五試輒蹶。今且老，謝去逢掖，以笑歌吟詠爲樂。婦姚孺人，能安先生貧，苧衣草蔬，泊如也。庚子，先生與姚孺人皆六十，賦詩以見志，雅自負于冀缺耕野，仲子灌園者，士大夫爭傳誦之，並有和章。余未識先生，願想其風采義味，要亦去古人何遠？余嘗記父老言，三四十十年前，儒者負奇不售，退而閉門授書，訓子整俗，雖白首有可觀者。邇來士不得意，多喜游，游多在燕邸公卿間，蜂還蟻往，塵土擿面，甚有遺簪喪履，顛躓而歸者。其一二游道小康，輒津津誇示里中兒，或轉擲于格博酒食，狎邪鮮怒之費，不頃刻洗手盡矣。以此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洟怨訕，神情忽忽，不知作何狀。

此詎可令胡先生見也。先生竹牀土劉，蕭洒自得，據梧而臥，繫木而歌，歌聲如清球古璫。姚孺人以機杼韻之，二子以伊吾和之，無論身不闖城市，卽夢亦何嘗識金馬門哉。宜公之貧而壽而康也。余視公尙壯，未五十，蒜髮蛀齒，衰相已現，反顧生平，精神魂魄，從微細中夾帶流注者不少。往歲築台小巖山，近復薙草種竹，築室于天馬之陽，凡以爲避喧練俗，收拾本分事也。有如公攜笻負書，一顧余兩山中，相與證長生難老之術，松花一盃，清泉一瓢，當以相供。并虛逸民史數行，留以續先生，何如。

陸仲華先生六十叙

余少好曠閒，考室山澗，覆以茅椒，將以爲灌息寤寐之所，而蹈道不固，強向人間授書，每思梁武有云：「賓客簡通，公卿罕預。」一意嘗誦而愧之，間于瑯琊絃誦之暇，與二三同志，行游郊墟，晚得陸仲華先生，蓋婁東隱君子也。陸氏自薇菴晉川兩公，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而仲華繼之，仰藉先閥，風軌穆如，孝友恭儉，信于里黨。蓋嘗隸博士之籍者四十年，而才高數奇，遂此不復與羣從楸枰爭席矣。南郭之陽，有墓田在焉，先生于是澆泥葦草，穿池引流，池不求方幅，樹不問位置，藥欄竹塢，參差蔚蒼，臨之以草堂，樊之以槿垣，紆折之以栢徑，蔬圃紅橋翠幕，綠窗素屏，先生日高枕讀書，甚樂也。余嘗一過訪，盤餐錯進，觴奔間作，奇茗異香，不速而至，倚孤亭，坐磐石，出視籬落之外，江橋亂飛，田塍如織，主客俱在圖畫中，但憂老耳。先生捧腹笑曰：「君非知我者，僕六十飲噉不少衰，入抱膝上兒，出對座上客，登壇賦詩，如幽燕健將，爲人排解紛難，如關隴十五俠少年，其他掃籜買花，魚洗鶴，殆不知老之將至。」余曰：「有是哉。」先生者，蓋不官之淵明，不貧之榮啓期，不抱甕之漢陰丈人，而有子之白樂天。

也。且今甫六十，予齒肩隨，當歲歲過婁東，與先生共尋人外之樂；度手種樹已徑圍，兒亦讀父書，稱知名士矣。

壽孫太公七十序

余喜出東郊游柳岸荻渚間，有衡泌在焉，孫太公侍洲舊隱處也。太公本世家，其祖好讀丹經，與鍊師游，產廢。雁洲翁授經里中，兒積精營一畝宮，破垣敗葑，賦詩鼓琴，宛然四休居士家法也。雁洲翁多痿疾，臥輒經旬月，或累歲不起，卽起輒尫頓，循牆捫壁而已。太公負抱雁洲翁，出入與俱者凡十五年。雁洲翁疾漸瘳，有客策子母騾入門，食庭下蔬，雁洲翁笑曰：「我得此騾，兒可弛負抱矣。」客如命留母贈子，雁洲翁得乘騾游市中，每上騾背，太公如扶掖小兒狀，整鞍引韉，按衣裾置尻下，視安行數十步始安心而入。聞牆外騾鳴歸，扶掖亦如之，挫草量水，已具棧下矣。雁洲翁多名賢之交，太公肅客真率，中禮宛轉，頤父心居恆，非分蜂釣魚，則種豆藝菊，少綜岐黃書，有異方，病而乞藥者，輒應，貧無所報謝者，昇藥復如初。子幼者，馴謹守門戶，長者世聲，妙文翰，出則丞相施牀，歸則公卿名士呵殿坊陌。其所居花竹依然，而艸堂加腐而新，湘襲芸裏之書，加牀而屋，太公褐加綺，市沽加名釀，折芰烹瓠，加而爲築肉盈盞。太公每歎曰：「有兒如此，恨不令我父見之。雖然，我以此老無憾矣。」余憶髮覆額，吾師雲汀先生，率余謁見雁洲翁，比長，與太公及世聲兄弟游甚數，目見樹杪藤拳，踵蟠結可狎坐，庭槐交蔭，午不見日，皆太公手植也。太公今七十矣，貧隱君子之行，而世無式廬問太公者，予故命子墨陳詞，而屬世聲侑觴以進焉。他日郡志撰逸民孝義一小傳，或有徵于予文。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序

吾郡浦上世家，無若竹岡李氏。其兄弟以進士起家者，則自大參約齋公，與今司寇郎易齋公始。檢齋公操家柄，居季孟之間，兩公得不廢讀，而袁孺人實左右之。夫易之論揆，專起于家人，然不過二女同居耳。若使聚族而處，其食指漸繁，而猜心懷色日益起，非有明識女子調而制之，則牧兒竈婦，皆得易面反舌，而操難合之權。閱牆狴帷，猝起頃刻，分而爲塗人，戰而爲胡越者，不可勝道。易之所以反覆于家人卦也。袁孺人本出名家，雅著令聞，當大參司寇倚辦于檢齋公，檢齋公心計手盡，無所不精。詢大要，以慎靜成兩公之廉而已。而一切妯娌間，米鹽細瑣，顰笑取與，悉聽之孺人。孺人聞鷄鳴，朝于舅姑之寢門，夔夔如也。享廟獻客，新樽析俎，井井如也。大參司寇之恭人，冕而垂珈，左執照綺，右執照紈，孺人衣褐中處，介介如也。則又油油如也。晨必先田僮起，夕必後織婢息。曰：「門未闔乎？雞鶩逸乎？牛未飯乎？禾雜穉乎？燼火不息乎？釜不滌，衣不浣乎？」則又呼諸子而質之，曰：「讀誦益乎？食噉進乎？師匪怒伊教乎？」隣嫗至，則曰：「漚麻乎？而配鹽幽菽乎？而乞醯茗乎？」檢括臧獲，則曰：「無鬪乎？無羣飲徒手博乎？無闌戶外玷主人翁乎？無雌懷不事，飽臥爨下乎？」大參兄弟聞而喜曰：「吾不復反顧矣。」其出則有清白治辦聲，入則不聞有闕于市，號于門，譁于堂室者。豈盡檢齋公力哉？則袁孺人所默相多矣。古今兄弟同居者，遠推公藝，近推江浦鄭氏，其他非漢嫂，夏羹，則繆妻析產，司牝一鳴，雁行中斷，若孺人之恭儉莊智，識大體者，能一二見哉？天必且錫之大年，爲女宗，爲母師，以風示閭閻于永永，百歲觴未可量矣。士訓昆季，曠然曰：「善！請書之屏，進母夫人帷而觀焉。」

壽雪泉禪師七十序

予少慕人外之游，手公車言，攢眉不怡，得竺乾古先生書，輒避人讀之，欣然有會心處。家居近馬耆寺，行遊寺中，遇雪泉師，如獲夙契。余比時縮髮，不敢與師塵尾相難，然心知師爲龍象蹴踏中人也。徐文貞解相印歸，同陸文定耦影林下，尋法喜之樂，師以老衲介于其間，如裴休黃蘗了元子瞻，皆可入圖畫中。莫廷韓以詩道自雄，客至同集師山房，歌詠叫嘯，城烏林鳥欲驚或止，與霜月相凌亂，師絕無倦色，然香淪茗，復如初。予嘗倦而假宿，數見以爲故常，而今不可復得矣。廷韓以後，騷社寥寥，客不復訪師，師亦無所事，客日掃一小閣，六時禪誦，晚年更就閣下耳房，精修淨土，髮白齒豁，而束身戒律不少衰。每談壯年五台遊，及向來酒人韻流，跌宕呼，如夢中相似。目前惟董太史康孝廉陸大行吾師何司理與予追隨舊游，向枯葉古殿，一再尋師，而師尙能雍容矩步，笑而送客，行不借掖，手不支筇，其百歲故可待也。師之師爲長壽佛，不拘拘世相，第無曹喜師者，舊在望，遠近皈依，辛苦飯僧，而不欲披緇擊鉢，爲居士宰官說法，而不欲談玄說妙，痛棒熱喝，爲窠臼禪。古有本色住山人者，非師而誰？故樂爲文以壽之者如此。

壽碧漢金公六秩序

蓋歲之辛巳，碧漢金公，壽杖于鄉，其賓客徵文爲祝也，言公六十矣，溼顏鬢髮，尙兒齒，行如翔鳧，而舊如立雀，不須杖而起也。意或受至人術，以恆其天年者耳。然攝形練息，如古稱安期羨門者流，此

而不再得也。人函五常之性，肖天地之貌，秉靈抱和，一與造化等；而屯膏謀府，競隙中之末光，遂謂司命者得以制其算，不亦謬歟？乃今徵于碧漢金公。公自束髮時，業已彬彬稱有名聲文學之士，已遊成均，輒厭罷歲，從諸名山，夷猶歌笑，以寄其寥廓之志。如武夷、秦岱、齊雲、五台之間，兩履幾徧矣。且塵塵向人樂道其事，至舌燥而不能止也。無何，爲南豐三尹，不期年，而部史臺令之下檄，褒寵者凡十五舉焉。至于釋冤女之獄，褫豪士之產，而民之樂有父母也，士大夫之樂有治也，蓋不敢以一命忽矣。俄遷寧遠丞，稍大其所施；而公竟解去，日與其鄉父老子弟，鷓冠鳩杖，以逍遙于無爲之業。而縉紳先生亡不引重之，郡守進公于鄉飲，而公勿欲也。嗟乎！倖功者非仕之貞，希名者非隱之情，與物委蛇，而進則有以自顯，退則有以自休，斯達人之致矣。况一丘一壑，公固有夙緣也。裹三日之糧，負千里之笈，飛鳥霞嶠，曳裾花浦，探奇覽勝，豈無至人如安期者流，出而與公撫雲烟，騎日月者？藉公雖倦遊，其諸子皆已籍籍蜚聲于藝林，所以暴其輝光，以大公之閱閱者有日；而公又能自壽。然則揚朱披錦，高歌侑觴于杖屨之下者，豈直今日哉？不佞請爲公俟之。

賀馬公一泉八十榮壽序 代季雁山

今天子在宥，憲老乞言，凡諸卿國一切耆頤台耆之士，類得鑿沾榮施；卽艸萊鬻髮，咸奉上德以康。而携李馬公一泉，亦以幡幡寵佩章絨，閭里以是豔慕，而不知是未足爲公多也。公壯時負射鵰之技，曾以明經舉進士於畿試。禹山君繼起，唾手取雋，命中甲榜。而禹山之子，渥駒千里，疾無留引，會以毛錐之穎，稍露頭角。公方怡神適志，媮快遲暮，淳如也。緬公往初，其尊人味梅公，以布行義，慷慨厚施。

世父則驄馬標風，柱下名家，九族之人，累累負金印以五花稱貴也。豈不足自張伐哉？雅非公好也。門第鼎盛，瞿瞿蹈禮，不踰引年，受服郡國，隆齒恆典，公視軒若莛，而乃以此芥蒂哉？凡人韜精厚者，發祥深，種德茂者，食報遠。世宗時，富于春秋，倘羨長安遊冶，試其剗犀以昂頰其間，詎不逢年乎？公固養潛葆真，不盡顯其暉以附青雲，而蘊五綵以澤來世，嗇斂之極，結爲大年，今之以八十稱老也，特上壽之始耳。虬楓勁節，不芬泄于繁華，而歲寒終古，幹柯自在，此物理大凡。異日者，庭玉交映，綸渙褒嘉，荷天子寵命，公且以其平格之嘏，享戩穀之慶，奚止循憲老故矩乎？何君俟菴，公之分弟，懷梅公壻也。先是其尊人與公游燕而驢，遂成瓜葛之好。今其子孫振振，琳瑯炳耀，原原本本，所從來遠矣。俟菴于公之壽也，雅念冰玉情不能已，已乃郵書，乞言于余，以介眉壽。余與何君姻婭，其子進士君士抑，屬余東牀而禹山君又余同年昆弟，交愛最深。憶昔承乏，攜李欲登堂爲公壽而未遑，以俟今日。乃今日復守建昌，又未能親捧罍爵，以從事于屏楹廊廡之間。俟翁他日至百歲眉壽，余將進以綠玉之杖，紫霞之觴，相與採月葦湖，泛槎烟雨，從公索仙李而啖之，未必不勝安期大棗也。于是授言于士抑君，而爲余先侑南山之祝云。

壽包瑞溪老先生六十序

先生以癸巳稱六十矣。性簡重，不敢以牲醴鐘鼓，勒其鄉之宗人賓客，乃與甌甄子出而遊于峯泖之濱。不佞某，先生之小友也，無敢以俗禮瀾。遂謀之愚谷子，操空言爲壽，而折梅花與山中之鹿以侑之。夫先生自含香郎，爲秉鐸憲大夫，蓋浮沉宦轍者幾十年。吾生晚，不能盡知先生。自先生折節而

下不佞于委巷之廬，及相與就暱，修布衣交，然後退而少盡其奇。先生所謂天下之至人也。夫世之尊官長者，大較可見矣。非高車大纛歌舞台榭，爲匹夫匹婦觀，則日促牙籌，鑿三窟以穴子孫，而久之卒落于遊閒之手，散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夫尊長官者，誠知其後之必至于此，曷若放而縱轡于寥廓之野，以庶幾哲人之尊生，直爲此淺淺也。先生凝靜澹泊，超然出于天際，俗籠時局，不得而縶之，此何足以奇先生？而先生之奇，世人不能望其萬一者，先生居家孝友，子姪廩廩，動遵禮法，不失尺寸；而先生未嘗并以檢押人，則甚奇。賢豪借譽，饑寒借色，一諾不渝，千里必赴，則甚奇。平生經國大略，嚴若武庫，深若重淵，而有時嘿然端坐，曾不知其爲大人先生，則甚奇。喜與人同功，而至于不惜與人同過，則甚奇。可以廊廟，可以山林，可以方之內，可以方之外，則甚奇。進而莊嚴于鄉老之社，退而婆娑于少年之場，則甚奇。人德之不應，或中之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話，亦不應一言渙釋，解衣握手，驩然無忤，則甚奇。起自名家，復起自少年高第，爲鄉祭酒，爲邦典型，而或布衣葛屨，或下車徒步，則甚奇。不逃禪，不佞佛，而能不妄語，不宰殺，不吝信施，不膳兼味，則甚奇。孜孜爲善，自子姓而下，兒童賤隸，皆化之，則甚奇。胸中了了，明智若神，而往往絕臧否，含瑕類，則甚奇。人以此相加重，而不忍以此相加欺，則甚奇。六十矣而不倦遊，碧瞳丹輔，行無杖，坐無几也，則甚奇。若是者，是真天下之至人也。先生蓋嘗以無咎無譽自處，以不夷不惠處人，以知足知止處造化。故有東方生之吏隱，而斥其滑；有榮啓期之健，而去其貧；有白香山之適，而無蘭消玉殞之悲；有陶元亮之淡，而無攢眉白連之苦；有蘇子瞻之達，而無流離放黜，皓首窮海之憂。若先生真可謂壽且康矣。夫先生既壽且康，則縱遊五岳之期，當必與不佞野人共之。他日山冠田衣，長鑿短杖，清歌幽嘯，而入松花芝艸之叢，則此鹿且百歲能負而走矣。使天下望見吾

兩人如甌甄子之從先生者曰：「此青山白雲，東西南北之人也。」豈不樂哉？

賀張光祿首峯翁八十序代

不佞受役鄭藩，里居三載，而以癸巳入竣桐，圭之命比四月，爲首峯先生八十壽辰，余業已脂車秣馬，不佞從賓客後，捧觴而歌南山之篇。及渡江，乃始操墨卿，屬一言爲壽，而勅青鳥獻之。且以重諸兄弟共祝之情，因致不佞年家子之世誼也。夫張之望于華亭也，自東海公始也。公之文章節義，如黃鐘大鏞，峨帽岱岳，巋然震天下，而其後簪纓纍纍，數傳而至先生。先生博物宏覽，能上下漁叟于四遊六合之間，鶴立雀起，蓋張之聞人哉！先生才高不獲顯，其子龍州先生用乙卯歲進士，又以數奇，不獲具萊綵，稱千歲觴。先生笑曰：「夫造化小兒，固欲調我也。吾聞長安粟可飽，金馬門可吏隱，我需次一官，婆婆自老，以待二三孫雛，摩九霄而颺六翮，豈非乃公事耶！」于是謁選，得光祿承掌醢，以覃恩封其父母如己官而未幾，長孫舉乙酉鄉試，其仲若季，皆以茂才異等廩于官，翩翩乎雁行而稱三鳳也。先生遂解綬歸，剪榛洗花，種魚呼故人父老，進而觴咏池上，經案蒲龕，筆床茶竈，先生日徘徊宴笑其間，瞳碧輔丹，宛然如神仙畫圖中人。今八十矣，諸孫琅玕玉樹，映帶左右，先生尙能扶持待詔，誥封之榮，警長庚太白，獨殿諸星；又若高松挺立于岩壑之表，雖中更霜雪，而虬髯龍骨，久之化爲芝苓，以自潤，則先生今日之謂矣。先生之壽辰，與純陽子合，而又自稱首峯，以鳳凰首九峯而出也。今月屆清和，桐影新碧，諸孫捧紫觴而廣白雲之曲，三鳳齊鳴，豈減鈞天韶濩哉？九峯之顛，吹笙拍鶴而來者，又安知非純陽子也不佞雖渡江，幸救青鳥還封報我。

壽觀察使受翁張老先生八十序代

往太史奏壽星照斗牛分野間，斗牛吳屬也，其下主多壽。予疑星翁歷師之言，浮誇而少驗，自戊戌以迄庚子辛丑間，而後知天意降祥在吳，又獨鍾于吾吳之貴且賢者。陸宗伯九十，兩勤壘書，其次郡守蔡公、京兆馮公、相國袁公，及今觀察使受所張公，皆相繼八十，而張公猶矯健壯旺不少衰。張氏爲江東四大姓之一，莊懿公以名位勳伐冠冕一代，而公以進士起家，由司馬郎出歷藩省，典名城，凡更楚、更江右、更滇南，又更齊魯而歸，歸臥山中二十二年矣。當徐文貞柄政，一時郭尖李錐之徒，繞指炙面，揣影附聲，惟恐眄唾涕之不及。旣而虞卿印解，翟公客散，桃李化爲蒺藜，衷甲起于入幕，閃條變遷，莫可摹狀。而公以肺腑密戚，前不爲苟同，後不爲求異，能使仇文貞者，心無所置其疑，而諂新鄭者，口無所獻其譖。豈非公之推誠任素，信于士大夫間哉？公居家孝友，有禮法，遇子弟不肅而嚴，遇賓戚不言而信，遇出處恩怨，醜好噴笑，不辦而誓，不習而忘。巍然如定僧高士，渙然如春冰釋，而秋籜解也。貌日以閒，而望日以重，後生晚進，禮之爲庚桑，而郡國守相，尊之爲祭酒。敦社飲則社往，敦賓筵則賓筵往，甚則布衣窮巷，吉凶之禮，却巾車不御，挈子弟徒步往。路人狎習之，不知爲觀察張公，卽知公亦不知公于文貞新鄭時，嶽嶽中立，有萬夫不可奪，而九折不能者。昔樂天處牛李交惡，蓋起之會，身名泰然，其退休早也。子瞻上可侍玉皇，下可陪乞院，其晚年摧折多也。公于二公之所遭，兩無處焉。而生平素風大節，則甚近之。然樂天無子，今遠公膝前者，皆賢子孫，孫且登賞書矣。古籍一編，殘碁數局，所在麻麻，又無子瞻，瞻耳遷謫之苦，至于八十大耋，壽而且康，又非二公所敢望也。彈丸峯，柳黃髮宿

齒，賁相望于里中。公與馮京兆諸先生，映帶宗伯，若曉月之輔長庚，光采陸離，真足侈東南一時盛事。又何必羨耆英于畫圖史策之上哉？予往矣，不及登堂，爲公祝百歲觴，乃郵文于吾友仲醇奏之，而遙望壽星在斗牛間，則請爲之洒酒三祝。

壽大藩憲淳菴盛公六十序代

萬曆丙申秋七月，爲醇菴盛公六十，凡鳴玉大夫，逢衣先生，咸捧卮而歌南山以壽，公爲引滿如酌。已子若孫雁行庭下，復手鄰爵者三，公神益王。宗人賓客，咸退而喜曰：「公壽至此乎？豈其逍遙而從飛仙者遊，故若壽壽若康乎？」余聞之曰：「非也。」夫修短之數，不制于司命之手，而常制于人人能權其有餘不足，而善爲之，詘信弛張，則所謂出土苴以治天下，斂精神以治身者，皆悉舉而聽至人之掌握，而造化莫得與焉。往不佞甲子補博士弟子員，而公方試邑諸生，裒然舉首，始識公于曹耦中，雞羣鶴立，不佞不敢以雁行進也。家太常重公文，更奇公貌，命予從公游，因獲稱小友。而公以是秋領鄉薦，旋成進士，作臚唱第一人。時家太師文貞公，方在政府，亟稱許，以爲螭頭虎觀之間，非公不足以爲鄉里光。會有伎者，不果用。循資授廷評數月，聲聞隱隱動公卿，文武秉衡者，爭欲得公以爲重。不數月，卽轉武庫，旋轉銓曹。家太師與冢宰楊襄毅，同心輔政，一時名流宿齒，物色殆偏，天下至今屈指。肅皇帝朝，後先人才之盛，雲興霞蔚，獨當中午，不知皆公啓事中也。已家太師解政歸，而時貴因目攝公，出僉楚臬，旋致其事，論者以未究厥用爲公惜。公慨然歎曰：「主爵者實知我，是欲置之九峯三泖之濱，而逸我以老也。」其囊中之穎，斂而不試，而以試于養生家，謝其所謂進賢者，而削籜以爲冠，衣

之繡更以髦，皂之囊更以塵。其胸中之永鑑，不盡其奇，而以試于尚論古人，品隳後進。其名位不大，酬公志，而諸子皆以追風之技，干霄之羽，入颺家聲，出稱國寶。公樂哉！碧瞳丹輔，飄鬚美鬢，貌如澤而氣加冲，望見者不復知公且六十也。藉令公資適逢年，以黃髮服官闕下，雖能談笑，而能探鼎銘鍾食之業，然烏能如今日之陸地而仙者乎？造化欲蓄公之遇，而公獨借造化之意，以蓄其神，欲公拙于爲時，而不能拙公之巧于自爲。婆娑歌舞，日與醉鄉及橘中老人以相角，我固度公之算，且未艾矣。邇者，天官氏奏壽星在吳會，吳人多得壽而聖天子方且綏寧東藩海外日出之國，修呼韓故事，稽首闕廷。則江南尚有甯宇，而不佞得從公遠遊名岳，或近修香山洛社之業，相與夷猶徜徉，以咏太平，顧不大愉快哉！請自今公六十日以爲盟始。

壽希白李先生七十序

古之隱者，不在金馬門，則在青山白雲中，今獨不然。金馬門風塵撲天，坑塹滿地，非復東方生歲星陸沉之時。青山白雲，豈無隱籍，顧妻奴僮僕，各秉異尚，往往笑薜荔而回車，噴桃花而拂袖者矣。如其季孟之間，無如隱居教授爲樂，吾得一人，曰「希白李公」。李公，名家子也，幼有至性，孝友聞于里黨，弱冠謝舉子，以句讀爲里中兒師，所成名士甚衆，與交無少長，悉御以誠，平生不知有城府岸峭之色，而人亦不忍以所長傲公，以機數籠公。坦中直腸，溫言微笑，自挾書課子而外，入閉門，出循牆，視一切慧而遊大者，直秋葉之墮前耳。余爲兒時，與長公約爲布衣兄弟，拜公堂上，公懇懇竅竅，卽艸蔬豆觴，必相與斐亶終日以爲快。雜卉滿庭，殘碁一局，甚樂也。長公之才，十倍于予，予中年以逍遙廢書，而

長公猶躑躅青氈間，居恆得子弟精，以佐公歡。諸孫大者已婉孌能文章，皆楚楚繞公膝下。故公雖家彌貧，而樂彌甚。其年七十彌老，而貌彌澤。嘻！此豈有所祕受，借靈于刀圭之助乎哉？公嘗以無咎無譽自處，以不夷不惠處人，以知足知止處造化。故有榮啓期之健，而謝其行歌入穗之勞；有許武仲之高，而汰其臨風棄瓢之僻。處不違親，貞不絕俗，公之隱居也。與子言孝與父言慈，公之教授也。予侍公二十年餘，雅亦以隱操自喜，上不屑金馬門，下不能青山白雲。稍放公意，以教授他里而終，不似公能自固其硜硜匹夫之節。俟公百歲，醅顏董頂，如君家遊龍老柱史，余請援文向先生乞五千言以却老。公其有以許我否也？儒也，請從青牛而後。

壽鄭母沈宜人七十序

已酉春王，鄭母沈宜人屆七十，遠近宗黨上壽者，布武堂下。宜人念歲儉，勅無內觴，無刑牲，無召賓客，考鐘鼓，爲里巷觀。諸子謹拜命。而錢太學陞者，宜人壻也，則遣子甲徵走雲間，徵陳子一言，跪而奏之。宜人夫世俗束錦羞璧，多乞靈于通人之門。錢君獨否否，而屬之布衣野史氏，將無古所謂謀野則獲者歟？宜人者，鄭比部平泉公之元配，錢太學陞之外母也。鹽官甲閔，首推鄭氏錢氏，鄭以端簡尚璽公，鐵以給諫公，皆上書極諫，忠節震天下。其子女遵禮導義，折節爲恭儉，世稱姻婭，而門行峻整亦相當。比部旣通顯，宜人節縮佐之，浣衣疏食，衡身井臼間，遂巡女君子也。宜人難子，比部又鮮姬侍，嬖幸之好，宜人遴名家女以進，初得忠材，次得恕材，宜人鞠抱之，不離襁褓，卽二子不自知非沈出。或語之曰：「汝曹實非沈出，二子不笑則啼，不信也。」稍長，遣就名師傅，溫甘相屬，其待他女亦如之。比部

捐賓客，宜人綜理內外，遠近之故，通敏如意。而句踐子女益甚，裁腹約口累，而積之門戶，婚娶皆有案檢。今忠材恕材，文行競爽，稱天下知名士。其女一適劉，一適錢者，又皆江左士族之最。生女孝秀，不減曹鮑。諸甥多宅相，長者摩而飛，次亦鳳雛鸞鷖矣。余惟易之論睽，起于二女同女而尤莫甚于妬，妬心遽起，閱牆信閑，靡無不有。嬰兒竈養，皆得鼓舌而操離合之權，造端構末，投兒殄祀。如王丞相長柄塵尾，短轅犢車，直尋常小虐耳。以宜人小星樛木之德，前匹古人，端簡如髮之祚，引之千鈞。錢氏子女成行，奇慧可念，本之太宜人，實載德焉。今春秋七十，飲噉聰明不少衰，兩家除舍迎養，鄰酒上觴。如長庚曉月，分殿衆星；又如斜照夕陽，回章霞氣于青漢碧落之表，斯亦晚節之極榮已。且忠材恕材，雖未遇宜人，陳引家世，且泣且訓，率給諫尙璽丞上書直諫之事。二君他日成名，必能以忠節報母，豈惟比部有子，實則端簡有孫。宜人大有造于鄭氏者，功豈在百世下哉？目前區區小年，何論也。太宜人聞之，其亦引滿而加一觴，曩然有當于余言否？

壽徐太恭人八十序

往已酉仲冬十九日，吾師徐公開府之命下，松老穉舉手加額，恨不公朝發夕至，相與盼盼望于兩淮之間。公以太恭人在侍，遂巡節鉞者久之。至是辛亥春王二十九日，爲太恭人設輓之辰，稱八十矣。公正已率屬，遠近文武將吏，攝公清嚴，束錦羞璧，而不得前。公且曰：「吾奉太恭人訓，但飲吳水，有以一庭實及門者，無論上悖簡書，且何面目見母氏。」松老穉走相告曰：「公于吾曹有并州之義，即不敢庭實獻，寧忍嘿無一言？吾聞芘樹者知根，飲水者知源，某等芘且飲于公久矣，無已則屬之陳子。」

庶幾信而有徵。陳子儒却立三讓，而不得辭也。公以庚辰進士起家，司理嘗迎太恭人于官。司理之署淺，決罰至十以上，太恭人必知之，問爰書多平反，輒大喜，否則終日歎。故公讞獄恆加詳，而所出冤繫亦無算。比時公治最稱吳中第一，鄉衮申王二相國俱在揆府，公僅遷南司農郎以去。太恭人笑曰：「汝理十大相鄉，所得止此，幸不爲有力者負之而趨，是真吾子矣。」公在南都，日與鄒南阜諸君子講道切劘，官日冷而識日進。已出安慶守，其治又稱吳中第一，遂以卓異拜光祿丞。太恭人則又笑曰：「理官于台省較易，而吾子易其所難，二千石于九列較難，而吾子難其所易。雖然，吾爲子懼，何以報主恩而答知己？」公遵養十餘年，天子特召公節鎮吳中。公下車，去汰去奢，去浮去玩，與文武將吏相更始已，而歎曰：「我昔侍太恭人于松署，每念吳富穰號稱陸海，而億萬姓藍縷載道，甚有鬻子販女，流徙而輕去其鄉者，則困于役極矣。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可奈何？」太恭人曰：「姑待之。」及聞新命，躍然曰：「吳人從此甦矣。雖然，以東南數千里之積困，懸于汝手，無繫一官，且無以八十老人爲念。」公拜而受教。至是檄所屬郡邑，自相國以逮一命，皆限田如法。縉紳始而駭，既而靜，不敢譁久之。相率奉行，惟恐後。而公所上疏，旋得俞旨，既嚴且溫。昔周文襄之均田，以十八載餘，而公之均役不三月。自來豪傑行事，風行電掃，未有疾于公之今日者也。公嘗有言：「此法不行，吾且以官爭，爭之不得，請乞餘年，畢身奉母，課兒抱孫，以娛老人，亦復何憾？」公惟以太恭人爲重，視富貴輕，去就輕，而一切之譽誹恩怨亦輕。以此法必行，行必信，雖謂太恭人實有大造于吾吳，可耳。假令循資養望，漫無短長，以貌託于坐嘯畫諾之間，脫有天幸，亦不失八座三公，如所部方千里之倒懸，何以方千里之倒懸，一朝立出之焚巢沸鼎之內，且舞且歌，且禱且頌，其爲太恭人壽多矣。公奚必紆金佩紫，鏗然委地，親持膝

前之觴，乃稱快哉？公官相卿能不阿，官計部能不染，官太守能不束于格，至今爲大中丞猶然，故吾信口坦衷，歸于三代之直道，而止夫。惟有獨往獨來之心事，而後有任勞任怨之精神。詩有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正直如吾師，天且弗違，而况太恭人抑吾聞徐之先有諱善安者，國初爲浙臬，方正學先生難起，徐公脫方之孕婦，至獲罪斷臂。孕婦產一孤，託之海上俞氏，其後方遂有百餘丁，今皆在松郡，業已復姓立祠，而公中丞節適至，其事甚奇。徐以母授方，而天以母報徐，垂二百年忠孝正直之氣，及中丞公而始大振，皆太恭人始基之，則今日之享有上壽，又斷非偶然而已也。請以是遙進一觴，與諸父老再拜公榮載而退。

賀張母洪太君榮壽序

我明州曙海張公，由西曹拜松郡守。初命下，松人士走問紹興理何士抑。士抑曰：「張公事母孝，其愛我松民也必慈。且稔聞其里人云：『馮方伯爲女擇佳士，識公非童中。馮夫人旣爲婦，每食輒念姑，定省惟謹。』蓋公之孝刑于家如此。松得公守，屬有大幸矣。」已酉，公蒞松，松大潦，公遣迎洪太君。太君曰：「我方健，嘍翔視疾走，無以我爲念。汝哺饑且不暇，而暇顧我老人爲候歲登，我就子祿養，且以觀政成也。」客冬，洪太君渡江來，公端冕郊迎，扶輿就道，辟除子舍甚潔。每率馮夫人沃盥上食，太君食之，甘眉睫間津津有喜色。已召公前曰：「試爲我次第奏治狀。」公謝不敏，已而進曰：「松自大潦後，斗粟至千錢。兒偏竭當路，爲民請命，還發儲痔，通市糶，爲賑弭盜之備。復設粥局者十八餘所，客有言『食糜多，民且斃。』兒曰：『斃于饑與斃于飽，孰是？』又有謂『流民聚易而散難者。』兒應曰：『

「民以飽盜乎？饑盜乎？」比時躬走窮鄉，視饑汲，嘗旨否。又繼之散錢給粟，而民始無大怨。是歲，改折之命下，檄三邑平亭之，西北得其十，東南得其四，而恩澤無偏頗者。太君曰：「善歲不汝虐矣。」士大夫皆自好，間有以歲時筐篚宴會相屬者，兒一切謝却之，相安于簡靜，而於造請造將，又未嘗敢廢禮。太君曰：「善！士大夫不汝瑕矣。」兒出西曹，頗留心讞牒，其聽訟甯速無緩，寧晝無夜，即大吏顯人，不得置輕重出入于其間。民有犯者，無大過，第以蒲鞭示辱耳。太君曰：「善！民不汝讟矣。」松士子嫻文學，馴行誼者，不時延見，與之討論經術。又月課其制義，定爲甲乙，使小有勸懲。否則雖名雋，詞色無假焉。太君曰：「善！士不汝譁矣。」里中節婦二，榜其俎豆之所，曰：「女中張許。」方遜志先生之遺胤在松，則爲之復姓立祠，其門生故友保孤仗義者，皆配享于燕寢之後，春秋饋祀，以爲名節倡，正學其有興乎？太君曰：「善！神鬼不汝恫矣。」公委蛇謝曰：「孺子不敏，是皆奉母氏教，以庶幾夙夜於天子之成命。頃者三載奏考，而母適至，又適與壽辰會，無棄孺子，其尚有令乎？」太君曰：「吾深居官署中，烏知民間短長度？此時民且播種，而曠月不雨，幾有旱徵，民將騷然，其精心露禱，姑靜鎮之。盍亦停半月之訟，緩舊甲之徵，而清三邑之獄乎？若是則和氣薰蒸，氓庶歌舞，政孰有急此者，而壽我孰有過此者？」松人士聞之曰：「嘻！此太君所以有吾公也。是天所以祚壽母，賜之吾公，而造松民福也。」惟是辛亥歲清和之月，爲太君七秩，有四懸弧令辰，而吾公拖金衣紫，率馮夫人暨諸孫百拜捧觴，上太君壽，而其僚屬之祝繼之，吾儕縉紳及父老子弟，和與躋公堂而祝者，又繼之。余老且耄，無能爲公役，獨因何司理諸君之請，就而質焉。益信公之事母孝，而愛民慈也，義爲松民造福慶，則何敢以不文辭謹按故事稱說而申其祝，昔張酺位至三公，其父歲來省視，公卿大夫皆上壽。今省視獨太君在，公即欣

然承太君歡，而亦不無以此爲歉。然獨不聞張齊賢母乎？母八十餘，封晉國夫人，每入謁禁中，帝嘆其福壽有令子，手詔存問，加賜繹絡。今有公如此，太君壽且無期，何患無此日？請以此願公，而并以介壽觴之祝云。

丘氏壽言小叙

予授經秀州，丘伯畏與予甚暱。伯畏所居近東禪寺，予愛寺門梓樹，可以招涼，伯畏攜牀卷簾，相與箕踞樹下。所謂斗酒相娛樂，奇文共欣賞，兩人皆有之。比時原禮多在侍，至樹陰轉徙，猶未別。余目原禮可以歸矣。伯畏謂「兒善病，且不令應舉，不若以清言淘寫之。」是秋，原禮入闈，名在第七。伯畏歎曰：「僕性素知足，今若此，夫復何求？」遂選蘭谿博士弟子師，已拜長汀令，滌除煩苛，與民休息，其治狀皆著有聲實。而以簡淡不能順當路旨，遂解官歸。閉門高臥者若而年，伯畏六十矣。而原禮成進士歸，適與壽會。原禮曰：「吾父廉，而某又廉吏之子，無所佐百歲觴，則謁名公詩若文，踞而奏之。」伯畏笑曰：「吾昔與眉公坐東禪梓樹下，誠不意我遂稱六十老人，又不意兒有今日。諸君言太侈，何敢當。盍請之故人眉公一言以壽我。」余謂原禮曰：「君行當拜令，清慎勤是而家理縣譜也。更有進此者，曰：「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勤不露才。」執斯三者，可以壽國壽天下，又可以壽家。夫家疇有壽於伯畏者，子舍此無所事祝矣。」原禮曰：「善！請弁之簡端，無敢負庭訓，且無敢負贈言諸君子。」

壽南玄韓太公七十序

韓侯宰青谿，移劇茂苑，青谿人德之，爲築祠貌像。拜像者擁肩而觀，搏顙而退，欲行反顧，而不忍去。喃喃焉某以爲瘠，某以爲肥，某以爲維肖，抑又揣而指之曰：「是得無類我韓太公與？」太公今辛亥蜡月七十矣，侯以官守，不能率子姓款媚里門，又不能除道滌舍，端冕扶輿，迎壽翁於官邸，心旌搖搖，在孤竹間。謂陳子，子爲我屬辭，某將遙禮而三祝焉。太公，平州之俠烈偉大夫也，少以博士餼于官，兄成進士官侍御，太公謝公車，挾藏書，教子雋聲，而侯成名早，所至以治最聞。太公自是志意益舒，而戒勉于吾侯甚力，曰：「吾曩里居，有不直者，惟恐我知相責，不復聞訟。今爲令，而訟牒何若？曩飛蝗蔽天，韓氏田獨無恙，今吳屢告稷荒，政若何？曩民飢盜麥，不入吾鄉，且庇及隣隴，今蠲賑民飽，以嬉盜何若？曩吾遇寒，屢單族，衣食之貸而負者，搜券焚之，今民有逋賦而不能償，則催科何若？曩創義塾，以招閭子弟之孝秀者，頗有所興起，今造士而文行嫺者，何若？曩吾告伯氏侍御云：「無以刑書穿赤子，無以諫書錮賢士大夫。」今誠有待矣，而刑則何若？此者皆太公之所身教理縣譜也。侯奉教治兩邑，如治其鄉，邑人氏戴侯以戴太公，亦如鄉三老。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非虛語也。侯政成矣，太公曷不匹馬南來，相與觀風問俗，徜徉霸王之墟，以盡收夫震澤峯泖之冷雲，鮮月而乃戀戀一孤竹爲哉？乃公倦遊耶？侯歎曰：「非也！太公嘗以清明上塚，有羣盜操友人所縛二子，燔其廬，衆噤不敢發，太公馳往視，連發矢，殪二盜，迨奔數十里，奪兩孺子以歸。今里少年挑問公，太公猶勃勃有腰弧跨鞍之色，彼視五十里道路，如竈爨井汲相視，而遲迴不前者，恐以牛酒煩吳父老耳。」余曰：「太公以靜成侯之廉，某安敢強太公。」則請郵一言以獻語曰：「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今吳人歌舞，侯聲聞于天，天祚韓父，以及衆父，太公日引月將，迓天子之休命，斷然矣！」

陳眉公全集 卷八

陳眉公全集 卷九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記

許公治青浦河功告成記

往東南三載旱潦，天子宵旰而思所以紓萬姓之急。部臣上書：「無若興水利便；而恪恭不二，明習於水利之政者，度無踰按察許公賢。」於是天子顧太宰爲救壘，書賜公。顧大司農爲辦水衡錢二十萬待公。顧大中丞直指使者，毋有所梗制，而務協濟。公至之日，卽召諸司及鄉父老，計之曰：「河有幹有支，幹者導江河之水，而注之海，以通漕便商；支者麗於田，而令溝澮洩且蓄焉，使旱不至龜坼，而潦不至於鼻脛之沒，幹母也，支子也，子母灌輸，而水道得矣。」公之功肇於戊子之歲，而迄於庚寅。踐冰霜，沐風雨，凡課督於三年，而經營於四郡之內者，卽毫髮無遺力。故百姓踴躍以聽囊鼓，其費半而功亦倍之。某間常詢諸青浦鄧君，君謂余言公治河狀。公所濬艾祁橫歷諸浦水爲幹者，凡九，其附庸於幹以爲支者，凡七十有八，橫縱爲丈者三，深如之，加尺者五，金散者三千八百有奇，餘以付邑吏筦庫之鑰者百有九。公挾四千之帑藏，務爲節縮，上食其功，民食其力，彈指而成百世尸視之業，舉青澹而他邑，與郡可知也。蓋公往嘗奉上命，持節佐司空治漕，漕成，上爲賜黃金遷僕卿矣。今徙而治吳，

此何異一櫛之灸，而享之函牛之昇哉？雖然，余則歎公之於是役也，有五難。漕雖鉅，上有司空，次有御史大夫，可以借籌於諸賢，而仰成於主者。今一切拮拮，公欲以身悉肩之，難一。上重國本，睠焉南顧，悉國家之力以與漕敵，而不受內府之蓄，及數世之賞，以事功臣。今許公水衡錢二十萬，業請其半，半則部史者局不與矣，難二。調漕事日上，天子心動，謗者抱樂羊之書，而不敢獻。今吳遠在千里外，未悉其勞苦，端末而羣咻隨之，難三。歲稔則可歲薦饑，而舉大役，議者謂疲民不可以重勞，災地不可以處衆，寬之玩生，急之釁起，難四。漕河無中制，而公自監司而上，有所咨啓，其可可否，必冊報兩台以奏繳於朝，難五。夫公負天下之五難，日夜惴惴，惟簡書書不力是懼，而不知公之深者，亦妄擬以中，中或有所梗，而未必卒竟其成。乃公以孤忠結主上，以朴誠結諸臺，而以一念之勤勞涓潔，結士大夫百姓之心，從容委蛇，上不疑，下不譏，廣於收功，而約於較費，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夫上之於河，急在北，則借公於北，急在南，則徙公於南，公之身如轆轤，而其談笑以奏功名，亦如形影之必赴。公今者，豈特獻最而被玄圭之錫，卽往日佐漕，小中蜚語，而不得暴者，亦竟白矣。夫東南衣履天下，爲朝廷外庫，漕其喉領，四郡之支幹，譬尾閭也。尾閭淤鬱，雖有喉領，將焉用之？然則公之績在天下，豈特世世以襟帶吳之人也哉？鄧君屬余記之，雖余鄙，不容無言，稍做太史遷河渠之遺，以勒之石。

占星堂記 代徐長孺

弟，唐元徵以萬歷丙戌擢鼎甲第一，以己丑奉上命，秉桐圭，峻事鄭藩，旋車華亭里。里父老扶攜子弟，婆娑關門曰：「是錦衣朱幡，廣皙而白者，非昔唐氏澹窩先生之子也耶？先生故長者，有子矣。」聞

常憶往事嘉靖間，先生之堂落成，其從弟關谷公安寢而夢，有星岸結盤跚而走，獨垂一星，印大如斗，厥文則奇，曰「勅子魁，碧睛瞳矐，朱髮葳緜。」關谷公心動，起告先生，召占者卜之，得鼎之六五，昇，黃耳金鉉。占者曰：「金鉉，印纍纍也。夫勅也，爲先生名。勅子而魁，先生其後。後者，居鼎之首。」天官記曰：「魁在海岱，以東北也。魁旦建則指離，其在西乎？」果舉元徵。元徵弱冠，雖時名噪起而家中落，此堂寄他人手者，幾二十年，而今始克還舊物，一如占者言。于是繪以金書，雕以藻文，題曰「占星堂」。而屬記于不佞。嘗觀古今冊書，以高科獲雋者，往往歸之讖符，使匹夫匹婦，震駭嘆羨，得以爲鬼神造化之所爲，人不得而竄力焉。然元徵之獲占于天，占而適與吉祥合也，易也。第亦知天下之占元徵，與元徵之自爲占者，益重且巨乎？當其爲諸生時，肝腸清虛，面目嚴冷，以文章節義自任。今出入中祕，讀人間未見之書，必將益大其所學，以立副中外之望，非苟而已也。夫梭讎則太乙星見，繪象則十八星見，此特清華之氣，上與精通。又不見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星」者，耶？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斗爲帝車，運于中央。三台明，天下昌；三台昏，天下極。斯固轉移于元徵心上之斗杓，而星翁歷師之所不能占者也。元徵慎之哉！昔于公之門焉而高，王氏之槐焉而三，以此方澹窩先生，可謂善食其報矣。顧斯言鄙，非吾鄰所望元徵者。元徵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敢謝不敏，安得大廈千萬間，蔭庇天下饑寒人，請因長孺之言勉之。」予喜而爲作占星堂記。

貞靜菴碑記

古者聖賢惟有經世法，女事內，男事外，虔修剛柔，以佐兩儀之軌。自竺乾流沙，二氏之教興，于是

擲儒冠而冠黃冠，裂儒衣而裹緇衣；沿流導源，甚則閨媛鬪秀，亦相與結伴而談無生不死之理，施笑金以布地，剪纏錦以制幡；貝葉蓮花，蓋半屬優姨女道矣。是菴所棲，爲諸女真焚禮禪誦之所；二六貝梵韻于樹端，燈光熒熒，丙夜不息，可謂旃檀之香林，玻璃之寶地也。陸宮保先生以三教龍象爲大總持，爲大護法，遂以貞靜命菴。夫堅固清淨，天地之體也；惟貞，故獨立萬物之先；而不彫惟靜，故獨當諸塵之後而不擾。旣貞且靜，可以定覺海之瀾，登道岸之筏，撒無明之網，採罔象之珠。何者？生死二緣，本無實體；而妄者以識風鼓之心，慾燄吹之，勝劣頓燃，忻厭交起。故空中粘縛，夢裏山河，遞滅遞生，終無了際。此不貞不靜之所致也。諸女真苟能思惟此義，則一彈指間，金粟玉宸，宛然接影，蕊珠之官，兜率之院，安知非是菴也耶？昔散花天女，欲轉女身，尋覓其身，了不可得；而三山五嶽之類，如金母、魏夫人、踏白雲而策青鳥者，孰非昔日閨閣之淑女哉？余故記之于此，以俟他日菴中道人戕梵笈金書，與諸上真共載其姓名云。

梅花樓記

王元美嘗謂余：「市居之迹于喧也，山居之迹于寂也；惟園居在季孟間耳。」然王氏之弁山，枕城中，朝曦暎門，遊屐麇集，卽主人亦往往支門謝客，欲放而之于曠間，無人之鄉，而不可得。余然後知園之與衆也，甯獨與其謀于市也，甯謀于野。吾友范象先，有園在橫澗野塘之南，去城十里而近，喧寂半之。四面榆榴，蔭翳小池。池上海花兩樹，婆娑相對，蒼枝老骨，縱橫屈曲，挑簷而上。其幹可抱，其葉可蔭一畝餘，其子可得五石。范子謂吾見梅多，其未有如此君之老而奇者，乃結高樓以臨之。獨與一二

野衲攤虎皮，爇猊鼎，倚樓而歌。歌曰：「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已復笑曰：「如李迪詩，不過得花之幽韻閒淡而已。吾家老梅，政如碧眼胡僧，修眉露額，又若毒龍怒虬，紛拏構門于廣莫之野，攫爪迸鱗，鬼怪萬狀。度他梅詎足與此君爭席。庶幾鍾賈山之嘉樹，四賢祠之紫藤，差鼎足矣。」范子樓旣成，于是廣蒔霞桃芙蓉來余之屬，以映帶之。池加闢，竹加徙，樓之爲觀，日閑以敞，而陳子適來。陳子曰：「吾嘗聞往年探梅者，過壽安寺，中寺僧爲遊客所困，至折而爲薪。而其次惟光福玄墓之傍，薄雪輕雲，漠漠數里，一快生平。然村人率以種梅爲業，不復有品題護持，與梅花兩相韻者。古今梅花之知己，僅得林逋君，後迄二百年，而有范子于此中塊焉。野處，白板赤欄，朱簾碧幌，依微獨立于暗香疎影之外，何異處士孤山所少者童子開籠放鶴耳。他日抱鶴上扁舟，送之花下，烟沙星渚，短笛悠悠，有巍然破輕浪而出者，則陳先生至也。子其報梅花吐一枝以候我。」

觀濠堂記

宇宙芬浮，聖賢沙聚，曾見蓬萊水淺，千年海底塵飛；虛侍天漢槎來，八月河邊渡去。且尋一壑，漫說三洲，故摩詰圖畫朝川，而香山命篇池上，坐以討天機于逝者，非止寄心賞于冷然。今有吾師，實弘斯理，偶剪蓬蒿之徑，漸成桃李之溪，止水一泓，爲山半篔，鷗磯點綴，飛鳥橫于鏡中，維堞紆連，行人歌于樹杪。清月暎郭，鳧鷖在門，寒雲澹而不言，芳艸碧兮如染，煙籠薜荔之牆，霜醉芙蓉之渚，垂楊粉樹，疎菱紅亭，神仙于此樓居，大夫綠之賦作，名從刻竹，源分涓畝之雲，倦以據梧，清夢鬱林之石，夕陽林際，蕉葉墜而鹿眠，點雪爐頭，茶烟飄而鶴避。高堂客散，虛戶風來，門設不關，簾鈎欲下。橫軒有後，澗之

鼎，隱几皆龍馬之文；流覽霄端，寓觀濠上。謙而善下，同詰士之虛懷；寬以納瑕，負至人之雅量。談成君子，潔荐王公；進退合乎時中，平流類于無競。登斯堂者，盍往觀乎？眨眼見南華上真，彈指遇香嚴童子。豈止羨鬚眉之可鑒，樂魚鳥之親人哉？

遊桃花記

南城獨當陽城下，多栽桃花，花得陽氣及水色，大是穠華。居民以細榆軟柳，編籬緝墻，花間棗畦，綰結相錯如繡。余以花朝後一日，呼陳山人父子，煖酒提小榼，同胡安父、宋實之、孟宜、夫渡河梁，踏至城以東。有桃花蓊然，推戶闖入，見一老翁，具鷄黍餉客。余輩衝筵前索酒，請移酒花下。老翁愕視，恭謹如命。余亦不通姓字，便從花板酒杯，老饕一番。復攀桃枝望花叢中，以藏鉤輸贏爲上下。五六人從紅雨中作活轆轤，又如孤狼狂鳥，探葉窺果，惟愁枝脆耳。日暮乃散。是日也，老翁以花朝爲生辰，余于酒後作歌贈之，謂老翁：「明日請具卮脯爲籌。」十四日，余與希周、直夫、叔意、絜酒榼甫出關，路途得伯靈子猶拉同往。又遇袁長史披鶴氅入城中，長史得吾輩看花消息，遂相與反至桃花溪。至則田先生方握鋤理艸根，見余輩，便更冠出肅客。客方散踞石上，而安父賓之箕仲父子俱絜酒榼佐之。董徐何三君從城上窺見，色爲動，復踉蹌下城，又以酒及鮮筍蛤蜊佐之。是時不速而會，凡十八人。田先生之子歸，駢爲十九。榼十一，酒七八壺觴，酒屈興信，花醉客醒，方苦餅壘相恥。忽城頭以長綆縋酒一罇，送城下。客則文卿直卿兄弟是也。余輩大喜，賞爲勸士。時士人各爲隊，隊各爲戲。長史伯靈角智局上，紛紛諸子，飽毒空拳。主人髮短耳長，龍鐘言笑。時酒瀝尙餘，乃從花籬外要路客，不問生熟妍醜，以一

酒澆入口中，以一枝桃花插入髻角，人人得歡喜吉祥而去。日暮鳥倦，余亦言旋，皆以月影中抱持，而顧視紗巾繚袖，大都酒花花瓣而已。昔陶徵君以避秦數語，輸寫心事，借桃源爲寓言，非有真桃源也。今桃花近在城齒，無一人爲花作津梁，傳之好事。自余問津後，花下數日間，便爾成蹊。第賞花護花者，舍吾黨後，能復幾人？摧折如怒風，甚雨，至使一片赤霞，闌珊狼籍，則小人於桃花一公案，可謂功罪半之矣。

重修蘇州范文正公祠堂記 代陸宗伯

萬曆甲辰，御史馬君奉命按胝吳中，興賢軌俗，率先風化，乃首謁范文正公先生于故祠。仰瞻棟棟，旁周門廡，咸摧圯不治，乃喟然愴嘆，與郡守李侯謀所以新公祠者。于是陶甃度材，不半葺而告成。公十七代孫主奉太學士允觀，十八代孫諸生必溶，率族之子姓，再拜徵余文爲記。用副御史君表章先賢鉅典，予惟公事蹟載在宋史，若歐陽公神道碑，考亭名臣錄，不啻詳矣。予耄謝筆硯久，則烏能記公獨念公少而孤貧，塊處一室，饘粥不贍，進士解褐，鬻馬徒步而歸。及爲執政，焚黃姑蘇，僅搜庫絹，以散親戚閭里知舊。小有俸餘，捐置義田，南園數畝地，又推之以建郡學。度公平生，殆未嘗享有一日士大夫之奉者。夫同一吳耳，當時士大夫，良田美莊，與其人轉盼俱盡，卽人亡其姓名存，誰復爲之禮一瓣香，薦一杯水者，而公之祠至今獨存，百世而後，御史又相與撤蠹而更新之，則士大夫不當以此易彼明矣。公爲將相時，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祠祀公。及卒，羌酋數百哭如父，齋三日而去。祠滿海內，一祠又何足爲公重輕？特以吳故鄉父老丘隴所在，子孫旅食于義田者，歌哭祠下，公其賁然

而來思乎！未可知也？吳中祀典最著者，泰和子游，暨公而三。公遜田贍族，舍宅建學，有泰伯之心。以春秋授孫明復，以中庸授張橫渠，又延胡安定入太學爲諸生師，濬發道脈于澠洛關陝之前，其功又與子游學道相表裏。豈若鄉先生沒而祭于社者等乎？御史特新公祠，蓋推本公爲宋儒理學淵源之祖，使吳人以公重，吳俗亦以公厚。凡士大夫有意收恤其族人，而加禮于學校者，過公之祠，或尙有興起焉！是不可以無記。御史名從聘，靈壽人；郡侯名右諫，豐城人；竝已丑進士，而贊成其事者，公十七代孫乙未進士，今滇中學憲允臨。

求忠書院記

松府治之西，有求忠書院者，何爲？特祀遜志方先生而創也。先生生于天台，死節于金陵，于松何居？曰：「松有先生後在焉。」後何居？曰：「葉公琰謝公鐸張公汝弼王公世貞，詳哉言之矣。且方氏手蹟支譜，甚覈而詳，先生血胤在松，則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之所由建云。」當先生抗命時，魏澤以刑部尙書，謫寧海尉，受詔捕方氏。幼子德宗垂九歲，澤匿之。有台人秀才余學夔者，乞食翔于市口，喃喃唱歌以諷澤。澤心動，叱曰：「扶顛子去！」越兩日途遇，歌如前。澤知其爲義士也，乃密托德宗于余，入松江島嶼中，歷青村諸鎮，以織網買米得活。余又潛入郡，屬祠部郎俞允護翼焉。時任勉爲參政，家居聞之，就見德宗。德宗初引却，怖而欲逃，勉出癸酉錄示之，知允與勉皆門生，乃始安。自此各爲異人，陰相往來。允妻以養女，冒俞氏，恐同姓賈禍，旋改余。轉遷白沙鄉，而學夔亦遠遯不得跡矣。德宗三子，娶俞者友直友諒，繼許生者友竹。子孫繁衍，且居華亭，本末詳載譜。萬歷己酉，督學楊公廷筠訪其事于司

理毛公一鷺，毛公訪之陳子繼，孺得實。楊公捐俸三百金，馳檄立祠，復其姓，衣冠其大宗之孫，顯節而祠，尙有待也。太守張公九德適至，挺身許曰：「九德先生之鄉人也，德而不任，誰當任者？天以方先生六尺之孤，委之雲間，昔日方氏之存滅，在魏；在余，今日方氏之存滅，在我。有如聽其自續自絕，自明自晦，豈惟塗視方先坐，實與屠剪銅禁何異？異日天子詔求先生後，其安所置對？將遂爲子虛亡是公而已乎？古者愛羊及鳥，存大體也；子弟爲尸，迎生氣也。况以先生之血胤，薦先生之血食，盼響相屬，夫甯不欲。」于是謀之華亭令聶公紹昌，蜀吉鳩工，莊嚴廟貌，崇祀先生，而魏公澤余公學夔俞公允任公勉徐公善安配焉。構以重堂，繚以峻垣，翼以兩廡，門敞而扉滌，祭愆而田備，秋毫皆太守張公力也。祠成之日，太守以庚戌冬至，率僚屬迎主入祠，謁奠成禮，士民樂觀者萬人。及辛亥端午，命陳子繼孺爲之記。陳子再拜稽首而謝曰：「異哉！此舉昔者高皇帝以夏變夷，文皇帝以叔代侄，此古今一大鼎革也。先生纓麻入闕，哭聲震殿，刀環築口，批及兩耳，收妻女，赤十族，市先生肉者，賜之金，發先生之祖骸者，投之井，此古今一大慘也。天子與孤臣爲難，豈趙朔李固比哉？子遺所在，前有賞，後有誅，跼天踏地，晝伏夜行，千鈞引絲，所餘有幾？此古今一大險也。遺蛻不敢收，遺札不敢藏，子孫不敢自名其祖，春秋家祭，嘿對飲泣，卽有好義吊古之士，疇敢向先生禮一瓣香者？此古今一大鬱也。今皇帝登極，首詔表彰諸君子，復天台之故墟，修金陵之舊塚，請補賜諡，而未及子孫，特不知一塊忠義血，正在松耳。今二百餘丁，悉復故姓，退而耕鑿，進而絃誦，躋躋踴踴，歌斯哭斯，九重無必伸之威，而十族無必餒之鬼，此古今一大快也。忠義激而爲憤，哀湘詛楚之詞，非後史之所必及者歟？而先生俎豆儼然，箕裘無恙，以此調人鬼之不平，而關百世之橫口，此古今一大繼述也。廟貌旣新，講學院中，瞻仰先生，則夷齊尙在。

同難者八百七十人，則田橫五百義士尙在；若魏若余，若徐若任，則趙朔之杵臼程嬰，李固之王成尙在此。古今一大榜樣也。先生爲浙中第一名儒，爲國朝第一忠臣，而發替闡幽，訪求先生之後者，則督學楊公自武林，司理毛公自睦州，太守張公自甬東，又皆先生之鄉後進也。意者當年仗義，共事諸公，分身應現，或抱孤子覆巢完卵之時，或報命于禁網闊疎二百四十餘年之後，誰謂浙脈可斷哉？此古今一大因緣也。嘻！此又古今一大奇也。一是故陳子繼孺拜命額首而爲之記。

韓青浦遺愛碑記

韓侯青谿，以治狀最聞，移劇長洲，薦紳大夫，與將吏士民，合貌公之像，于學宮之西隅，與二陸先生祠相並，其祠最稱偉麗，自青谿艸昧建邑以來，所未有也。祠之像凡有二，一祠堂之前，一祠堂之後，皆自詭以爲惟肖。其春秋酌水荐蘋，亦惟謹。太學張某等曰：「一侯而二祠則可，一祠而兩像則不可。邑郊門之北倉，其土平沃，宜建厥宇，侯之漕政大有惠于軍民，請分像祀侯于此，而屬不佞繼孺爲之記。」侯之德政，董太史詳哉乎其言之矣，予復何能贊一詞？竊惟青浦賦重而田瘠，其土不任耕，而下農不任爲。鄉賦長，每當編審，輒惶懼徙避他所，間有稱鄉賦長者，率皆朋小戶以支大役。幸而歲有秋，猶可稍見水旱徵粟，不能實倉之半。漕軍且麇集河下，訾擊隨之矣。侯曰：「軍之敢于噪且訾者，此其故不在軍而在民，亦不在民而在民之狡獪者，相與因緣爲奸，倚倉儲爲鼠穴，藉運兌爲兔窟，陰陽其古，左右其祖，蓋兩操軍民之權者，非一日矣。夫欲大服豪軍之心，則先絕土著之狡獪者始。黠民既除，然後論倉粟，粟既堅好，然後定耗贈，耗贈既定，然後革恆例，恆例既革，然後禁包役，斗解之尖聽之軍，

平聽之民；民不得以賄而避強軍，軍不得以賄而擇弱民。一其分派悉聽之探策，而軍民之心盡大服。侯嘗誦孔明之言曰：「吾心如秤，不當稍有重輕。」軍與民等，王臣耳；其運兌等王事耳。平亭于軍民之間，使漕艦得遄發，無守凍車運之苦；而六宮九大塞一食新，無粟貴翔踊之弊。此非獨利民實利軍，非獨利軍實利官，非獨利官實利大司農，豈僅僅一郡一邑之小補而已也。一初青谿大潦，侯出舍省災，羣望而走，首請蠲，次請貸，平糶散錢，繼以饘粥。民浸有瘳，于是造士，士興察吏，吏肅徵賦，賦清正俗，俗整始而編大役，既而建漕議。青谿之人如脫藥石，而就梁肉。漕軍無老壯，如釋驕穉，而就嚴師保。蓋有侯而漕政有紀綱，有侯而鄉賦長有餘粟，有侯而蕭短曹隨，有後事之師。上不黷，下不譁，談笑從容，獲終譽以去。侯非青谿之福星哉？今青谿父老有急，非走控侯，則百拜稽首禱侯祠，下曰：「願侯之靈實祐我。」一侯有聞必告，有忠必盡，其真與青父老盼響相接。而故漕官校出入祠所，亦往往懼曩時之德威，而無敢有越厥志。昔者見侯之貌，今見侯之神矣。祭法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大災莫如荒，大患莫如漕，侯功德具是，俎豆貞珉，並祠不朽。夫誰曰不宜。父老踴躍曰：「善。」一因諏吉創祠，鼓吹幡幢，導迎公像，分居此中。自邑出郭，萬姓擁塞，一如送侯長洲時。夫循吏而碑者有之，碑不已而祠，祠不已而再祠者，則自青谿之韓侯始。

韓青浦惠商碑記

青浦之德韓侯也，蓋有兩祠，一祠城中，一祠郊外；士民肩擁趾躡，薦蘋酌水者，春秋不絕。醴商畢某等，伐石以志去思，輦碑而請之守祠者，謝不內。于是繕亭度石，而屬某爲之記。昔崔先生之言曰：「

今令之稱賢也，善交際者爲上，敏征科者次之，精文移者又次之。經營竟歲，而於民不與焉，况暇及於商乎？商之輻輳于鹺筴也，半集華上，青不濱海，其德公何也？往者青谿之鹽，乃引票兼行之地也。鹽稅重而引票少，則害多于利，商有掉臂去耳。公請加引一千二百道，其加票亦稱是，以票之利而補引之窮，又以引之增而并得增票之數，其便一。票貴則鹽貴，票賤則鹽賤，此必然之勢也。華票賤，青票貴，兩邑接壤，惟賤是趨。公請有分土，亦有分鹽。凡華商越界行鹽，與私鹽並論，其便二。朱家角最稱巨鎮，食鹽之戶，夷雷數十萬家，不官之市，而官于私，不青之市，而市于華，鹽安得而不壅也？公請本鎮之鹽，悉派之本縣，私販與私買者其罪同，而澱山司日調察之，其便三。三者公條上當路，當路皆報可。而又嚴弓兵考成之額，與預支叩補之數，于是青谿之鹽伍始核，鹽略始清，鹽徒始肅，鹽政始爲之一新矣。夫國家九大鎮之緩急，仰給于鹽，種鹽仰給于邊商，邊商之行鹽，又仰給于各縣之內商，故引之利易見，而票之利難知；私販之害易見，而官賣撓越之害難知。鹽御史之專督，運司之分轄，其留心易見，而縣大夫之苦心難知。縣大夫之救荒編役，造士愛民易見，而旁及于行鹽惠商，抑又難知。嘻！此衆商之所以樂爲韓公祠也。夫小民之情，挫于利而廉于義，一錢妄取，父子變色，觴豆不均，卽耆艾與嬰兒沸然矣。矧是商也，棄親戚，離墳墓，朝夕營營焉，以兢刀錐鹽鐵之利，而誰肯爲已去之使君，捐一錢，施一粟者？况得其慕而思，思而碑焉者乎？則公之平日清恕近人大略，可以例推矣。此奚獨商人墮淚碑也？公名原善，號鵬南，丁未進士，以青浦治高等，移劇長洲，今推吏部。

劉河將軍張公去思碑記

劉河張公以遊擊將軍擢東粵陽電參戎聞命之日父老將吏請之兩臺慰留數四不得則軹車
繫馬翼緩公行又不得於是公之屬函書幣而謂曰「吾曹欲頌而短于口惟先生之習公而詞之嫺
也請碑道左以志去思」余曰「異哉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文士矩儒操空言以束豪傑類首裹
足而氣不振因相與翺翔容與飽嬉以老甚則傲視其屬虐使其衆使人不敢平面視在則赫赫去則
已焉詎有繫思如張公者哉」公初闡盱郡再闡眞州所至累建奇功載在王觀察盛大參碑記既拜
劉河遊擊將軍河當婁江之尾大海之首最爲東南大觚處總戎鎮其南備兵控其北御史中丞建節
于西聲勢相倚如左右手非名將不可辦而張公饒兵略膽度識量迥出人表有八面受敵之才萬夫
不可奪之勇初受事先以廉次以和而中約之以節制往時隸尺籍者大槩紙上空名遇按視倩市人
相欺而軍士糧得充腹者無幾或遠齎于私橐或影射于要室伍幾空無人公議汰議簡士不虛糜伍
不虛士而公不市刻核名請餉必以期授餉必以額無染指無吮髓自得廉將軍而人人宿飽矣而公
不市矯激名海多島嶼亡命窟其間鹽盜出沒與波上下公諜則殲縛之如獅擒象罕有偷力聞者皆
相約莫敢犯境上而公又不市搏擊名奏功幕府輒以分子其僚屬其過誤者覆露之湔洗之甚則陰
爲之地而不使聞其他卽步衣舟師皆與之同醪共纒而公又不市惠愛名公具此數善其廉威能令
債師落胆小兒禁啼至于赤心白意使人人皆以公爲親已則不伎不求不矜不伐得之同野先生家
訓者多矣公今去吳而軍電白電白在保界山谷中民伺寇靖宜無事名將才獨以公才守嶠然置之
寶玉之地酌泉知廉焚玉見性非久皇上檢部使諸薦牘特懸方千里節鉞授公赴赴桓桓以竟韓白
衛霍之業石崖天齊可磨可鐫但將士畏威懷德者不勝悒悒去後思此峴山所以有墮淚碑也故諾

施君之請，而伐石書之，非特志遺愛，且以勸後之來者。是爲記。

郡司馬尤公遺愛碑記

郡司馬尤公，嘗以母老乞休，松人士請之臺使者，得慰留。旣內艱，解郡，攀車曳輪者，追送幾百里外。憲副海曙朱公，大行勛，思陸公曰：「此古之遺愛也，宜伐石以志去思。」郡大夫以上考異，擢則碑，賢司理與邑令，徵入臺省，則碑。若司馬確有民譽，而久之貞珉缺焉，公論直道之謂何？于是詣陳子屬以辭。且曰：「往司馬郭宜人之銘，不徵他而徵之子，謀野則獲，非司馬意歟？」余惟郡之大政，實儲與戎儲責司農，戎責司馬，司農十九在外，司馬十九在內，故無論防海，卽臺察郡長之尺一，以月至俗歸訟，囂游民白徒，闕于晝不遑于暮夜者，以時至。車騎竿牘，以日至。司馬稍見威，誹且立至，稍用械則巧瞞者，輒以械進，而弊更滋多。尤公下車，歎曰：「吾無事吊奇，第視身廉，處事簡，御物誠而已。」往幕府租，自裨師至什伍，以次漁食其中。公鑄其恆例，給饌必及額，而饌亦無後時。齋居汨然，市物不外索，間有需，必厚與之值。贖鍰必牒爲公家費。士大夫歲時筐篚，必報罷，亦不置厚薄，疏數于其間。僚屬咨啓于公，必條析其是非，進罕忤色，退罕隱情。將吏有過者，覆露湔洗之心，不欲以一青銅人百姓有訴于公，如訴于家，必使之盡嘔于膝前，而後已。故公至之初，當路倚若左右手，久且以爲腹心矣。將士民，慄若神明，久且以爲察父慈母矣。同寅媿若良友，久且以爲嚴師矣。大抵公凡事寧使大化小，小化無，凡訟寧解無結，凡聽訟甯晝無夜，凡罪甯失出無失入，凡與人交甯淡無甘，凡與上官處甯緩而見知，無急而求合，凡取舍甯廉于實，無廉于名。蓋公之政事，皆從公學問中來，但性淡，不喜伐出官之

績而閩師鄉三老，又不能悉公治狀之所以。已考之輿頌口碑，及當路薦剡程書，公真古遺愛無疑也。公曉暢兵事，手創海防志草，祕不示人。客歲郡大潦，公潛請賑蠲，明禁格奪，其部署荒政，本之兵法居多。郡侯張公至，猶得籍手活溝壑之命者億萬人，人不忘張公，忍忘司馬哉。當公守光州，以救荒致疾，光人禱於寺，且爲公祈子，誦白衣經三閱月，旋舉一子，而疾亦頓療。今松人德公，豈後光州而公又以內艱去，所以區區思戀悲慕而忘公弗諼者，惟七尺代言之石在，故敬諾二公請，而鐫如左。公諱大治，號元約，戊子歲鄉進士，湖廣江陵人。

松郡侯情符蔡公志思碑記

晉江蔡公，以司農郎出守松郡，凡四載餘，著有聲實，拜江右勅兵史者，一時官師將吏，以及士民銜臚，相屬追送三四百里外。公駐節勞數四，乃反袂拭涕拜謝，以去。久之，又釀金伐石，以志去思，而博士某等，徵余文爲記。予惟松最爲東南巖郡，第潮汐驟衰驟旺，而諸山又無刺天之峯，束地之阜，以鎮之。故士喜通脫，無遠志，縉紳大夫，譽誹自口，不衡是非，而以衆寡爲公私，無定論。百姓好訟好汰，外腴而中枯，無本計大要，吳俗病輕，而松爲甚，非得當世重人撫而鎮之，未易治也。蔡公甫下車，巍然坐郡朝，不遂爲矜章峻刻，以挑時譽，踟躕四顧，省括持衡而後發，蓋三邑之膚，裏脈絡，隱隱躍躍，全具于胸中矣。臺使者委牒下公，公衷而裁之，下無瀆交，上無揣旨，務使情與法兩劑而後已。不則百牘事，不懼也；不則百檄下，不聽也；是曰慎重。催科之令，迫于羽書，至則公輒匿之，匿之不得，則下令于民曰：「民無恐我，且以官爭。」公忍官，民不忍公，故逋賦往往無後期，不能禁人訟，而廷讞，則寧晝無夜，寧緩無

急以聽其自倦；倦則宿胥之刀筆，健徼之爪牙，與遊宦之頰舌，其權兩輕，而事不得不簡；是曰安重。里閭道路，銖兩之奸，海陬江介，尺寸之瑕，文牒簿書，隻字之隙，文武將吏，纖介之善惡，與夫勾校庾藏之出沒贏耗，公未嘗不知。知未嘗盡用其苛與察，第密操先覺于聲色之表而已；是曰沉重。延見儒生者，老問疾苦，退而就僚屬，咨訪治狀，開誠布公，綴接溫洽，然一步趨，一笑語，始終不以尺寸假人，而人亦無敢以私瀆公者；是曰威重。公受知于學憲衆甫方公，蒞郡拜墓，去則刑牲告像，而後別；凡所以獲植方氏子孫者，靡不至，而絕不以私昵昵之。座師且然，而他可知已；是曰厚重。公自御儉薄，于三邑無旁擾，節縮俸錢，以修學宮，以賑士之貧無餼者，瀕行至不能治裝，而居恆又不欲以清市人，既去而始知公之藁若洗也；是曰廉重。有慎重，而後可以剗劇，有安重，而後可以養福，有沉重，而後可以鎮浮，有威重，而後可以辟邪，有厚重，而後可以敦薄，有廉重，而後可以正俗。公具此六德，故在則謠歌，而久則悲吟，有去後思。頃者三邑水災，士不徙鄉，吏不忍輕去其官，百姓儲一鍾半菽，骨肉相保，不至探丸揭竿，嘯村塢，沸潢池者，皆公四載調護之元氣在也。公解郡之日，毫無所憾，獨惓惓以修郡志，濬吳淞，爲念夫河則可以乘荒寓賑，而志非物立豐稔，人才充物之時，未可輕議。公不敢輕議，而猶引領後賢，以成公未竟之志；此亦見公不忍遽忘松人，而松人亦何忍遽釋公哉？故勒公豐績，登之穹碑，以志去思。大抵公器局端凝，辭令簡確，張弛甘苦，多有妙裁，而獨拈重之一字，雅得公神情相近，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公之所以獲上治民也，不得而疎，不得而親，公之所以推誠御物也，以此思公，公重可知矣。既他日出處，係安危嘵笑，司袞鉞，天下翕然，稱社稷重臣，曰蔡公者，蓋自松太守始。

綠野池記

李翱論山居，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名花爲勝；而葉少蘊又言虎丘池水不流，天竺橋下無水，峽山少平地，泉出無潭，則山居之樂，又若挾池而後勝者。堯山汪氏，世以科名冠冕東南鄉，其文行尤蔚，曰叔圖先生。先生所居之上流，山水交匯，決而爲渠，于是緣渠鑿池，綠池點樹，叢桂抱其陽，高梧蔽其陰，翠柏黃柑，老梅湘竹，映帶左右；而主人日擁鼎彝圖史，嘯歌堂中。又有南樓半月軒，可以延素光，有北窗垂雲之 watermark 三章，可以清煩暑；有堂後之環碧軒，泉聲淙淙，淒絃哀玉，可以浣俗塵。至于香風微來，紅雨狼藉，錦鱗數千頭，嘵波鼓鬣，與荇綠花板，離樅上下，先生顧而樂之，不知身在空青冷翠中坐也。其友邵明卿題曰「綠野池」，而因并其堂如此。昔裴晉公解相印歸，而私丘壑以老，天下高之；然公嘗灰心忍事，霜鬢談兵，至有太原題壁之句，所謂「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者；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游豈易享哉？今叔圖先生經明行修，將以高第顯，而又華裾烏弁，幸際清朝，出無淮蔡羽書之勞，入無憂讒畏譏之苦，花明雲暗，泉甘酒香，卽晉公且不能享有今日之適，而況李翱葉少蘊之所難于諸名山者，公皆坐而置之。几席之下，其樂顧不大勝歟？余五岳人也，竹林蓮社，久落夢中；而世無鄉生，又不能辨山裝十萬之具。則幸堯山綠野，煙蕪秀色，燁燁如在眉睫間，而主人又以長者好士聞天下，吾將叩叔圖而訪焉，相與登高臺，漱清流，爲鼓琴浮觴于池上，以觀游魚之出沒于衣桁間也。先生其有以許我乎？乃草記一通以訂之，而他日來爲綠野堂客，則請敕鶴雛門以待我。

朱世甫楓野圖記

朱之先分派徽國，其後宋工部侍郎晞顏公，封爵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諭葬楓林之原，族家祔焉。楓野公因以自號，志本也。楓野公捐館時，長者家祥，能受書，次家祚，字世甫，才二齡，呱呱襁中啼耳。世甫稍有知，從閱師宗老問狀，爲彷彿言，公短長肥瘠，及生平孝友義俠之事，輒飲泣不自勝。躬巡丘壟，薙艸拔葉，未嘗不徘徊掩袂以返也。於是復繪楓野圖，徵言于四方作者曰：「庶幾如朝夕起居我父云。」夫感風木而興哀，讀蓼莪而罷講，世甫其有古人之心哉？朱壽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刺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見母。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沈后，高力士以假后聞，索驗詞屈，帝涕泣貸之曰：「吾嘗受百妄，冀得一真。」歲月推遷，迄無影響。德宗竭天子四海之力，不如壽昌窮匹夫一念之誠。父母豈有貴賤哉？直視精神有至不至爾。朱世甫追念楓野公，方展畫圖，涕泗交下，其一刻足當四十年。此圖卽壽昌之血經也。特壽昌之母，失可復得，而世甫之父，死不可以復生。同一朱孝子，而世甫則更悲矣！後生父書不讀，栖捲忍御，素冠紅袖，哢笑錯出，始則僕妾睨而嘆，久則禮法正人，亦且比肩而爭席，甚者又加導焉。嘻，怪哉！此豈可令世甫見之耶？故感楓野圖而題數語于後，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羣玉府記

余嗜古，喜從博雅君子遊。每見三代秦漢玉，輒印而識之。偶有家藏者，亦附焉。董玄宰曰：「此可爲羣玉府矣。」余曰：「玉非直爲玩也。」聖人以玉衡占星，以玉管候氣，燔玉以事天，瘞玉以祭地，捧玉以裸廟，沉玉以告河，瑞玉以會同，鎮玉以封建，璽之玉以傳國，符之玉以召兵，琕之玉以飾刀，戚之玉以列舞，鳩玉祝老，龜玉禳災，養玉致仙，焚玉見性。其他如環賜還，玦示絕，執不趨，操尙左，一舉一動，

一高一卑，皆可以觀禮義焉。故曰：「玉非直爲玩而已。」董玄宰曰：「甚矣！眉公之嗜玉也。蓋其古也，佩則比德，懷則無罪，昔有褐衣先生者，眉公其人歟？」余乃記之圖左，命童子懸諸草堂，以告夫多癖而好奇者。

陳眉公全集 卷九